

長篇武俠小說

四海遊龍

陳振翠著



旧參
I 246. 4
C Y C

陳挹翠著

長篇武俠
小說

四海游龍

勵力出版社印行

269215

序

余非以武世家，然余外祖固武林健者，四十年前，常扶及僕担生漆，商販于沂蒙山區，往來無事，年七十猶日擔水十餘擔不自輟，雖嚴寒，袷衣褲，無畏色，晨夕習練春秋刀雙流星等不輟，余幼受濡染，夙好武事，惜祝融虐及外祖與余家同罹其禍，產業蕩然，外祖避居庵觀終以驚憂卒，余遂不得親傳其藝，長而病聰，重返濰垣故居，以嗜讀而辛勞，體弱多病，年十七，得登李師門，習太極形意等術，李師爲四通先進，余遂得列四通門下焉，迄今十餘年，生計奔波，時習時輟，未能大成，足爲至憾也，余生平提倡國術，未敢後人，良以自習藝後，體氣日健，殊少疾病，推「已立立人」之旨，先後授徒略數百人，惜藝多未成，畏難而退，其有成者或率投身行伍爲下級幹部，或且有遠走異地，亦有授徒自給者，故余術雖不工已遍海內矣，閒居無事，仍託裨吏，以達一己提倡國術之熱忱，是以有茲作，邦人君子，武道先進，願有以教我幸甚。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

濰縣陳挹翠謹序

武俠長篇小說

四 海 游 龍

目 次

第一章	石鏢師千里送嫁女
第二章	追盜蹤單身涉險途
第三章	名鏢師遇難獨石口
第四章	懼滅門泛舟隱滄浪
第五章	陝甘道初現俠蹤
第六章	石華英單掌警奸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武俠長
篇小說

四海游龍

陳挹翠著

第一章 石鏢師千里送嫁女

在庚子拳亂以前，交通都不十分發達，槍砲之類的科學產物，更是絕無僅有。出門行商的人，不過是個小包裏，往肩頭一背，一根哨子棒在手而已。盜劫之事，當然成了司空見慣了。倒霉一點，至多損失百十兩銀子。倒不至於圖財害命。唯獨一般大買賣家却不然了。幾十萬兩銀子的山參皮貨，珠寶鑽石之類，如果沒有絕對的保障，誰也不肯冒險行那千百里的長途。如是一般練武的人，不能至身青雲之上，退而爲人保鏢，倒也不失爲一條生財之路。

北京因爲是歷朝的帝都，而又是北方山戎之地，所以貨物集中，鏢局子也林立。其中不乏身懷奇技的鏢師，遂也就演出了不少的動人故事。單說在那大柵欄外，有一家「來遠鏢局」是專走北路鏢的；鏢路是自北京起，經過昌平府出居庸關，沿着懷來縣宣化府張家口直達包頭。一路上不少莽林豐草，自來就多盜劫。所幸鏢店子主人，功夫精湛，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望，一般綠林豪客見了來遠的鏢旗子，只有忍痛讓道，不劫這票買賣。所以四十年來，來遠鏢局的生意，在鏢局子主人威名之下，一直保持著生意興隆。

這時候鏢店子主人石雁飛，已是一個六十不足，五十有餘的老頭兒了。一身的「倪棕藝」武功精湛，尤其是十二支「決雲弩」壓倒武林，人送外號叫「踏破乾坤神弩手」。有這個外號，真非容易。差不多的

大買賣家，都拿石老鏢師作爲他們的衣食父母，逢年按節的給石老鏢師開好，自不必說。每次的報酬却特別優厚，這在石老鏢師怎能不肝腦塗地的忠於職責，以報答委託者的隆情厚意呢！所以累得石老鏢師，終年僕僕馬不停蹄，奔馳於北道之上。

風塵碌碌年復一年，這一石老鏢師忽然動了退隱之志，就將鏢店子的事務，完全交付與大弟子鄭壯猷和二弟子何壯圖執掌。自己託人在故土添鹿小孤山蓋，購了一片基地，蓋造了一所莊院，帶着老妻萬氏，女兒石翠英，以及八歲的兒子石華英，三弟子鐵翼大鵬雄壯飛，四弟子凌壯雲以及幾個僕人，退隱到鄉間去。因見這片莊院建築在山腰之間，前面是桑乾河的水，曲折東去，後面是青翠一片岡高山起伏的小孤山；北面是樓臺隱隱柏林寺；南面是一汪靜水的李家灣；將這片莊院圈抱在內，遂依邵雍安樂窩之意，取名叫做「石家窩。」辛苦了半生，總算家成業就優哉優哉，度着隱居的生活了。

「好逸惡勞」這是人類的天性，但在石老鏢師却是例外，雖隱居了還是三五更的功夫，督率着三弟子雄壯飛，四弟子凌壯雲，女兒石翠英，兒子石華英，打熬氣力，練習獨門絕藝「祝禱藝」「決雲弩」。

這時候的石翠英，已然十七歲了，生得一張圓圓的臉兒，身形也非常婀娜，真個「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美中不足的是唇兒少薄了一點，總不算是一個臨像。年紀雖輕，功夫已然練的很不壞，連雄壯飛一個男子漢也自覺得望塵莫及，好生慚愧。但石翠英有時候却故意的拿雄壯飛開玩笑，趁着父親不在旁邊督率時，雄壯飛練到緊張處，故意往他的脚下扔過幾粒料珠，雄壯飛沒留神，一脚踩上，撲地滑了一交，弄得兩手塵土。或則指東道西，說這個式子不對，那個式子太高了，順手往下一按，雄壯飛

准得來個屁股墩兒，跌得生痛。這時師弟凌壯雲，與小師弟石華英，必在旁邊大笑一陣。等着雄壯飛挾耳根通紅爬起來時，石翠英已捧着兩條短辮子笑着跑回後院了。

照這樣接二連三的，雄壯飛反倒不惱了，只覺得師妹好玩，反而逗着她笑。石翠英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情誓已開，逐日價和雄壯飛這麼一個小伙子一同練藝，一同談笑，止不住一縷情絲拋向雄壯飛。

這在雄壯飛呢，也是求之不得的事，立時被石翠英的情絲愛苗緊緊的鎖住了。所幸石老鏢師在平日練藝時雖無所謂，餘時却防閑頗嚴，故此一年多了，一個還是守身如玉，一個還是白璧無瑕。

這一年的秋分，正逢上石老鏢師的花甲整壽，鄭壯猷將店務交給何壯圖執掌，自己單身趨登師門。石老鏢師似乎早知道了鄭壯猷的來意，耗財廢時，似乎不必，不等鄭壯猷開口，自管芒鞋竹筴的，去倘佯山巖水濱去了，倒是石老太太將鄭壯猷叫到後邊，問了問店務，隨後對鄭壯猷道：「你師父的意思，每年做壽都化了不少的錢，實在一毫益處也沒有，徒然耗財廢時，所以這一次六十整壽，也不熱鬧，只讓它平平淡淡的過去便得了。你是我門上的好徒弟，我也不能讓你多化銀子，作些無味事。」鄭壯猷陪笑道：「師娘的話，作徒弟的怎能不拿着當一回事？不過師父的六十整壽，怎能不做，不然我們這般徒弟們，也難以出去見人了。關於化錢的話，倒不須顧慮……」說着不待石老太太的回答，招呼着雄壯飛凌壯雲以及石翠英，大家一窩蜂一擁進了前院的小客廳。落座後，鄭壯猷道：「師妹，這一回師父的六十整壽，師父却不以為然，不知你打算怎樣？」石翠英道：「爸爸的意思無非省錢罷了，只要節省一點，爸爸也不能說什麼。」旁邊雄壯飛接口道：「作買賣賺的錢，是師父的，不給師父化給誰化？就是師妹要用，也還早哇。」

石翠英面上紅了一紅，笑道：「三師哥，你嘴裏不乾淨，我不依你。」說着一陣風似的跳到雄壯飛椅前，舉起粉團也似的拳頭道：「別多說，老老實實的接幾拳吧！」雄壯飛笑道：「怎麼一句話就招這幾拳？」旁邊凌壯雲早一跳跳到雄壯飛椅後，一把按住雄壯飛道：「師姐，着實實的打啊！」雄壯飛將肩搖了兩搖道：「怎麼你這小鬼也欺負起我來，你小心着。」凌壯雲吐了吐舌頭道：「師姐妳聽，完了事後師哥要找我算賬呢！」石翠英作嬌嗔聲道：「老四不是我說你，你太也膽小了，左右也揪不了你的頭去，怕什麼？我就罰你替我捶他幾拳。」凌壯雲猶疑之下，雄壯飛兩手一按椅子的圈手，人已凌空躍出好幾步去，回身笑道：「師妹是我把話說錯了，饒了我吧！」石翠英臉兒一揚，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叫廢話，老實吃兩下子吧。」說着人已跟着話音竄了過來，雄壯飛一看師妹臉兒紅紅的，知道玩惱了，心裏好生後悔，在這一轉念之間，背上已着實的挨了兩拳，連忙身子往後一退搖着拳道：「得了，師妹我認錯了！」但石翠英好像沒有聽見，仍欺身進少，丹鳳朝陽式，右拳直搗雄壯飛的下額。這在石翠英不過是鬧慣了，動手就取上風，若在平时雄壯飛自然護她一着，偏偏今天有大師哥在座，雄壯飛覺得不能不勉力應付，立時上左步退右足，右手自下閃轉，一陣掌風，右手已自前轉到石翠英的身後，一翻腕子想趁掌式將石翠英撞出去。

不料石翠英功夫純熟，右肩微擺，掌式走空，手腕子子反被石翠英攔住往下一帶，雄壯飛不由往前一槍步，石翠英也是大意沒有閃轉，兩人的前胸砰的一聲撞在一處。雄壯飛趕忙拿椿立穩，一看師妹已經兩腮飛紅，自己覺得很是不好意思，便搭訕着笑了一笑道：「師妹算了吧，我認錯！」說着一連作了好幾個

長揖，石翠英身子一扭，一言不發，低着頭一直走出廳去，待雄壯飛追出小客廳一望，石翠英已進了後院。只好回身進廳望着鄭壯猷道：「師哥，這從那裏說起，平白無故地把師姊惹翻了。」鄭壯猷在兩人鬧時一言不發，這時止不住脫口道：「師妹這個年紀了，你還鬧小因脾氣，你我當師哥的只能規勸規勸她，怎好跟着鬧，假如叫師傅看見了，不被重重申責，那才怪呢！」旁邊凌壯雲蹙着小嘴道：「我說呢，三師哥就愛鬧，這叫「騎牛撞見親家公」巧極了。師姐也愛鬧，可是不愛理我，我要是一鬧總要給我個釘子碰。」鄭壯猷不由拿眼在雄壯飛週身看了看，雄壯飛不自主地面孔紅了一紅道：「老四這可是你說的，我鬧你不鬧嗎？」凌壯雲把小嘴又一蹙鼻子裏哼了兩聲，鄭壯猷也沒再說什麼。眨眼十多天，石老鏢的壽辰到了。

九月的日子，正好是菊綠橙黃的時候，這獨門大院的石家窩，由大門起懸紅結彩的一直達到小廚房為止。大廳之內在頭兩日已佈置好，迎面掛着一個絕大的「壽」字，壽字是繡出的八仙上壽圖。僕人穿梭也似的來往着忙忙碌碌。屆期石門羣弟子自鄭壯猷起一直到小師弟凌壯雲，個個長袍馬褂，揖讓進退週旋於來賓之間。石老鏢師也是長袍馬褂笑容滿面的迎接，是日到的衆賓客，有宣化府四門街振遠鏢局的鏢師玉頂蒼鷹萬銘洪，懷來縣得勝鏢局鏢師神槍手沙月峯，張家口三里街飛來鏢局西路總鏢頭鐵胆孫健庭，涿鹿縣名教師鐵臂羅漢胡仁，飛腿趙永祿，鷄鳴驛的名鏢師任萬蒼，響水堡十二村聯莊會首趙國威等，另外有一般江湖上的朋友，立時一座大廳之內躋躋踴踴的席無隙地。虧得何壯圖事先準備好了，在廳前支了一領簾篷，方始容納得下這般武林豪傑。

大廳上紅燭高燒，剛剛上席。這時候有人越聚高聲叫道：「諸位老師傅，且慢一點，不才有幾句話奉告奉告。不知諸位老師傅能否入耳？」大衆回頭一看，說話的是宣化府八里舖的名武師褚大庚，當下石老鏢師含笑道：「褚老弟，咱有三四年不曾晤談了，今日會面總算我這一把白鬍子的老頭得逢故人，不必客氣，就請賜教吧！」褚武師四面張望了一陣道：「今天石老哥的壽辰，本當多帶些壽禮來，無奈我們知道石老鏢師超塵脫俗，無論多貴重的禮物都不會看得上眼，說穿了或許嫌我們太俗氣了，所以愚意最好能送一種切時應景的禮物，才不落世俗的窠臼，不知諸位的意下如何？」褚武師說完了這話，大廳之內立時劈拍劈拍的響了一陣巴掌。內中響水袋十二村聯莊會的會首趙國威，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矮胖老頭，他搔了搔卸了髮的禿頂道：「褚師傅的話我很贊成，但不知是怎麼樣的禮物才不帶一點俗氣呢！」褚武師笑道：「要說脫俗的禮物當然有的是，不過大半都是陳設品，雖然是可留諸永久，但總脫不了俗氣，最好能送一點應景的禮物，沒有者可練一手絕藝，以助雅興。」

褚武師一經說出這話來，再看大家十個裏倒有八個面面相覷。石老鏢師看着不對頭，就笑向大家道：「我這褚老弟最喜說話，可是大半是談諧的話，請諸位不必放在心下，請坐，請坐，茶都涼了。」說着就請大家一位位的入座。

這時趙國威向旁座的飛腿趙永祿咬了兩句耳朵，鄭壯猷剛剛將酒壺擎到趙永祿的面前，不料趙永祿陡的把手一伸蓋住酒壺道：「小伙子我很喜歡你，可惜你太不會說話了，剛才褚老師的話，想來你也聽見了，怎不叫褚老師將脫俗的壽禮貢獻上來大家開開眼呢？」

這時鄭壯獸滿腮的鬍子梢，青虛虛的面孔，已快有四十歲了，聽了這涿鹿名武師的話，不由青面變紫，望了望趙武師說：「趙老師，我就本來不會說話嗎，並沒有我說話的地步啊！」趙武師軒眉一笑道：「這成了什麼話？難道這麼樣個大個子，兩句話都不會說上，人家褚師傅都說了，要貢獻出一樣脫俗的禮物，怎麼沒見呢？小夥子你難道是啞子不成怎不開口？」說完一陣嘿嘿，他這指桑說槐，褚武師已忍耐不住，一挺身朗然發話道：「不錯，話可是我說的，事由也是我發起的。我如果不能照票兌現，就算我姓褚的丟人栽到家了，你們大家且瞧着！」說着立起身來推開坐椅，六七十付眼睛箭也似的都集中在褚武師身上。這時褚武師才走了兩步，石老鏢師已迎面攔阻道：「褚老弟，大家都是江湖道義之交，根本就不必費事，趙老師也是一家人，所說的話也並沒有有意氣在內，何須介意。來啊！壯獸給褚師傅斟上一盃！」執壺發呆的鄭壯獸，當時倏然一驚，趕緊執壺擎杯走到褚武師身畔，滿滿地斟上一盃道：「褚師傅請飲這杯酒。」誰知褚武師雖已有五十多歲了，還是風雷火暴的脾氣，把手一推，鄭壯獸把持不住，幾乎將盃脫手，雖未掉下地來，然而壺內的熱酒已然酒出不少，連忙退了兩步，望着這褚武師，這時褚武師已從石老鏢師的身畔衝出大廳。

座中衆客傻子似的都望着褚武師，就連主人翁也不知所措，就見褚武師立在台階石上，撮口一聲長嘯，遂聽見清脆的一聲「噫」，從廳外穿梭也似來往的僕役叢中，攢出一個頭束雙了角的童子來，他身上穿着天藍色的短褂短褲，露着半截紅白的小腿小臂，笑嘻嘻的雙手托着一個米黃色的小包裹，邁步就上台階。廳上的石老鏢師與在座諸客，不由的一同「啊」了一聲。回教拳師神槍沙月峯，探着半段身子，向隔壁

的張家口拳師鐵鞭胡霸道：「胡師傅你看這可來的古奇吧！怎麼平地搗餅，眨眼攪出個大活人來！」鐵鞭胡霸搖了搖頭，望着廳外低聲道：「看樣子趙飛腿准要丟人了。」廳上的石門四個弟子也覺奇怪，怎麼在賓客之中，沒有這麼個小頑童，怎麼眨眼就會冒出來？雄壯飛腿剛跨出大廳，喝問僕人，早見那小童子旋風也似滴溜溜轉了幾個盤旋，待立定後手中的包裹已去，托着的是一面朱漆圓盤，內中是粉紅黛綠的幾顆大桃。廳上廳下不由同聲喝了一句「好」！雄壯飛腿剛要往前接，那童子右手托盤，左手已由右臂低下往前一穿，暗用龍形八卦單換掌的式子，倏地一個轉身，雄壯飛腿只覺得一陣勁風由身旁擦過，再瞧那童子已手托朱盤進了廳房。雄壯飛腿也似望了一下，隨後三腳兩步回身進了廳房，一看那一盤大桃已由褚武師伸手接來，恭恭敬敬的獻上桌案。

那童子行無所事，般望着大廳內一般鏢師武師，微微含笑，石老鏢師訝然道：「這位是高徒吧！練到這種地步也真不容易，難為你居然能收到這麼一位天資深厚的高足。」褚武師昂首微笑道：「功夫嗎，當然談不到，區區的玩意兒，不算稀奇。我想在座的諸位老師傅，也許沒有見過的吧！」石老鏢師尚未答言，大廳內已人語紛起，悄悄私議，突然飛腿趙永祿立起身來道：「今天是石老鏢師的壽辰，我趙某忝居末位，得與諸位老師傅歡聚，誠屬平生之幸，在下淺淺末技，誠不敢言，但剛才褚師傅說，沒有禮物的可以隨便當眾表演一下以助雅興，我趙某也有點微末禮物，可惜不雅，那麼我的代演當然是辭不掉的了，與其主人翁催促，何妨我自己先來自荐一下，當場獻醜。說完眼光週圍掃射了一下，大家不由全數拍掌，拍完了一陣巴掌後，神槍沙月峯道：「趙師傅有名的飛腿，可惜我們聞而未睹，請趙師傅不吝祕術，公開一下，

使我們這般武林末學，多得進益。」語含諷諷，趙永祿微然一笑道：「祕術嗎，委實談不到，沙老師太謬獎了，但我話已出口，不論功夫好歹，我也得當中獻醜一下。」說着離開座位，丁字式站立向大家一抱拳作了一個半圓揖道：「有諸位老師傅在座，在下這點微末功，實在不好意思，但話已出口怎好反悔，不過我要先聲明一句的是我本人所學的是「飛雲連環剪子腿」在座諸位也許已見過，可不算稀奇了，那麼我就表演一下「隔山碎石」吧！但主人翁也得幫忙我一下，否則我英雄也無用武之地啊！」石老鏢師微然一震，覺得阻止也似乎有點太不客氣了，便含笑說道：「就請趙老師吩咐吧！」飛腿趙永祿即向雄壯飛道：「小伙子勞碌勞碌你，請你去取四升黃豆，四十九塊新磚來放在廳外。」雄壯飛「嗯」了一聲，立時轉身出廳，功夫不大，引着四個僕役將四升黃豆，四疊新磚，照數搬來，放在階下。趙武師點頭跨出大廳，廳上衆客好在不用出廳，全由大張開的隔扇內向外堂張望。見飛腿趙武師將那四十九塊新磚，擺列在廳前，攢三裏五攢了一地，每磚相隔約在一尺七八左右，暗含七星子午的路數。沙月峯笑向楮武師道：「這很稀鬆，明明是「七星子午樁」現放着專家在此老趙未免班門弄斧了。」

楮武師搖頭一聲不響，眼望着廳外。這時趙武師已將那四升黃豆，每一塊磚下撒上一把，中間高起，四週微散，佈置完畢，趙武師掉首笑向衆道：「我這個練法，本來平常，也沒有什麼稀奇，但我今天却要練它一下，諸位老師指教則個」，大家不由全瞪圓了眼望着大廳之外，聚精會神地，只見趙武師長袍一掠，身子倏然往下一煞，雙拳垂於小腹之前，拳背對握，含胸拔背，直頸曲膝，氣納丹田，暗用形意一式，倏地一轉身，未見蹤身，兩腳已平穩地躍上位南首第一塊方磚上。

只見磚兒微微一顛，「哧」的一聲滑出半步，上面的趙武師紋絲不動，跟着右拳挺出平胸齊眉，略一頓，左拳變掌五指如鉤直搗而出，同時左脚進一步踏上第二方磚，也跟着「哧」的一聲滑出半步，就此施展開「形意連環拳」前趨後退，未移時已踏到前面最後一方磚上，又是身子往下一煞，倏地一轉身，雙拳對背，垂於小腹之下，一個鷄子翻身式躍下青磚，向廳上一拋雙拳道：「獻醜獻醜！」說着邁步進了大廳。

這時羣客讚不絕口，有的道：「假如輕身術沒有精純的造詣，這麼滑的豆子上，如何能立得住腳……」
「拳上的勁力也真能收放，非十年苦功不能到這般地步……」這時石翠英穿戴得整齊也進了大廳，本來石翠英早得了四師弟凌壯雲的報告，飛腿趙武師筵前獻技，偏是被石華英糾纏住了，及至踱出後院，趙武師獻技已畢，正見僕役彎腰收拾地下的磚塊，石翠英剛走到跟前，只聽一個僕人很驚訝的叫了一聲「啊」！聲猶未了，另一個僕役也同樣的叫了一聲。石翠英聞聲回顧，只見僕人伸手一捏，磚塊竟應手碎如細粉，一連四十多塊竟個個粉碎，弄得僕人傻子似的眼望着廳內的趙武師。

偏是褚武師眼快，早已看出趙武師脚下暗用「隔山碎石」的工夫，四十九塊新磚個個皆碎，自己一聲不響，見石翠英進了大廳，即立起彪軀，向石翠英道：「眼見趙武師的「隔山碎石」功力深厚，可稱獨步一時，久聞石姑娘家傳絕藝「倪綜藝」壓倒武林，希望石姑娘賞個面子筵前獻技，使座中諸位師傅一廣眼界。」石翠英真做夢也想不到的，看別人獻技却輪到自己了。當時微一怔神，鐵鞭胡繡道：「姑娘不要害臊啊！強將手下無弱兵，憑石師傅家傳的絕藝，決不會丟人的……」趙國威也接口道：「是啊！石姑娘的

外號叫「千手觀音」那手法的快排就不必提了！「鐵鞭胡霸」又道：「可惜我們這般花白鬚子的老頭，沒有見過石姑娘獻技一次，實屬緣慳。」兩人一吹一唱，弄得石翠英立也不是，走也不是，非常忸怩。

這時冀南武師金弓吳萬仁出座，向着石老鏢師深深一揖道：「石師傅，話可不算我多說，令嫗的功夫，在座的各位老師均有個耳聞，不單我一個人，在諸位老師的意思，也想懇請令嫗露一手絕技，以廣眼界，石師傅你就不必推辭了，轉煩令嫗應允吧！」金弓吳萬仁這片話剛一出口，在座的諸武師，均立起身來同聲附合，石老鏢師覺得衆意難却，便扭頭向石翠英道：「翠兒，諸位師伯師叔的盛意難却，妳就練一練吧！」石翠英柳腰一擺，低首搖着雙手輕聲道：「爸爸，我不！」石老鏢師倒笑了道：「孩子，這有什麼難爲情，我常說功夫不公開是永遠得不到進境的，妳就練一練吧，存不當的地方，也好請諸位師伯師叔指點一二！」吳萬仁道：「指點的話這可不敢當，只要練的不至於使我們這般老頭子紅臉，就算感情不盡了。」石翠英又扭了扭上半身道：「爸爸！我不想罷，怪不好意思的。」

石老鏢師却又撇髯長笑道：「孩子你就練一練吧，這沒有不好意思的。」石翠英道：「爸爸！那麼我就練一練「決雲弩」吧，「猓棕藝」實在生疏了。爸爸！也得給我留個險啊！」石老鏢師點頭道：「隨你吧！我想弩絃也許鬆了些，仔細一點好。」

金弓吳萬仁是冀南有名的武師，平生精於三十六顆神彈，能上打飛鳥，彈無虛發，此時聽石翠英肯表演石門「決雲弩」絕技，正中心意，連忙插口道：「那好極了，隨姑娘的便吧！」當下石翠英說是去換服飾出了大廳，這裏大家仍然舉杯互勸，趙國威停杯望着石老鏢師道：「石師傅，在下久聞千峯先天派，以

「倪捺藝」馳譽北方武林，貴業師避塵老人，所收之羣弟子，唯石師傅能得本門心法，武功精深，藝業絕倫，未悉貴同門中尙有那位差堪比肩？」

這話似乎勾起了石老鏢師過去的一切，喟然長嘆道：「趙師傅實不瞞你說，我石雁飛十餘歲時就失父母，爲人牧羊餬口，所受之一切困苦實有不堪言者，幸遇恩師千峯先天派創始者避塵老人，憐我孤苦，收爲弟子傳以「倪捺藝」絕技，夜以繼日十餘年方垂大成。彼時同學者有冀南滑豐縣二十五里鬱廟子鎮鬼頭手邱石溟，山西寧武縣東南廿里段家嶺金針渡世段肯堂，關外熱河省平泉縣鶯手營子萬里追風古雲飛等四人。內中就三師弟古雲飛功夫特佳，頗得余師鍾愛，迄今分手已十餘年矣。回憶同堂學藝情景宛然如昨，而鄙業師亦於數年前隻身深入西藏探奇搜異，生死未卜，殊令人不勝惴惴以思，至於幾位小徒，實不足以言武術了。」

說畢舉杯一飲而盡道：「不客氣，酒涼了就請諸位各飲一杯吧！」如是鄭壯猷師兄弟四人各各執壺在手沿席斟酒，雄壯飛剛剛轉到迎向廳門的一席，只覺得腦後一陣清風，連忙回顧，只見石翠英已換了一身緊裝，上面穿着深紫色的綢襖，四週滾着淡綠色捲沿，鈕扣數十亦均以淡綠色作成，下面青綢兜襠滾褲，青色撥尖小變靴子，兩面綴出淡綠色雲頭，襯着「芙蓉如面柳如眉」，更顯得「秋水爲神玉爲骨」，果然是一個巾幗豪傑，不由停壺望着石翠英輕輕一笑，同時嘴唇也動了幾動。石翠英也回眸笑了一下，一陣風似的走到席前，叫了一聲「爸爸」，立時數十付眼光藹也似的就到石翠英身上。

石老鏢師掀鬚回顧道：「翠英，收拾完了嗎？這就下去練吧！」石翠英道：「爸爸，孩兒練的可是」

決雲髻」沒有鴿子練不出來，就請爸爸指定個鴿子吧，但要活動的，死板板不動的是太沒意思了。」石老鏢師道：「什麼！翠英你還要我這個難題，依我看妳自己拿主意就是了。」石翠英低首一想，隨後柳眉一挑，笑向石老鏢師道：「那麼就叫老四抗着鴿子吧。我好打活的。」石老鏢師望了望凌壯雲，凌壯雲却把小嘴一撇，指着頭上道：「師傅我可再不來這個啦，射去的那撮頭髮，至今還未鑽出來哩，叫老五去吧！」說着放下酒壺一陣風似的三兩跳跑出了大廳，大家一陣哄笑。石老鏢師笑着回頭向石翠英道：「翠英，妳這不是故意胡鬧嗎？你不好好的練，故意拿人開心什麼意思！」廳上衆賓客又是一陣笑。

石翠英道：「沒有拿鴿子的我是不練。」說着廳外有很稚氣的說話道：「姐姐又叫我練什麼啊？」廳上衆賓客，就連石家父女一齊向廳門看去，只見迎門擡邊邊的進來一面四尺多高二尺餘寬的木牌，上面有眉有眼畫了一個人身圖，在人身的四肢全體大大小小點了許多的紅點子，竟是一張人身穴道圖。只見這扇木牌走着路碰的「蓬，蓬……」作聲，往下一看，却見兩隻光着腳穿着盤帶鞋的脚，走一步膝蓋就碰在前面板上，留神一看在木牌兩邊却有八個小胖指頭抱着幌盪盪的進了廳門，「砰」一聲往地下一立，從木牌後面探出一個束着七八個短辮子的頭，兩顆點漆也似的大眼珠，朝着衆座客，滴溜溜的亂轉，微張着一張小口，樣子好像很驚訝，正是石老鏢師唯一接宗傳代的愛子石華英，小名祿兒。

石老鏢師放出慈愛的聲音道：「祿兒，你不在後院要到前面來作甚？快回去吧！」石祿兒吧噠了兩下眼皮，望着石翠英道：「姐姐，是你叫我來的嗎？怎麼又要我回去呢？回去容易得給我兩塊糕吃哪！」又回頭道：「四哥，你說是嗎？」廳上衆人隨着石祿兒的話音向廳外看去，正見石門十三歲的四弟子凌壯雲

在廳門外探頭探腦的。石翠英招手道：「四弟你進來。」凌壯雲却一縮不見了。只好向石祿兒道：「這裏沒什麼事你回去吧！」小祿兒一撇嘴道：「糕還沒有到嘴，我怎能回去」。

石翠英道：「你不要鬧我，回去再給你。」小祿兒道：「那不行，四哥說，無論如何練完了才給我糕呢，別騙我了。」鬧的石翠英沒法子，只好將小祿兒領出大廳，立在階前，回身笑向大廳道：「弟子末學，對於武技根本談不到甚麼工夫，慨承諸位師伯師叔的謬賞，敢不應命勉爲其難，有甚麼不妥之處，尙望諸位老前輩不客氣的指教。」

趙國威道：「姑娘太客氣了，指教的話我是一個大外行呢！」褚武師接口道：「姑娘何必這樣窩窩囊囊的太使人不舒服了。」說着立起身來率領着一羣武林豪傑出了大廳立在簷下階石之上看着石翠英獻技，此時石翠英已囑咐了小祿兒，叫他肩抗着人身穴道圖，使牌面正向着石翠英，在牆根下來往遊走。石翠英相好了地勢，擡頭看了看日光，此時已在過午一時左右，陽光已轉到西南去了，望東牆根看去光線還是非常充足，石老鏢師立在階下倒背着雙手，那簷下一羣賓客，也一個個睜大了兩眼看着石翠英。就見石翠英一煞身子，步走七星，隨後變作子午連環式，兩手前伸，一手招掌，一手護胸，捷如鷲鴻，繞行一週。

人叢裏的胡霸嘖嘖道：「功夫真不壞啊，「倪綜藝」與八卦門不同，怎麼手式却無甚出入？」飛腿趙永祿低聲道：「老胡少要開口，你要知道這不是我們任意批評的時候！」說話未了就見石翠英已繞行二週，倏地一轉身，面向正東，上左步，踏穩，右足尖向左上方斜挑，勢如護擋，略一頓即以右足根之力向前方橫端而出，跟着柳腰自左向後一扭，扭頸回頭一揚手，早聽得正在遊走的人身穴道圖上「拍」一聲着了

一支「決雲弩」。

石翠英又扭回上身，正想還勢再發第二支神弩，不料石祿兒猛然吃了一驚，把手一鬆，人身穴道闔墜地，撒身就跑。石翠英險些兒打出去，趕緊收式，氣得一躁腳道：「小短命你這怎麼啦，不叫你來一定要來，叫你來了又要跑」。石祿兒好像沒有聽見，一直跑到石老鏢師身後。同時石老鏢師也似乎被什麼聲音引動了，作出側首傾聽的神氣，石翠英微一怔神的當兒，石老鏢師道：「壯飛到門口看看去，誰在外面吵」。

雄壯飛似乎早聽見了，正打算到外面看看什麼事，聽了石老鏢師的話，便三脚二步出了前院，剛剛轉過屏門，早聽得一個滿口開原口音的罵道：「小子們你憑什麼阻止我？有理也抗不過皇上去，我要不叫石老太爺打斷你們的狗腿，我就不是姓古的弟子了。」

又聽得一個僕人道：「程爺，我們給你通報一聲也晚了，急的甚麼？」聽得那人跳着腳道：「我大遠的來，不急什麼，小子們慢吞吞的那神氣，莫不是嫌我忘記了給你們門包吧！」雄壯飛一跨出大門，就見三四個僕人圍着一個三十多歲黑面的漢子，說好說歹的勸解。

那人一擡頭看見雄壯飛，便老遠的奔過來道：「雄師弟好哇，好多年不見了！俺剛自平泉來，無奈這般小子們阻止我不叫進去，好了，石師伯在內吧！這樣懸紅掛彩的，莫非有什麼喜慶事嗎，可惜我沒有帶得禮物就一問三不知的撞來了。」

雄壯飛向那人一看，只見那人身形也很雄壯，氣勢昂然，頗像個練武的樣子。不過一身青布衣服，已

滿是塵土，連頭髮上也都是土，一張圓臉黑如煤熏，一雙眼珠子却是炯炯放光，肩上的條青布包裹，也滿積塵埃，看樣子長途跋涉方始到門。雄壯飛打量了一下並不認識，便也一抱拳緊行兩步道：「這位師兄貴姓？恕小弟眼拙，一時認識不得。」

那黑面來客伸手拍了拍雄壯飛的肩胛笑道：「那麼老三竟會不認識我了？我們分手，也不過七八年的時光罷了，竟會這麼認生了？我叫黑鐵塔程英，或者你還記得吧，古雲飛就是我們當家師！」雄壯飛疑信參半，只好將這黑鐵塔程英帶進前院。這時院中女俠千手觀音石翠英，已將弩鴿子「人身穴道圖」豎立起來，正走行門邁左腳，發第二支決雲弩，石老師突然發話道：「翠英，且住！」說着一雙灼灼放光的眼睛，就盯住在離壯飛背後來的客黑鐵塔程英身上，仔細端詳。當下一般武師不約而同的全將眼光移到來客身上。同時女俠石翠英也就收住了行門過步，兩臂扎撒着細觀這關外來客。這見雄壯飛一路說着話陪着程英進來。那黑鐵塔程英雄偉的身形，這時挺胸直腰似乎突然長了一尺，往週圍諸人看了一眼，一眼落到石翠英身上，下死命的盯了一眼，似乎是善意的，又似乎是險毒的，嘴角上笑了一笑，望她雄壯飛道：「師伯呢？他老人家在那兒，怎麼沒見？」石老師微一愕神的當兒，雄壯飛已將這黑鐵塔程英帶到眼前道：「程師兄，這就是家師。」

那黑面來客立時跪下要行大禮，石老師趕緊伸手相扶道：「且慢一點，等回再行禮不遲」，然而程英實質實在的叩了三個頭了，立起身來伸手解下背上的包裹，抹了抹泥汗交流的黑面，眼光在四週眾武師面上掃了一掃說道：「師伯，弟子千里迢迢所爲的師父古雲飛有一封很重要的信要交待師伯，此處不便

，能否借個地方說話」。石老鏢師遲疑了一下道：「怎麼古雲飛有信來？我和他已有十年不見了，未領教你是誰，我怎麼沒見過你。」黑鐵塔程英面色倏然一變，隨含笑道：「弟子程英，人稱黑鐵塔，關外開原縣人，是帶藝投師，也不過是四五年前的事，故此師伯是不認識弟子的。」

石老鏢師想了一下，又望了望包裹，回首望着雄壯飛道：「壯飛，你將這位程師兄領到西花廳去，我隨後就來。」說着回身望着大家抱了抱拳道：「對不起！這可來了遠客有急事，我這可得去相陪，諸位請進，茶快涼了。」說着又抱了抱拳，大家覺得主人翁來了遠客，不便光看人家的姑娘試技，也就同聲相答道：「請便！」說着回身進廳入席，鄭壯猷和何壯圖趕忙斟酒。

石老鏢師看着大家進了廳，心下正在怏懣，恰好石翠英撇着嘴過來道：「爸爸！怎麼了？是那程英野貓進宅！」石老鏢師望了望雄壯飛和程英的背影道：「這我也不知道，也許有什麼極要緊的事，妳回去吧，看着小祿兒不要叫他瞎鬧。再壯雲呢？去叫他進廳陪客。」

說完不待這手觀音女俠石翠英的回答，便急趨的繞過屏門，進了西花廳。這西花廳原是石鏢師退隱習靜之所，一切的器具就連床桌，皆以竹製，窗外還栽着數十竿青篁，野外的清風翻過牆頭，吹動枝葉，萩萩作響，地點幽靜等閑沒有外人進來。此時石老鏢師進了廳門，那黑鐵塔程英欠身相迎，石老鏢師擺了擺手道：「你是我師弟的弟子，自然不是外人，那就不必太客氣了。」程英道：「師伯的話弟子遵守就是了。」說着退身歸座。石老鏢師也找了一把竹椅坐下道：「程賢姪今日惠臨鄰舍，未悉令師古雲飛有何要事

了？」

黑鐵塔程英道：「這個弟子却也未知，只師父有信一封，差弟子專呈師伯一看便知。」說完起身將放在竹几上的包裹取在手內，先望了望雄壯飛道：「雄師弟你忙合着吧，外面客人很多，沒有主人翁奉陪，也許感到冷淡的。」言外之意雄壯飛不是傻子如何會聽不出口風來，當下一笑退出西花廳，剛拐彎繞出屏門，正好石翠英立在屏門外面，一見雄壯飛便道：「三師哥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雄壯飛立時迎着石翠英道：「什麼事啊？」女俠石翠英隔着屏門望了望小花廳低聲道：「我看那個傢伙賊眉賊眼，來的有點不對路數吧，你說是嗎？」雄壯飛道：「對，對我正有點疑心，既是師妹這麼說，那小子不對路道，大該是錯不了的，待我窺探窺探去。」

說完又轉身進了屏門。雄壯飛天天出進，道路當然很純熟，不多時已繞到花廳的後窻之下，恰好窻外種着一叢修篁，綠影濃濃正好隱住身子，探首往窻內一望，什麼也不見，只好再往前稀了一移身形，方始看到石老鏢師的脊背，在微微顫動。又一探首才瞧出石老鏢師兩手持着一張信頁，良久石老鏢師將信摺疊，仍然插進信封之內，向旁邊發話道：「事情我全知道了，我真一時沒有想起來，令師的意思，就叫這個月送過去，這未免太急促了，我父女一場不能就這麼草率，待與老妻議定之後，再專函奉覆，請程師姪少歇一兩日，再起程回平泉。」說着立起身將信揣入懷中，準備要走，就聽見程英道：「既是師伯這麼說，弟子也只好這麼回去覆命。不過鄙業師的意思：未得到師伯明白的回覆以前，是不能放開手去辦事的。」石老鏢師又沉吟了一下道：「這且斟酌一下再說。」程英忙道：「弟子也知道這件事過於急促了，不過弟子臨行時鄙業師再三囑咐務須請師伯決定一個日子，何時赴程，以便早點準備。」石老鏢師道：「這且

不要忙，等我寫了回信後，帶回交與令師便了。」說着起身出了小花廳，進大廳一抱拳道：「簡慢，簡慢！」便囑咐何壯圖進小花廳去陪程英說話。

石老鏢師道：「今日賤辰，承諸位武林同道惠然光臨，降服厚誼，愚師徒不勝感戴，惟酒席諸多簡慢，殊深抱歉，尙望海涵，諸位請再多盡一杯酒，以表愚師徒感激之忱。」說着起身向衆座客舉杯一飲而盡。衆賓客少不了照樣來上一杯，鄭壯猷和凌壯雲趕快斟酒，轉瞬席散，一般武師紛紛告辭，霎時鞭影一掃，蹄聲「得得」，各自分手四面八方去了。

忙了一天，石門師徒五人，一個個累得筋疲力盡，惟有何壯圖却強提起精神，陪着程英揆到次日清晨。

早飯以後，石老鏢師已修好一封書信交付程英道：「程賢姪，事情尙無頭緒，何日起程，尙不可料，滋修此覆信，希轉呈令師，大約下月即當再專函馳達。」程英怔了一怔，但即哂然一笑，伸手將信接過，顛了一顛，立即包在包裹內，肩上肩頭拱手而去。

石門四弟子送罷這突如其來的關外來客，大家急急的回到大廳，石老鏢師已歸回內院去了。雄壯飛來不及落座，便急急望着何壯圖道：「我說呢！那小子賊眉賊眼的，准不是正路貨，不知二哥這一夜盤出道來了嗎？」何壯圖搖了搖頭道：「那小子口風太緊，我自鼓了半夜舌尖，也沒問出什麼來。據我看，那小子決不是古師叔的弟子，是決可斷言的。」鄭壯猷道：「那麼二弟可問出來信上寫些什麼？」何壯圖看了看鄭壯猷道：「師哥，我不剛才說過一夜沒有盤出道來嗎？那信更是祕密怎能問出。」

旁邊凌壯雲掀起小嘴哼了一聲，遂低聲笑道：「二師哥，這有什麼難，請看我這個妙手空空兒。」雄壯飛却也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就憑你敢偷師父的東西。」凌壯雲却又把嘴一撇，鄭壯猷道：「據我看這件事也沒有什麼要緊，如果是重大的事情，師父不會不告訴咱們的。」

雄壯飛却慘然地一笑道：「不吧！我看這事情似乎關係着師妹。」石門三個弟子都閉聲驟然望着雄壯飛，鄭壯猷急探着頭道：「老三這話怎麼講？」雄壯飛搖了搖頭道：「反正總有明白的時候，這時也不必說了。」鄭壯猷疑信參半。

過了兩天，石門鄭何兩個弟子正要告辭回北京鏢局時，石老鏢師却意外的囑咐，回北京後捎些布疋釵環之類來。鄭何二人恍然，雄壯飛却是無精打采垂頭喪氣的出了石家窩，沿着桑乾河的水往上游行去，一口氣走了廿多里。

這時沿岸的垂柳，已漸漸轉黃，在暮靄裏隨着瑟瑟的秋風一片一片的墜落在水面之上，逐波而去。天空裏也不時的三兩聲雁叫。雄壯飛嘆了一口氣，又沿河走了二三里，這時天色已發黑了，遂找了一塊石頭坐在樹下，長長的嘆了一聲。心想，我對師妹不知費盡了多少心血，方始得到師妹的垂憐，領略一點兒女柔情，誰料事由天定，師妹原來羅敷有夫，幾年的工夫白費了。還是趕緊回家吧，省却多少煩惱！一個人坐在石上望着水面呆想了多時，不知不覺天色已黑的對面不見人了。這時聽得水面上咚的一聲，好似一粒石子墜落在水面上。雄壯飛的耳音甚好，當時倏然一驚，擡頭四面望了一望，渺無人跡，只好喟然一嘆，踏着黑回了石家窩。

好極石家窩的大門素常晚間並不下鎖，所以雄壯飛就一逕的進了臥室。剛剛脫衣，凌壯雲却探首進來道：「哦！三師哥才回來吧？師……」雄壯飛心裏微然一震道：「甚麼事？師傅呢？」凌壯雲道：「這却不知道，剛才還找你呢，這時却不叫了，師傅還在小花廳裏吃煙呢！」雄壯飛無語，自己脫衣睡了。

當雄壯飛坐在河崖石頭上難過時，怎知那千手觀音女俠石翠英，也正在柔腸寸斷呢！

原來這女俠石翠英，尙未落生之時，石老鏢師已和師弟古雲飛指腹爲婚了。古雲飛也是看着石翠英長大的。那時候石老鏢師和古雲飛齊心戮力，照管鏢行的生意，兩家的家眷又同住在鏢店的後院。石太太萬氏爲人非常厚道，因見古雲飛三歲的兒子古超凡雖小年紀，却非常聰明，偏又和他師兄弟二人一樣的天性好武，整日價伸拳弄腿的，把個身子練得小犢牛似的，石太太已經四十多歲了還沒有半個兒女，見了這麼個賢姪兒，愛的什麼似的。有好吃好穿的，必先留給這古超凡，真愛的比自己的兒子還寶貴十分。

有一天石太太和古太太談起閑話來，石太太微然嘆了一口氣，古太太明白她的心意，便道：「姐姐，我們作女人的，一生所最希望的，只是想給丈夫多生個一男半女，老來也好得點安慰。可是一個人有兒沒兒命裏也許已造定了，兒子要多是沒法阻止，沒有兒子也強求不來，只看一個人的命運如何罷了。」

石太太又嘆了一口氣道：「妹妹你說的話我何嘗不會相信，一個人有兒女完全是命裏造就的，是強求不來的。不過我和雁飛從來沒有作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何以我們的命裏却不該有個一男半女呢。」言下大有盈盈欲淚之勢，古太太自然極力的安慰一番。

誰知半年之後，石太太居然懷了孕。這一喜非同小可，把古超凡更愛的什麼似的，和古太太深闔祕語

時，石太太突然的向古太太提議，假如生的是女，即給古超凡爲婦，如果是男只好以兄弟稱呼。古太太自然滿口答應。兩方面各向丈夫一說，自然一樣贊成。十月胎落果然石翠英降生，這指腹成婚便算實現了。

幾年的時光容易過去，石翠英已然五六歲了，古超凡也有了八九歲。這一年石翠英又得了一個小弟弟石太太雖對古超凡照原先一樣愛護他，但已不如以前那麼親熱了。恰好古雲飛夫妻一同起了思鄉病，就和石老鏢師商量，回故土平泉去設立支店。臨分手時古雲飛照石老鏢師，兩方面的兒女成年之後，即一準迎娶，並叫古超凡給石老鏢師叩了幾個頭，算是行翁婿之禮，也算作拜別。轉眼十年，石老鏢師已將這件事情拋諸腦後去了。

意外地這關外來客程英，一封書信却鬧得石府上人仰馬翻，忙着製備嫁粧。

時光似箭，轉瞬半個多月了。石府上一切嫁粧均大致辦全，這在別人看了那成堆的花一團錦簇，自然只覺得一團喜氣。但在雌壯飛的眼睛中看來，每一件東西，不啻是一支箭一枚針，深深地刺痛着，索性躲在自己的屋子裏，長夜深思，不大出頭。

這樣又過了幾天，石老鏢師已明白了雌壯飛的心意，但也無話可說，只覺得內疚。便叫過雌壯飛道：「壯飛，你在我門下已七八年了，自信沒有對不住你的地方，也許你自己心裏明白吧！但我看你這幾天。懨懨的好像有病，是不是真的身體不舒服，那麼你就先回家歇息歇息去吧！沒的帶着病下場子，越扶越重懨。」雌壯飛微然一震，但却展顏笑道：「不要緊，歇息兩天也許就好了，你老人家不必掛心！」石老鏢師倒無話可說了。

雄壯飛退出小花廳後，明白師傅的意思，覺得走更着痕跡了，只好強顏歡笑忙出忙進的張羅石翠英的嫁粧。

十月十一日是石氏父女起程的日子，平明五鼓車把式已收拾好了三輛轎輪大車；頭一輛預備着姑娘石翠英坐的，後面兩輛滿堆大包小裹，駕駛的騾子，和車把式都神氣抖擻的等着上車。車前頭石老鏢師的那匹健騾，更是歡騰亂跳的，石老鏢師一片豪氣不減當年，在石老太太含着一泡痛淚之下，背上長劍，繫好決雲弩，大步出了府門。背後石翠英幾乎一步九回頭，一眶眼淚不斷地滴在石老太太緊握小臂的手背上。石華英更扯着石翠英的衣袖道：「姐姐妳去了可能回來嗎？王媽的兒子不陪我玩了，妳快回來陪我玩去！」石翠英更止不住熱淚奪眶而出，幾乎要放聲，撫摸着石華英的頭皮道：「不要急，我去去就回來！」說完急轉身，甩脫了石老太太的雙手，一陣風似的出了大門。這時石老鏢師壯偉的身軀已跼蹐上了騾背，一見石翠英出了大門，便雙腿一挾，騾子走了幾步，却又轉過身來。石翠英三腳兩步走到車前，雙足一蹶便上了車，身子往後一躺，便掩面痛哭起來。

石老鏢師剛要旋轉騾子，石老太太背後的雄壯飛却閃轉出來，跑到石老鏢師跟前道：「師父！我想送你一程！」石老鏢師看了看雄壯飛，又看了看凌壯雲，昂頭一想道：「使得！」

話剛一出，雄壯飛早拉過了準備好了的一匹火炭駒，飛身上馬，順手將鞍橋旁的長劍整了一整，鐵蹄點地，立時超出石翠英的車前。石太太又輕款蓮步，走到車前拍着石翠英的玉肩道：「孩子，我知道太委屈你了，娘不能跟着遠去，只希望妳能早日回門，一路上多保重妳自己，不要壞了身體。」石翠英條地翻

身抱住石太太的脖頸，叫了一聲「媽」，止不住哽咽不能成聲。石太太緊緊抱住石翠英道：「孩子！妳不要太難過了，女兒長大了，終究是要出門的，反正以後的日子還長，咱們娘兒倆還有見面的日子！」那邊石老鏢師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在騾背上催促道：「太太妳就請進去吧，孩子不是三歲了，妳還能緊守她一世不成！」石太太沒奈何拭着老淚退了一步，立時鞭影一搖，車聲轆轤，夾着馬蹄得得，一直奔出口外。

第二章 追盜蹤單身涉險途

塞北的氣候異於關內，雖在十月之間，而氣象蕭條，已經入降冬的狀況之下了，非穿上羊皮襖，不足以抵禦那逼人的寒氣，所以石家父女師徒，尙未踏上征途，已然穿上了老羊皮襖，內裏白毛茸茸，外面青綢子拔風，迎風擺動，在那儒雅氣象之中，有風塵的風度。

少年精悍的雄壯飛，昂然跨在馬背之上，劍珮瑯然作響，神采灼灼，顧盼自雄，不失是一個少年英俊，然而一想到數年聚首一堂學藝的師妹，已是名花有主將作人婦了，回首望着車內的石翠英，不免時時喟然。但這時的石翠英，似乎覺得自己身有所屬，身外的一切與她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了，除了偶然看看石老鏢師與雄壯飛的背影之外，總是低首深思，並不向車窗之外看上一看。

一騾一騎三輛大車，在瑟瑟的寒風裏，走了七十餘里，沿着桑乾河過了東八里，即進了懷來縣城，已然暮色蒼茫了。到了東大街一家客店，這家客店是石老鏢師走北路鏢時，常常歇腳的地方，自然是非常的接待，出動了七八個店夥，忙着給石老鏢師一行人卸鞍摘車，備辦茶飯。

飯後，石老鏢師道：「翠英，我想妳也够累了，還是早點進去歇息吧！」石翠英伸了伸懶腰道：「爸爸，你呢？」石老鏢師道：「我想再坐一會兒間店掌櫃的去，咱們的鏢車是否已過去了？可惜我粗心，沒有看見咱鏢店的暗令旗子，所以得問一問！」女俠石翠英多少也懂得一點江湖禁忌，鏢行規矩，也不多問，自己點上了一盞油燈，掀開布簾子就進裏間屋去了。

石老鏢師道：「壯飛，你跟我到櫃房查查去。」說着起身掀開棉布遮風出了屋門，雄壯飛跟在背後，這裏的路徑石老鏢師非常熟悉，走在院內只見各屋窗子上都是人影幢幢，語音了了。走了幾步，剛巧一個夥計提了一壺開水過來，迎頭碰上石氏師徒，忙彎腰似乎請了個安道：「老達官，有好幾年不見了，近來好吧！」

石老鏢師藉着窻裏射出來的微光一看，認得是專跑上堂的小夥計多嘴劉三。這時候的劉三已不是那幾年前永遠搭着一條手巾，不斷地抹那黃鼻涕的劉三了，衣服倒也整齊清潔，然而一臉的稚氣還是沒有去掉。因笑道：「我說呢！劉夥計，這幾年你也發福了。」劉三把頭一歪，撇着嘴搖了搖頭道：「沒有那個命，混個衣暖飯飽的就算好了，人生不過七老八十，辛辛苦苦些什麼！」

石老鏢師深知多嘴劉三的習慣，一打開話匣子，就沒完結的時候。忙接口道：「劉夥計你忙啊！」劉三道：「不忙，如果你老不睡的話，我回首找你老去。」石老鏢師道：「不敢勞駕，我也懶極了，回首要睡呢，我跟你問一件事，我店裏的鏢車過去了沒有？」劉三想了想道：「這個我也記不得了，恍惚前三天鄭爺來過來，隨行有三個鏢駝子，二個鏢師跟着回北京去了。旗子鄭爺留下了沒有，這我可不知道，我

給你老問問去。」石老鏢師道：「好，你忙吧，我自己去好了。」劉三道：「那麼我回首伺候你老去。」說着提着水壺上了北房的台階。

這時雄壯飛道：「師傅，據我看來鄭師兄不會不留下旗子的，劉三的話未必可靠。」石老鏢師看了看雄壯飛道：「這也難料，一個人的話，出口時要慎重一點，那能隨隨便便的。」說着進了前院櫃房外邊，看了看風門子閉了個緊，石老鏢師先咳嗽了一聲，聲剛一停，那賬房趙先生，推開門一看，認得是石老鏢師，背後還跟着雄壯飛。連忙將石家師徒二人接進，各各敬了一杯熱茶之後，笑道：「石師傅，好多年未踏敝地了，聞貴高足鄭何二位老師說，老師傅已然在家納福了，恭喜師傅您，但不知老師傅這一番又往那處去，何以令媛同行？」

石老鏢師道：「趙先生不瞞你說，我自在家隱居之後懶散慣了，本來不想再踏上江湖，總因為了小女的婚事，故不遠千里迢迢的，送上門去完成。」趙先生連忙舉了舉手道：「恭喜你老得判乘龍佳婿。」

石老鏢師却嘆了一口氣目視雄壯飛，雄壯飛却低首避開了石老鏢師的眼光，望着趙先生道：「麻煩你一下，聽劉伙計說，前幾天我鄭師哥會從此路過留宿貴店，不知可有旗子留下？」趙先生一聽「哦」了一聲道：「有！有。」說着模頭看了看迎面壁上，却不禁一怔，樣子好像非常驚愕。石老鏢師與雄壯飛不約而同的目光跟着趙先生看去，壁上任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蜘蛛，從那壁角上倒垂下來。

及至石老鏢師回首，趙先生已起身拉開風門，扯開嗓子喊進一個夥計來問道：「老二！那壁上的旗子那裏去了？」那夥計回首看了看壁上道：「怪呀！今下午明明看見那旗還插在壁上，睜眼會沒了呢？」趙

先生急了道：「你們這般人是幹什麼的，屋子裏的東西都會轉眼沒了，這成什麼話？」夥計也急了道：「這問得着我嗎？你整天不出賬房，丟了東西卻來問我，真晦氣。」趙先生不由有氣道：「你問什麼？開店的細米白麵養活着你，吃穿都不會虧負，憑良心說大大小小的事都得負一點責任，怎的越發越肥越不中用！」

兩人幾乎鬧僵了，還是石老鏢師畢竟老於閱歷，覺得這事有點蹊蹺，便勸住趙先生道：「也許旂子並未留在這裏吧，就是留下，也難保沒有人動它，說不定也許移動了地方呢，且再找找看。」趙先生覺得有理，正待翻身，倏聽得窗外大聲罵道：「老子在外闖蕩了三十年了，什麼事沒有見過，就沒有見過你們這般狗人的，眼睛長在額角上，老子窮雖窮，不見得就拿不出店飯錢來，要茶沒茶，要酒沒酒的，敢是欺負我老子孤單單的身無餘物嗎？」隨着罵聲：「嘩啦，噹啣」，似乎散了滿地的銅錢。

趙先生一翻身正待出室，石老鏢師聽得聲音很是純熟，望了望雄壯飛道：「你聽這是誰？」雄壯飛道：「師傅！這好像是飛腿趙師傅的聲音。」石老鏢師尚未回答，趙先生已經一個翻身出了賬房，石老鏢師與雄壯飛不便留在人家的賬房內，也跟着趙先生到了院中，在寒風裏已經圍了四五个夥計正在勸那人。

那人却急得跳着腳罵道：「老子化錢住店又不住你們的，這裏有的是黃金白銀，還怕老子吃了飯，蹶蹶腳飛上天去不成！」內中一個夥計帶笑勸道：「客官，只要貴足踏進小店，便是小店的財神爺，豈有往外推的道理。至於客吃完了，住完了，有錢沒錢，那是後話，只怪小店近來生意忙，夥計分配不過來，招待不週自然免不了的，客官何必煩惱？請進！請進！」說着話便有兩三個夥計，俯身彎腰收拾散落在地

上的銅錢。

那人還不答應，石老鏢師已經擠進了人叢道：「趙師傅！這怎麼說？將近半個多月未見了，還是不改你那風雷火暴的脾氣。夥計們是些粗人，你又何必計較？」飛腿趙永祿早瞧見了石老鏢師立在人叢後面，故意跳着腳罵，這時見石老鏢師來勸，便趁風下坡道：「哦，是石老鏢師傳嗎？不料又在這裏會面了，無奈夥計們可惡，瞧不起我老趙，見我老趙像個窮鬼，單單只給找了一間後面的倉房，老鼠成羣，這也不必提，喊破了喉嚨，酒菜都不管給送。請想我老趙走到那裏不大把銀子的化，還在乎這一點酒飯之資。大約總爲了我這身破衣服，人嫌狗不理的吧！」

石老鏢師笑道：「這那裏話，實在夥計們忙極了，不必提了，請到我那邊去吧！我們也好談談。」這當兒趙先生也真會湊趣，便上前給了趙飛腿一個長揖，滿臉陪笑道：「客人，反正是夥計們的不是，你多包涵點吧。」說着將那包收拾好了的銅錢，恭恭敬敬的給送上。飛腿趙永祿 瞅了一眼道：「這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我這錢算交給了你了，無論如何不能收回，那就留下作店飯錢吧。」趙先生尙待發話，石老鏢師却含笑道：「得了，趙師傅的意思，你就交在櫃上吧，如果不足之數，一總算在我的賬內好了。」趙先生只好答應了幾個「是，是！」眼看着石老鏢師和雄壯飛腿陪着那突如其來的趙飛腿回了後院。

回首一看夥計們尙在交頭接耳，便狠狠的啐了一口道：「呸！你們這一般屎蛋飯桶，吃飽了喝足了，只會蹲在炕頭上抱孩子抹牌九，這麼點小事，都伺候不了客人，到明天大夥兒趕緊捲舖蓋滾蛋吧！」這句話不打緊，罵的夥計們一個個低着頭叫「屈！」內中多嘴劉三道：「這那裏來的晦氣，我們吃櫃上的飯，

豈有調不惡良心？何奈那東西進門後就橫挑鼻子豎作眼，欠毛求疵，說菜飯不好，房子漏風，先生你憑咱這店開了幾十年了，豈有個怠慢客人的道理，我剛剛向他辯白了幾句，便一劣蹶跳起來指着我的鼻子罵道，你媽拉個皮，你狗養的，你不是人生的，你……」趙先生也不由得笑了道：「好，好，閉上你那張嘴吧！誰耐得聽你唏哩嘩啦說上一大堆。」

夥計們也個個笑了，劉三尙待往下多說，趙先生已掉頭走了。別的夥計有的勸，有的埋怨道：「這總怪你多嘴惹出這個是非來，弄得我們也討個沒趣。」劉三尙想辯白，夥計們已一哄而散，各個伺候客人去了。劉三嘆了一口氣，只好走到屋角下想提那水壺，不料水壺影蹤皆無，劉三一想，別是夥計們開玩笑，給藏起來了吧？只好到各處去找一找。

這時候涼月如水，萬籟俱寂，各屋的燈光，有的熄滅，有的尙在輝耀。劉三剛剛找到端三進院內，在月影裏分明瞧見那水壺擺在西向客室的窗前，劉三不由自己打了一個爆栗自笑道：「糊塗東西！」三兩腳步跑過去，剛剛提將起來，目光却不自不由的，移轉到窗上去。這一注目引動了劉三一個念頭，恰好窗上不知何時破了一個窟窿，劉三就老實不客氣把身挨近探首一看：

室內除了一桌一椅，和那自稱北京綢商的少年客人以外，却多了一個人。從他的背影看去，身高軀偉，渾身緊裹，正一手抓住少年的衣領，一手持刀威嚇。低低的道：「小羊仔，你要曠，先取你的狗命，貨物究竟在那裏藏着，快老實供出。」

劉三這一看不打緊，把個多嘴劉三轉變成了噤口劉四，兩條腿索索的彈起了琵琶，尙未及抽身，早見

那漢子持刀的手往下一落，嚇得劉三急急一握兩眼，抹頭便跑。不知怎麼的，身後一塊大石頭，劉三一跑恰巧絆倒，水壺攆去七八尺遠。「拍噠」一聲，水花四濺。也來不及喊痛，一咕碌滾起身來，連跑帶嚷：「哎呀！強盜殺人了！哎呀！強盜殺人了！」

這一驚動，立時哄動了全個院子未及歇息的客人，紛紛跑出，剛睡下的客人也披衣跟着趕出來看。劉三剛一跑到第二進院，便被別個夥計一把扯住急問道：「怎麼啦？」劉三連喘氣帶嚷道：「不好了！東房的客人被強盜殺了。」他這一嚷立時圍上了一大羣人，紛紛詢問，人多語雜，劉三來不及回答，便帶着衆人一窩蜂似的又跑進第三進院落。劉三戟指着道：「強盜殺人就在那屋裏呀。」店夥與客人們順着劉三看去，那屋裏已經燈燭熄滅，黑洞洞的，一點動靜皆無。內中一個夥計拍了劉三一巴掌道：「劉三你敢是瘋了不成？怎麼這麼大嚷大叫的說強盜殺了人！」劉三急得一跳兩三尺道：「我要亂說的是你的兒子……」話猶未了，趙先生已經虛掩着衣襟，急急的跑進來道：「什麼事情？」劉三迎着趙先生道：「東房的客人被強盜殺了！」趙先生一聽，急得蹀脚望着衆夥計道：「東家將店務完全交與我負責，你們是死人不成？一點事情不管，還不快進去看看。」夥計們你推我，我推你，正在囁嚅之時，石老鏢師出現了。

當時石老鏢師陪着飛腿趙永祿，進了自己的房間之後，恰好石翠英正在燈下檢點石老鏢師的兵器，劍就掛在壁上，聽得脚步之聲，順手將包裹往旁邊一拾。回身正好與趙永祿打了個照面，石翠英立時要行禮，趙永祿趕緊阻止道：「姑娘，同是出門在外的人，不必拘拘於那些俗套了。」說着話眼光往着包裹上一掃，只這一瞬，雄壯飛已揣過一把椅子道：「趙師傅太辛苦了吧！」

趙永祿坐下道：「沒什麼，小師傅你近來也太會說話了啦，爲人在外奔馳，不能不學得圓滑一點。」又掉首望着石翠英道：「姑娘，大喜你啊！」石翠英倏地臉兒一紅，瞪了趙永祿一眼，低着頭進了裏間。石老鏢師道：「不知趙師傅這一次出門，有何貴幹？」趙永祿嘆了一聲道：「無非爲了度日維艱四字，只好重入江湖闖蕩，這一把朽骨將來也不知理於何處？」石老鏢師正欲開口，陡聽得後院一陣喧鬧，頓時側耳傾耳，目光一動，隨着望了望趙武師，撐身出屋。趙武師驟然作驚道：「什麼，你聽……」雄壯飛少年沉不住氣，躡身牆上的劍，剛剛抽將出鞘，回首正見趙武師拎着石老鏢師的包裹，想出屋，抖然一驚道：「趙師傅……您……」。

趙武師立時煞身止步，突然一抖手腕，雄壯飛雖未經過大敵，但身法伶俐，眼神充足，已見兩點寒星直奔面門，來不及低首閃身，將劍橫着一立，老子坐洞身軀一煞，「噹，噹！」兩響，一枚金錢落在脚下，一枚金錢直飛出窗外。趙武師突然一吼道：「好傢伙！你再瞧這個！」把臂一振，手腕又一抖，雄壯飛驚弓之鳥，急急脚尖點地，鴛子鑽天，撲上窻台，石翠英已閉聲出室，趙武師却在陣笑聲中，入室沒入黑影裏了。

雄壯飛又驚又怒道：「師妹！想不到這小子藏奸，將師傅的『決雲弩』劫走了。追！」，說着躍身撲下窻台，劍鋒一指燭影驟滅，跟着一攏目光，不走屋門竟轉到窻前，伸手一搖窻扇原是活頁，不過已用厚紙糊嚴了，以抵禦那塞北的寒風。這時石翠英已緊身短裝挺劍在手，雄壯飛道：「師妹你走屋門我出後窻，來個二溜出水。」

石翠英「呦」了一聲，擊劍回身，雄壯飛立時伸手摘下窻頁，外面星斗橫空，不敢大意，退一步以燕子穿簾，「嗖」地穿出，即聽得耳畔「嗤」「嗤」暗器破空的声音，雄壯飛剛一落地，滴溜幾個翻滾，直滾出兩三步，方始躍起。跟着撲上馬廐，舉目四望，星斗橫空，寒風呼號，任什麼也沒有。

雄壯飛立時施展開「跟菠蘿」的工夫輕蹬巧蹤，捷如狸奴，踩着瓦塊，直撲屋脊，剛剛立定，一陣勁風迎面撲來，雄壯飛含胸吸氣，身軀往後一煞，橫劍相迎，「倒提金鐘」，「鑼錘」一聲，雄壯飛一驚道：「師妹！別動手，是我。」石翠英的「三環套月」正想變式「登山趕月」取敵咽喉一聽是雄壯飛的聲音立時收式。蹀脚道：「師哥！你追的賊子怎麼樣。爸爸的「決雲終」可沒了！」

雄壯飛咬牙恨道：「想不到咱這一次栽了，真栽得不值，師妹你呢？可看見什麼？」石翠英將劍倒提左手望了望四週，又一頓脚道：「師哥，這賊子的兩條飛腿太快了，我剛看見一條黑影竄過屋脊去，等我追過來時，不料竟碰上師哥，險些誤傷。師哥你呢？也沒看見什麼動靜嗎？」雄壯飛不知怎麼樣只覺得一股熱氣，倏地飛上耳根，搖了搖頭，又極目四望了一望道：「沒什麼，還是追追看，你往前，我往後。」說着話，不待石翠英回答，倏地一煞身軀，又輕蹬巧蹤撲奔馬廐後邊。

石翠英追了兩步沒追上，銀牙一挫，掉回軀軀，施展開「猓踪藝」的輕功絕技，捷如猿猴，一縷輕煙似的撲上屋脊，脚尖剛一登瓦脊，只覺得耳畔「嗤」的一聲，暗器破空的声音。

會者不忙，石翠英一扭嬌軀，左脚倒插，「摘星換斗」劍鋒一擺，「噹啷」一聲，一枚金錢墜落瓦塊之上。又跟着「嗤」「嗤」「嗤」數響，石翠英跟着「劍斬連環」，一柄青銅寶劍施展開了，左擋右遮，

七八枚金錢鏢，紛紛左迸右躍，墜落於瓦壠和院中。百忙裏，石翠英提左腳倒青鋒，「極目滄波」式，朝着暗器的來路望去，却任什麼都沒有。她不敢大意，玉肩微擺，身軀跟着劍鋒，「遊龍出水」斜刺撲出去七八步路。身子倏然一煞，「松子靈」「細胸巧」，在月光底下就似一縷輕煙，逕奔前面賬房。

剛一登陰陽瓦壠，屋脊之後倏地現出一人，向着石翠英劈臂一振。石翠英已看出敵人的暗器功夫的確不弱，忙用「鷓子鑽雲」式倒躍出一丈五六落在院中，敵人一笑，並無什麼暗器打出。石翠英却氣得銀牙一咬，「一鶴冲天」奮身直起，脚尖一點陰陽瓦壠，嬌軀一躍斜身撲上屋脊。敵人已然逃出視線之外了。石翠英不敢越出店房的範圍，周圍巡行了一輪。不但敵人逸去，就連石老鏢師和雄壯飛的影子都不見了。一任石翠英在房上神出鬼沒，夥計客人還是傻子一般，亂嚷亂鬧，打算破門而入，看看網商少年的生死。

但石老鏢師却現身了，氣哼哼的道：「趙先生，你這鬧些什麼，三更半夜的亂嚷。」趙先生登時精神一振，分開夥計人羣一把扯住石老鏢師的衣袖道：「老鏢師你這來的好極了，剛才夥計劉三說，西耳房內出了血案，忘了請你老人家幫幫忙，進去查看到底怎樣。」石老鏢師忽然一笑，這笑的聲音似乎夾雜着一種忿怒的成份，他用着袖子道：「你！你！你！這胡鬧，那裏會有殺了人的道理，你這不是鬼話？」

趙先生一怔神，多嘴劉三忙辯道：「老人家！就算我劉三多嘴，殺人豈同兒戲，怎能隨口亂道，我分明瞧見的，那裏鬼話？」石老鏢師却微微一哂，望了望劉三道：「不是我自誇，我石雁飛闖蕩江湖足有四十餘年了，像這樣的事情不知經歷過多少，那裏真有殺了人的道理，這完全是賊人故佈的疑陣，他們到底抱着一種什麼目的，這却非你們所宜問的，好了！你們大家進去看看吧！」趙先生和劉三尚在遲疑，

內中就有胆大性急的夥計，來不及說什麼跳過去就是一腳「噹」的將門踹在一邊，往內一望黑洞洞的，就有別個夥計找了火種蠟燭來，湊着胆子往屋內一照，空洞洞的除了桌椅以外，只覺得冷風撲人，燭光也搖欲滅，再一照原來後窰活頁子，却已卸下倚在窰台上，劉三不由倒抽一口涼氣，在大家一陣叱責聲中，石老鏢師已一笑，回歸了他的臥室。

在這麼一陣紛擾之後，石老鏢師仍不失那安閑嚴肅的態度，倒背着雙手緩緩的踱回前院，略一停步向着四週望了一望，「鏗」的一響，隨着這一聲即有一條苗條的黑影，箭也似的撲下屋簷，叫了一聲：「爸爸！」石老鏢師道：「孩子這辛苦你了，快進屋裏休息吧！」石翠英道：「壯飛呢？」忽又覺得自己失口，忙又道：「爸爸，剛才也真險極了，要不是女兒的身法靈活，早着了幾枚金錢鏢了……」石老鏢師不待聽完即攤手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進屋吧！」石翠英只好頓住口跟進屋內，又急不及待的道：「爸爸，你看這出乎意料的事情怎麼辦，爸爸的「決雲弩」已被趙飛腿劫走，倒看不出趙飛腿是個奸細，真恨人。」

石老鏢師却不動心，只微然一嘆道：「孩子妳那裏知道江湖上的險惡，我只希望你在出關之後，能够相夫教子，將那種爭強鬥勝的門路拋開，將來或可保全性命。」石翠英將劍入鞘，說道：「爸爸！剛才那究竟是怎麼一件事？難道爸爸就忘了那「決雲弩」是爸爸一生成名的東西？」石老鏢師道：「孩子你不用着急，沒有「決雲弩」江湖上就沒有我石雁飛，我怎能大意，就讓趙飛腿本領勝我十分，我也不能夠這麼容易的叫他拿走。實在說來，「決雲弩」我一共有着兩筒，現在我身上所帶的是特製的，趙飛腿所取

去的不過是我擺譜兒示人用的而已。用起來効力很微，樣子有餘，可是不能打人，遑論其他？孩子你就放心吧。」但是石翠英聽了仍然忿忿不已。

突然石老鏢師道：「壯飛回來了，你聽那風響。」石翠英剛剛掉頭，已見雄壯飛由後窰飄身而入。便急趨了一步道：「師哥，追上了沒有？」雄壯飛祇搖了搖頭不即作答，回手將窰頁按上，提劍柄將劍入鞘後，即望着石老鏢師道：「弟子無能，剛剛追上一個賊人，便被趙飛腿纏住，險些受傷，所以把他來丟了。」石翠英立時一驚道：「什麼？他們不是一個人嗎？」雄壯飛道：「不單是趙飛腿一個人，似乎還有好幾個人呢。」石老鏢師道：「壯飛不但是你，就是爲師的也把來人追丟了，好在「決雲弩」丟去也沒什麼關係，不必提了，天光不早了睡吧。」說着起身伸了個懶腰，雄壯飛慌忙收拾被褥，侍石老鏢師安置好了，便盤膝坐在自己的榻上，微搖了搖頭，望着石翠英低聲道：「師妹，你覺得怎麼樣？我覺得此行不大好。」

石翠英倚身椅上，支頤沉思，娥眉微蹙，良久不作一聲。雄壯飛又微嘆了一口氣道：「唉！我作師哥的，本不該多說，不過我覺得在師妹你大喜的日子以前，出了這種違心的事，似乎不是好兆，我但願吉人天相，一路平平安安的能直達平泉縣。」石翠英妙目一張，望了望雄壯飛，但即低垂玉頸，咬住下唇，微搖了搖頭。又側頭望了望榻上的石老鏢師，又是低首良久，雄壯飛又道：「師妹，師傅的脾氣我很知道，但願一路平安，不出事便好，如果有什麼動靜，師父偕大年紀，怎能讓他冒險，到時候一切全仗師妹你勸阻他扶持他了。」石翠英又一閃妙目，望了望雄壯飛欲言又吐，但又低了頭。雄壯飛似乎已了解這合情脈

脈的師妹的深意，又微嘆一聲道：「師妹我只把話說到這裏，別的也不願再多說了，只希望明天路途之上平安無事。」

石翠英倏然擡頭道：「但願吧……」又無話可說了。她望了望榻上的石老鏢，已然鼻息勻適，深深的入了夢鄉，便一肘倚窗，懶洋洋的立起身來，不想才走了兩步，似乎兩腿支持不住全身的重量，頹然欲倒。雄壯飛似乎陡的微震了一下，便放下兩條腿躍身下榻，伸出兩隻手似乎要扶，但一個意念在他的腦內一轉，便停手不前，傻子也似的空張着雙手。石翠英面上倏然飛紅，鼻息都感到不勻適了，向着雄壯飛雙手一搖，嬌軀一扭，驚鴻般的掀起棉布遮風進到裏面。雄壯飛傻子也似的立了一回，始垂下夢退身不前。這一夜雄壯飛那裏敢睡，倚劍打盹，直到魚躍五鼓，實在支持不住了，向旁一斜才朦朧着睡去。

次晨倒是石老鏢師先起了身，看了看旁邊榻上的雄壯飛，倚劍酣睡，尙自沉沉，心裏着實難受。但英雄兒女的情腸，石老鏢師看來畢竟不值得再提道了。咳嗽了一陣之後，喊店家打水洗面。隨後石翠英雄壯飛也都起了身，洗臉吃早飯忙亂了一陣，院子內馬蹄聲，車輪聲，已然響成了一片。石老鏢師精神抖擻的就叫套車，不一時，石門三武師又踏着曉星殘月，冒着塞北的寒風，出了懷來縣城的

卅里延慶府，四十里永寧城，在馬蹄得得，車聲磷磷中，行了半日的時光，早又過了這兩處地方。按雄壯飛和車夫的意思，就要停鞭在永寧城扎腳，馬蹄略一停頓，雄壯飛用馬鞭向前一指道：「師父！前面是永寧城，有兩條路可通平泉縣，一條是自這永寧城經過黃玉口青羅口，一直向北出龍門所折而向東；一條是出四海堡走老公營白馬關，不知要走那一條路？弟子想現在天色已將要薄暮了，恐怕判不了四海堡吧。」

石老鏢師聞聽，便在馬背上望了一望，搖搖頭道：「我看天色還不算太晚，這永壽城我是熟地，不過城內好店房是沒有的，安不下腳去，好，我們再辛苦一下，趕到前面去落店吧！」雄壯飛想了一下道：「那麼師父究竟想走那一條路呢？」旁邊車夫接口道：「少師傅，還是走四海堡這條路吧，前面路近也有好店房。」雄壯飛望了望石老鏢師，但石老鏢師搖了搖頭道：「恐怕前面四海堡這條路不甚好走，一路亂石嵯峨，羊腸小道，馬行其間尙不要緊，這樣累重的幾輛車子，雖然行得過去，究竟危險，寧可多繞幾百里，走龍門所比較路途好走一點。」如是鞭影一搖，一馬一騾三車，又在薄暮影裏，鐵蹄奔騰縱躍，電閃也似的馳騁下去。後面三輛轎車，也是輪聲軋軋，沙塵滾滾，直奔前途。行不多時，眨眼早過了黃玉口，前面青羅口已隱隱在望。

雄壯飛雖是初踏江湖，對於江湖道上的一切禁忌和內幕，平日早聽石老鏢師講過，故這一番初出遠門也特無恐。在馬背上韁繩縱放，控持自如，眼望着兩邊的景物，雖在薄暮之中，也還意氣自得。

初冬之際，一路上的莽林豐草，早被塞北特有的寒風，吹得敗葉兒凋零，只有飛起的沙塵，不時撲向人面。

雄壯飛縱韁飛馳，四首望了望，石老鏢師和三輛轎車已墜後半里多路。韁繩一緊，就想勒馬停步。不料半空裏「吧」的一響，雄壯飛微然一震的當兒，接連「吧！吧！」兩響。雄壯飛趕緊收韁勒馬，眼望着響處，但見林深叢密什麼也沒見。後面的一馬三車早已趕到，雄壯飛尙在瞭望，石老鏢師早已縱身下馬，

扯鬮在手道：「壯飛，快快下馬，江湖道上的規矩都忘了嗎？」雄壯飛恍然領悟，急急棄蹬下馬，石老鏢師已從行李堆中抽出一面三角烈火標的鏢旗，插在車轅之上，迎風擺動。石翠英探頭道：「爸爸，什麼事啊？」石老鏢師尚未回答，早聽見步武沙沙冒出林叢。石翠英「啊！」地叫了一聲，急急一扶車門，人已凌空躍出兩三步，伸手一緊頭上包帕，就想抽劍。

可是石老鏢師却回首擺手道：「翠英，千萬不要莽撞就動武器」。說着概望着林叢，可是却已寂然。雄壯飛道：「師父，這沒什麼，可以走吧」。說着就要躍身上馬，石老鏢師却厲聲道：「壯飛！你這麼，武林禁忌你都忘了？」林叢內早是一聲長笑，手撥衰草擁出四五個匪徒，瞬眼前後攢出三十餘人，大半兵器出鞘，嚇得三個車夫擠在一塊，六條腿骨索索的彈起了琵琶。雄壯飛慌忙扯韁牽馬退到車前，早見石老鏢師，拋下韁繩，緊行幾步向着前面一個身披黑羊皮襖，身軀壯偉的人，一抱雙拳道：「天下武術是一家，借光諸位，在下石雁飛是北京來遠鏢店的總鏢主，北路鏢頭，想諸位武林同道也許知道個一二。沒別的說，就請諸位老師爺們借道放行吧。」

那匪徒似乎遲疑了一下，眼望週圍看了一下，確然怪笑了一聲道：「什麼？好大的鏢主鏢頭，我就不懂得。別說那輕飄的話兒。」石老鏢師似乎涵養功深，並不動火，只笑了一笑道：「淺淺微名本不足道，沒的叫你老師傅笑話，不知老師傅貴姓高名，望祈指示，有何貴幹？」那匪徒却又確確大笑起來道：「我以為什麼總鏢頭，江湖路數一定知道的很多，却怎麼這麼不省事，我早有個耳聞你石雁飛了，可是你石雁飛到死却也不須問我的姓名，反正你石雁飛今天想通過這青繡口，須先留下頭顱。」

石老鏢師仍不動氣。微微含笑，道：「這老師傅，什麼意思，我石雁飛闖蕩江湖四十餘年，自信沒有對不起朋友的地方，惟獨你老師傅沒有見過，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嗎？」

那匪徒却向前緊進幾步，距石老鏢師祇三五步路，四面三十多個匪徒也在蕪荻之中攏將過來，雄壯飛伸手一摸劍柄，那匪徒却從石老鏢師的肩上，目光射出兇鋒，望着背後的雄壯飛道：「喝！你小伙子倒先要動兵器了，且看看誰成誰不成？」說着「嗆啞」鋼刀出鞘，指着雄壯飛道：「小伙子，你來來來，比劃兩下子。」雄壯飛怒不可遏，「哧」的一聲，青鋼劍出鞘，「魚跳龍門」作勢要躍。石老鏢師却回身怒喝道：「孽障！你這怎麼？敢在前輩面前無禮！」雄壯飛只好垂劍低首，扯繮不語。石老鏢師却又回身望着四週抱了抱拳道：「恕我石雁飛路數不週，未能親自至貴寶地先行拜謁。有勞諸位了，請讓個步兒借道放行吧！」那匪徒尙未回答，旁邊黑影裏却有人揚聲道：「姓石的你要通過這青羅口，那叫作夢。除非拋下兵器留下頭顱。」石老鏢師覺得聲音有點嘶熟。急忙往那說話的方向看去，不知是誰，而匪徒們却漸漸的逼將過來，覺得情勢不妙，用手扶了扶懷中的「決雲弩」，石翠英早已退步車前，雄壯飛却將鋼劍握緊，挺了一挺，劍尖「噲然」作響。那持刀的匪徒「餓虎撲食」式躍到石老鏢師跟前，刀尖一挺「不走黑，却走青。」用劍式「白蛇吐信」，就點石老鏢師的「華蓋穴」，石老鏢師再以那喻，也來不及了，即撒右步，身子一偏，左臂一揚，右手施展開「刁龍手」，便欲手擒持刀匪徒的手腕。那匪徒武功却也矯健，身子一煞，吞胸吸腹，右手往回一抽，刀口上掩，「白猿墜技」，跟着換棹「野馬分鬃」，右手刀一翻腕子，平削石老鏢師的頸項。石老鏢師又跟着一步，低頭欺身，匪徒的刀已自石老鏢師頭頂平削過去，用勁過大

，變式不及，石老鏢師已踏洪門欺身而進，鐵臂一揚，喝聲「去」，那匪徒隨着這一聲，已倒跌出一丈五六，鋼刀墜地。匪徒們一聲鼓噪，即有兩個匪徒直奔雄壯飛，三四個直撲石翠英。石老鏢師立時挽臂捋袖，擲下了鞍旁的寶劍，虎視眈眈。那雄壯飛已忍無可忍，挺劍撲上那兩個匪徒。石翠英也抽出劍來，「飛燕出林」劍鋒一指，便輕點迎面而來的匪徒。

第三章 名鏢師遇難獨石口

劍如游龍微帶着囁聲，畢竟是名家的劍術不凡，不料匪徒却也是高手，不慌不忙身子倏然一煞，含胸吸氣，手中的單刀往左斜上方一領，石翠英的劍鋒隨着前刺餘勢，竟往匪徒的左肩穿去，那匪徒一退左步，「翻手撩陰」，一柄單刀已如電閃一般的，往着石翠英的下檔撩去。女俠石翠英進退敏捷，一提右腳，倒掛金鈴。劍尖輕點匪徒右手的脈門穴，若是點上雖不至於單刀墮地，至少手腕受傷。然而匪徒也有着真實的武功，「敬德拉鞭」竟倒躍出五六步路去，石翠英覺得這匪徒有意侮辱，氣得粉面通紅，銀牙一咬，跟着匪徒的身影猛然撲將過去。不待雙腳踏地，劍鋒一指直刺匪徒的後脊背。劍尖微噓，匪徒已然覺出不妙，一擺史肩「枯藤坐花」身軀往下一落，女俠石翠英的劍鋒竟從頭頂上穿將過去，來不及收回青鋼劍，匪徒的單刀已旋風掃落葉般的，往着雙足削來，只好趁着餘勢勢足一躍，竟自匪徒的頂上躍向身後。剛一點地，「青龍擺尾」便俯匪徒的左徒的左耳，那匪徒趁着坐地餘勢，身子往前一滾，竟躲開石翠英的劍鋒，肘尖點地，用力一躍，蹣跚怪笑道：「人說女俠石翠英武功了得，果然名不虛傳。幸會！幸會！我高華

總算領教了。」石翠英覺得聲音純熟，然而在黑影裏看不出到底是誰，便也不答話，一柄青鋼劍銀龍似的刷地刺將過來。

那匪徒這次却不躲閃，已把厚背鬼頭單刀面一立，石翠英已覺出匪徒的武功不弱，不敢以劍相撞，急抽劍變式，「蛇掉手」平掃匪徒的右耳。那匪徒動也不動，只把右手刀往右耳邊一擺「噹」一聲，石翠英的劍尖竟收遲了一步撞在刀背上了，覺得劍尖連顫了幾顫，虎口發麻，趕緊一矮身子步走七星，躡出五六步路去。那匪徒却又嘿嘿怪笑道：「怎麼？你小娃子想走，來時有門去無路，老實點伸頸受戮……」人隨話音竟猛撲到石翠英身後。那邊石老鏢師已聽出那匪徒的口音，覺得石翠英危急，來不及將劍出鞘，腳尖輕點，「怪鳥翻雲」一落纒身的匪徒，竟一落足橫截到匪徒的面前，「噹」地青鋼劍出鞘指着那匪徒道：「高華！你這個忘恩負義之徒，我石雁飛何曾虧負於你。竟狹路恩將仇報。」那匪徒冷然一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你石雁飛當初也是假恩假義，我高華不能爲了區區恩義，放了師傅的仇不報，我已將性命放在刀尖上了。你石雁飛想取我的性命，就隨便取去，反正我高華已破出了性命了，就請上手吧。」說着藏刀式往前一立，兀然不動。石翠英又急又氣道：「爸爸，這厮太欺人了，孩兒去結果他去。」言訖挺劍便欲上前。石老鏢師便伸臂阻住石翠英，望着高華道：「你給你的恩師報仇雪恥，我石雁飛佩服你是個好漢子，假若你光明正大的結果我的性命，我倒不怨你，我只怨自己的木領不濟，不過像你這樣成羣結黨的狹路廝殺，我石雁飛就是個石人，也有點冒火。你有本事的話，何妨一個比一個，當場比試，像這樣羣打羣毆，我石雁飛沒的可說，可是江湖人口如無形之劍，你高華總少不了受人評論的。」

那匪徒道：「憑你石雁飛無論如何的說，我高華決不罷手，那怕江湖人指着我的脊樑背後罵我，總不能放過你去，此仇不報，何以對我恩師在天之靈。」石老鏢師道：「好，你真好漢子。我石雁飛算我給你了。我情願將性命送給你，以了清這篇怨賬。不過我石雁飛闖蕩江湖四十餘年，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狹路報仇，結黨數十人，這真給練武的丟人。憑這一點，我石雁飛不答應你，有本事的儘可一個比一個。」那匪徒猛然大笑道：「好！好！好！姓石的這真有種。」說着扭頭往四圍很嚴厲的道：「住手！」就見四週的匪徒，疏疏落落的全都集到一處，大約有三十餘人。雄壯飛也氣息咻咻的躍身到石老鏢師身後，那匪徒高華道：「姓石的！這怎麼樣？」石老鏢師望了望石翠英和雄壯飛，然後扭頸從夜色漫漫裏望了望車馬，居然原地不動一點兒未曾驚散。便道：「好，好！好！」這時雄壯飛躍身車前，催促着轎車牽馬到石老鏢師的身畔，便束緊衣裝，將劍連顫了幾顫，望着石翠英道：「師妹，小心着師傅，待我去應敵。」石翠英剛想說「不吧！」可是雄壯飛已一陣勁風，從石老鏢師的身畔撲過去，將劍指了那匪徒道：「這狹路逢仇之舉，在江湖上根本不算什麼，可是這樣糾黨成羣的報仇，是練武之流所不屑爲的，難爲閣下破例，我雄壯飛自知武功不濟，可是極願意領教領教。」那匪徒退身一步望了望雄壯飛，冷然一笑道：「小師傅您……」言未訖，一陣勁風已自腦後撲過來，那匪徒急忙閃身，一條影子箭也似的撲過去，就聽得「噹」地一響，雄壯飛已將劍迎住這撲來的一名匪徒。

那匪徒高華急喊：「四弟留神！」那匪徒並不答話，將一柄厚背金鐵刀施展開「五虎斷門刀」的路數，迎而向着雄壯飛沒頭蓋臉劈來，雄壯飛雖未經過大敵，可是石老鏢師已將江湖上各門各派的功夫，一切

禁忌等，完全教導了雄壯飛，故雄壯飛一看認識這是「五虎斷門刀」，立時左步往斜刺裏一閃，右腳跟着一步，劍如游龍自下往上一翻，便切匪徒持刀的右腕。那匪徒似乎微然一震，翻腕將金背刀一提，提右腳含胸吸腹，雄壯飛的青鋼劍，竟被匪徒的金背刀蕩開。但雄壯飛身法伶俐矯捷，跟着「怪蟒翻身」電閃似的蹿到那匪徒的身後，右腕一翻「青龍擺尾」式平削匪徒的後腦，那匪徒覺出雄壯飛的身子不凡，急落右腳全身下煞，金背刀自左臂射下穿向身後上挑，縮頸藏頭躲過雄壯飛這一劍。雄壯飛復進左步，「倒掛金鈴」，右腳竟躡在匪徒的左肩上。那匪徒想變勢已來不及了，身子往後一躺，便三翻兩滾了。

匪徒羣內忽有人罵道：「好小子，真你的。」話未到人先到了，一桿素纒蘸金槍，箭也似的往着雄壯飛後腰扎來。雄壯飛耳音甚好，右足落地，青鋼劍隨着上身扭轉之勢，「進步撩陰」，劍光竟擦着槍桿往匪徒的下身擦去。那匪徒似乎是個積年老賊，竟一退左步，「琵琶式」將槍桿一立，雄壯飛的劍只差了二寸。咬一咬牙怒吼一聲道：「看這個！」隨話音身子一躍，劍又變了「蛇掉手」進擊匪徒的右太陽穴。那匪徒一低頭，手裏的素纒蘸金鎗，竟平地一掄，「旋風掃葉」往着雄壯飛足底掃來。雄壯飛只好提氣雙足一躍，剛一落地那匪徒的蘸金鎗，已如一條怪蟒當胸刺來，同時那持金背刀的匪徒，滾身跳起，金背刀已如出水蛟龍，直點後背命門。照這樣前後夾攻，石翠英不由驚叫了一聲：「啊！」將手中劍緊了一緊。

同時石老鏢師身軀也似乎陡然一震。雄壯飛也覺出不妙，但藝高人膽大，身子倏地往下一煞，「九品蓮台」身軀矮了二尺，匪徒的蘸金鎗與金蔽刀變變走空，俱從頭頂直穿而過，鎗長刀短，蘸金鎗幾乎刺在持金背刀的匪徒的前胸，驚得這名匪徒忙撤鎗退步。雄壯飛已就地一個旋風颳，刷地掃將出去，那持刀的

匪徒退身不及，竟被掃出五六步路，撲地坐倒。恰巧落在石翠英身前，女俠石翠英眼快手捷，順手一劍，石老鏢師攔阻不及，一柄青鋼劍就如電閃似的「噹」一聲，將石翠英的劍蕩開，女俠蹀足道：「爸爸！這怎麼？」石老鏢師尙不及回答，那匪徒一滾身滾出五六步路，驚得爬起便跑。

那持鎗的匪徒咬一咬牙，將鎗一抖，撲嚙嚙地怪響，往着雄壯飛刺來。這一番雄壯飛沒了後顧之憂，抖擻起精神，劍一立童子拜佛，往鎗頭上一勒，那匪徒又抽回蘸金鎗往襠下挑來，雄壯飛「燕子旋飛」雙腿往上一飄，跟着右手劍平削匪徒頸項，匪徒連忙閃身退步，雄壯飛雙腿落地「黃龍翻身」劍又如一條銀龍刷地刺將過去。這一下那匪徒遲了一步，劍尖竟自面前挑開鼻竅。「啊」地一聲驚叫，竟自用手丟鎗，掩面飛逃。

匪徒羣內頓時嘩然大喊，紫面匪徒高華氣得顛一顛手中厚背鬼頭刀，正欲出隊前蹤，在黑影裏疾雷似的一聲高叫：「二哥！慢一點，待我黑鴿子去給五哥轉轉臉」隨着一條黑影，果然鴿子似的撲將出去。

那匪徒高華只好一側身止步，讓出這黑鴿子，却在他的身後高叫道：「留神！」那黑鴿子並不答話，一對吳鉤劍分上下二路，一奔咽喉一奔前陰，本來雙鉤不在十八般兵器之中，是最陰毒而最難練的，練出來却非容易，一個不留神，不被月牙護手打傷自己，便是掣肘，吳鉤劍雖名劍，實際就是雙鉤，不過在鉤頭上多添出一個劍尖而已，按着鉤路勾，拉，鎖，帶外，還夾帶着雙劍的路子。黑鴿子這一出隊，那邊石老鏢師就知道這名匪徒武功一定不弱，看了那飛身外蹤的輕身術，果然鴿子一般落地無聲，一對吳鉤劍，金蟒似的夾着一團勁風伸將出去，便回首望了望石翠英道：「你看壯飛恐支持不了罷！」石翠英道：「爸

「爸不要說了！看那邊。」石老鏢師也就不再說，只見雄壯飛施展開八仙劍的路門，「杏花春雨」，「鷓子翻身」，「三環套月」……一柄青鋼劍擋前遮右之中，也找敵人的致命處下手。

那黑鷓子的吳鈞劍，並不弱於雄壯飛，二人剛一搭上手，雄壯飛便覺出這名匪徒的身子矯捷不凡，不敢大意，來往奔騰了數合，那匪徒黑鷓子的吳鈞劍單找雄壯飛的劍。雄壯飛也明白，一經碰上必被鎖住帶出手去，所以只仗閃展騰挪，匪徒的足步聲，在這萬籟皆寂的塞北野外，更是顯得清楚。又鬪了數個回合，那黑鷓子怪吼一聲，一對吳鈞劍跟着身子游龍也似的，一奔頸頸，一奔左腰，雄壯飛覺得匪徒拚命了，更顯得小心，身腰往後一煞，跟着往左一上步，劍尖翻轉「白猿獻菓」，左手護腕將劍往着匪徒右脅便利。那黑鷓子縮右腿，將右手鈞翻腕往上一提，雄壯飛來不及撒劍，那黑鷓子的右手鈞已掛住了劍鋒跟着左手鈞又使出鈞掛擦陰的手法，往檔下撩來。雄壯飛覺得不好，只好撒手丟劍，身子往後一蹶，「噹」的青鋼劍墜地。

那匪徒黑鷓子心狠意毒，趁雄壯飛剛剛蹶出雙足尙未踏實，早又鷓子似的撲將來，一對吳鈞劍仍分上下二路兜抄而來。那邊石翠英陡然一聲驚叫時，雄壯飛一滾身已被蹶出五六步路。黑鷓子並不因此停手，相反的吳鈞劍尖雙雙一指雄壯飛的前胸，雄壯飛却就地一滾，兩條腿刷地往黑鷓子下盤掃來。那黑鷓子猝不及防，被勾住一條左足，幸而黑鷓子不愧鷓子之名，一提鷓腿，雄壯飛雙腿掃空，跟着一翻身滾開險地。黑鷓子却又猛撲而上，一對吳鈞劍雙雙直劈而下。可是「噠」「噠」兩聲碰響處，兩支「決雲弩」從石翠英的身上發出，跟着石翠英已凌空蹶到黑鷓子身畔，青鋼劍一指，黑鷓子「哎呀！」一聲慘叫，身

子撲地便倒，一雙吳鉤劍夢夢出手，左手與右腮同時各釘一支「決雲弩」。

血灑沙塵，黑鴿子頓時痛得連聲慘叫，翻滾不已，匪徒們一個個便撲奔石翠英，高華首一個一舉鬼頭刀逕取石翠英的左肩，另一個匪徒挺手中銀鎗直挑雄壯飛左右兩脅。雄壯飛兩臂一擡，低首緊身一縮，兩條大鎗從左右兩肩穿出背後，跟着撲地兩個鴛鴦腿，兩名匪徒球也似的翻滾出三四步路。雄壯飛立時縱身拾劍，耳畔一陣金刀劈風的聲音，雄壯飛來不及閃身，一足踩劍，扭轉上半身施展「白手奪刃」的招數，右臂怪蟒似的撲地刁住背後匪徒的右腕，右腿一提，膝蓋正頂在匪徒的右脅上，「吭」一聲，俯身退下一步。雄壯飛搶劍在手，頓時精神抖擻，顫一顫劍鋒，便奔高華身後。

此時羣匪一半人圍住石翠英和雄壯飛，一半人便向石老鏢師及車馬欺來。所幸石老鏢師的一般車夫，都是久經訓練過的，懂得鏢車的規矩，已經是槍去罩刀出鞘，三輛車並排兒立在一起，四個車夫便每邊二個護住左右，一見羣匪逼來，便蓄勁作勢準備廝拚。石老鏢師怒不可遏，緊了緊「決雲弩」，揮劍迎頭接住羣匪。喝一聲：「休得藐視我石雁飛……」該音未了，便如餓虎撲食撲進匪羣。

果然人老却有廉頗之勇，青鋼劍起處，匪徒內便接二連三倒了好幾個。石老鏢師施展着「太乙八仙劍」，眼睛一瞟四個車夫，已然傷了一個，倒臥在輪下，三個車夫也眼看不支。石老鏢師怒吼一聲，青鋼劍頓然一變，飄起一片白光，邊施展着劍法，邊欺身退到車前。偏是匪徒討債鬼似的，一步也不放鬆，漸漸退到車前，四馬一騾已被這「鏢！鏢！鏢！」刀劍相碰的聲音，驚得二十隻鐵蹄，亂跳亂迸，車身也跟着亂翻亂顛。石老鏢師倏地一矮身軀，兩個盤施叻地躍上當中車棚，一招手「嗤」「嗤」數支「決雲弩」分向左右

兩邊掃射過去，立時幾聲慘叫，退下好幾名匪徒。三個車夫也各各躍上車轅，鞭梢一揮，一面抵禦匪徒，一面駕車慌不擇路的往前闖，廿隻鐵蹄奔騰，立時衝倒了好幾名匪徒。

羣匪嘩然大罵，又從黑影裏追上數名手揀腿快的匪徒，轉到車前便斬馬足，石老鏢師只覺得車身一顛，跟着耳畔一聲長嘶，那車竟往前一栽，石老鏢師趁着前栽之勢，單腿一點車棚，身子凌空斜身躍下車棚，那車竟跟着馬蹄一塊栽倒路邊。匪徒們竟又撲上石老鏢師，惹得石老鏢師素怒異常，那兩輛車子二匹騾馬，早又鐵蹄奔騰，輪聲噶噶，沒入夜色茫茫之中了。

當下石老鏢師剛剛立定，首一名匪徒雙手持一把青鋼劍，劍長力沉，竟往石老鏢師當胸刺來，石老鏢師一看暗吃一驚，這名匪徒竟使用的是四尺五寸的古式劍，武功當然不弱。劍尖剛剛及胸，石老鏢師倏然一甩蒼鬚，右手劍隨着扭身之勢，竟從匪徒劍下攔腰便斬。那名匪徒一坐腕子，身軀一煞，劍尖往上一挑，攔開石老鏢師的劍鋒，跟着一翻雙頸，劍如怪蟒，平削石老師的右腕。石老鏢師向左一閃，懶得再鬥，橫左臂「嗤」的一聲，一支「決雲弩」竟射入匪徒的右腿。一聲慘呼，用手丟劍躍出五六步路。石老鏢師就如猛虎般反身倒躍到雄壯飛身畔，劍鎗一指一名匪徒的後腰，早已倒地。喝道：「大膽匪徒還不後退，我石雁飛不會栽到這裏，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那紫面匪徒高華，一看自己的兄弟，已有五六個受傷，憤怒之下，便棄了石翠英竟撲向石老鏢師，怒喝：「姓石的！今天能叫你們三人逃出我們的掌握，從此北道上便沒有我姓高的。相好的還不納命！」說着鬼頭刀一揮，羣匪一陣鼓噪，竟將石門三武師圍住。

刀劍交拚之下，畢竟石門三武師，武功智識高出匪徒一籌，三人背脊對貼，鼎足式抵禦羣匪。一場混戰，石翠英已漸漸額角冒汗，心裏一急，劍路更顯着遲緩，羣匪似乎有着預先的計劃，竟只往三人當中拚命攻入，以分散三人的鼎足式。雄壯飛一個大意，竟被匪徒纏閉石老鏢師父女，被圍一邊。石老鏢師回首一看，不見了雄壯飛，覺出事勢不妙，便道：「翠英你不要再戀戰了，走吧。」

說着一揮青銅劍衝出匪羣，回首一看石翠英尙在被圍之中，想返身重入，可是高華却已跟在身後，鬼頭刀電閃似的往後腰砍來，只得閃身與高華動手。一面動着手一面高喝：「翠英，還戀什麼？壯飛……」

可是那邊石翠英却只覺得腿部一軟，似乎要栽倒就地，連忙一擺青銅劍衝出匪羣回首一看石老鏢師和雄壯飛仍然在苦戰之中，一咬銀牙想返身重入戰團，可是禁不住膝部發軟，而且微微作痛，石翠英是一個女孩子，在生理上已有了顯著的變化，自己也明白，在這苦戰之時，保不住生理上不可告人之秘密又在發動了。當下顧不得什麼，一矮身子躍出戰團，展開輕身術刷的躍出五六步路。一連幾躍，已有開羣匪四五丈遠。在夜色茫茫之中，却有一件暗器夾着一團勁風奔到腦後，石翠英一閃身，那暗器竟落在地上。石翠英顧不得再事應敵，只電閃似的想找尋車子換小衣，分明車輪之聲尙在前面奔騰，可是石翠英循聲尋蹤追出三四里路不但車聲沒了，四週靜悄悄的，只塞北的寒風吹着秃枝嶺嶺作聲。

石翠英慌不擇路的，登上一個土墩，在夜色茫茫之中，四週望了一望，任什麼也沒有。便想找一個僻靜的地方脫去濕淋淋的小衣，剛一擡步止不住頭腦一暈，腿部一軟，竟撲地歪倒土墩之上，翁的一陣眼花

，不由以手按額哼了一聲。

風搖枯幹，聲音很是淒厲，石翠英竟被這風聲吹得戢然一驚，立時躍身直起，勉強剛走了幾步路，腿下又是一軟，趕快劍尖點地支住全身，眼光不由四週一掃。一落眼在那黑沉沉的夜色之中，分明有一盞燈光射出叢林，既有燈光必有人家，立時精神一振。

燈燭光的遠近約在三四里以外，打量着大約就是「青羅口」，抬了抬兩腿，施展開獨門絕藝「覓棕藤」的輕身絕技，想早一點到「青羅口」，換去濕衣，再回來接應爸爸師哥，繞出叢林，但燈光却又不見了，石翠英早已估量了地勢，一直往着前面撲奔而去。

行了兩里多的地方，向左一轉，一片斜坡前面只有一條小道，在夜色沈沈之中，石翠英早已行到了燈光近處，看了看，却是「青羅口」外的一家茅舍，估量這房子不過三四間之數，四週圍着籬笆，屋後空曠，似乎像個菜圃的樣子，女俠石翠英覺得這時神思沈沈，膝部發軟，急的籬笆門敲了幾下，但一無人聲，二無犬吠，燈光依舊，石翠英又敲了幾下，忍耐不了，強提起精神來從籬笆缺處一躍而入，沿着寬不及尺的人行道，繞到屋前，聽了聽還是沒有人聲，燈光自窗隙中透露出來，石翠英覺得非常為難，正不知這家誰在屋裏面，是男是女，是夫妻呢，還是父子，正好屋內發話了，細聲細語的說：「小玉子已然十七八歲了，什麼事不知道，周家小牛兒更不是東西，自古道：「女大不可留，留來留去留成仇」，還是早點打發出去的好」，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道：「狗兒媽，你就不用說了，我何嘗不知道，只可惜咱娘死後，只留下這麼一個妹妹，什麼事怎不留他一二分，雖然妹妹不好，我做哥哥的也不能說她什麼呀！」接着一聲嘆

氣，聽着那女人好似火了，放高了喉嚨道：「什麼，說來說去還是自己的妹妹好，既然是自己的親骨肉好，爲什麼要娶我，天啊！我太命苦了」。抽抽咽咽的好似在哭起來了。

那男子好似嘆氣道：「這又從那裏說起呢？無緣無故的深更半夜的又哭那一門子。」這一句話可說壞了，聽得那女人兀的跳下炕來道：「我哭你管得着嗎？早知道我愛哭，就別要叫，我走了好，省得小玉子那丫頭背地理說我，狗兒媽會告枕頭狀。」說着嘆嘆的足步聲，直奔屋門要衝關而出。

女俠石翠英才知道這家是夫妻倆，一個妹妹一個孩子，正不知尚有着多少人口，聽得足步聲到了屋門，剛想閃身，可是那男子似乎已拉住了那女人道：「狗兒媽，妳消消氣吧，只怪我說錯了，沒的爲了小玉子惹妳生這麼的大氣。」旁邊屋裏却「哇」的一聲哭起來了道：「哥哥，我太苦命拉，你還留我作什麼，沒的惹哥哥嫂子成天吵，我走了好。」說着又是一陣嘆嘆的足步聲到了屋門邊，但似又被那男子拉住了道：「妹妹，妳這又何苦來？有什麼話明天說好了，深更半夜何必吵。」但那女人却又放高了喉嚨道：「不行，有什麼話，只及今晚最後的一次了……」那男子急得什麼似的道：「這叫廢話不用多說，反正什麼話明天再說不晚。」

那叫小玉子的却在旁邊嘮嘮叨叨的哭着道：「死去的媽哪，我太苦命了。媽！你有知怎不叫我隨了你也好扶持你，怎麼叫你這苦命的女兒活在世上，日日受折磨……」那男子勸了這個又勸那個，最後急得一蹶足道：「我全不管了，由你們鬧去吧！」說着兩扇屋門突的一啓。

女俠石翠英正覺爲難，急閃不迭，可是那男子似乎特別眼尖，一眼瞧見了石翠英持劍的姿勢，正不匆

是男是女，是匪徒是官役，驚得一縮身「砰」的關上了門，頓時屋子裏，桌椅碰擊聲鬧成了一片，石翠英自悔失算，將劍倒提身後，走到窗前婉聲道：「你這位大哥不要害怕，我不是歹人，是路逢匪人的客商，想在你的屋子裏休息休息。」

聽得屋子裏噙噓地好似在商量什麼，隨着那窻紙「嗤」的一聲挖了個小窟窿，石翠英忙一閃身立到窻前，讓屋子裏的燈光映在身上，但那男子却自窻內發了話道：「你是個女子怎麼說是個客商？爲什麼還拿着武器呢？」石翠英婉聲道：「你這位大哥怎不懂得江湖上的一切，和北道上的難走，我家是個保鏢的，剛才說錯了。」

原來在關外熱河一帶的土居人民，都有執誠招待投宿客人的風氣，尤其是練武的人，他們更加歡迎，至於他們歡迎招待的原因，據我向老於江湖的同道探詢結果，說來也許沒人相信，原來在北道上的強梁之徒，是遍地皆是，不過匪徒們「盜亦有道」決不劫盜搶奪當地的土居人民，甚至於加以保護，關濟無以爲活的窮苦百姓，所以北道上的匪徒儘管多，而土居人民們仍然安居樂業的多，不過有那般新上跳板或者不懂得江湖道義的匪徒們，才少不了有打家劫舍的行爲，所以北方的土居人民，差不離的都是個三招兩式的，藉此保護身家。但是防備狗竊鼠偷一路有餘，對於真正土匪老爺們還是沒有辦法，按着習武人的天性說，是濟貧扶弱抑強誅惡，俠肝義胆傲骨鐵心，對於不相識的生人有了什麼困難，尙且伸手維持，何況武林同道呢？在習武的人有句口頭禪說：「紅花白藕青蓮葉，天下武術是一家。」同是習武的人，見了面尙且親親熱熱不分彼此，一旦有了困難，伸手扶助，又無怪其然了。所以石翠英就不自諱的直陳。

停了一刻，當下屋內又是一陣桌椅搬碰之聲，屋門已啓，石翠英借着燈光看了看那男子，年約三十左右，挺腰挺胸，樣子很雄壯，也頗像個練武的人，兩個女人也都立在那男子的身後，蓬鬆着一頭烏髮，都拿眼死盯着石翠英。

女俠石翠英不慌不忙進了屋門，將劍立在牆隅，向那男子行了一個禮兒道：「這位大哥，恕我深更半夜的冒昧了，可是如非萬不得已，我也不來打擾府上的。」那男子退了一步，又在燈光影裏上下打量石翠英道：「你這位小姐，我相信你是一個好人，但不知怎的祇你一個人深宵夜行？」石翠英覺得不便直說，便道：「我們父女是鏢行的人，因去探親路逢仇人劫殺，因身子似乎受了什麼傷，故逃來府上休息休息了。」

那男子遲疑了一下，望了望石翠英，又望了望那兩個女人，見石翠英的週身不像是受了傷的樣子，便又退了一步道：「你這位小姐是那兒受了傷，我家素常置備着刀傷藥，叫我家裏給你治治。」石翠英面孔紅了一紅，那女人和那女子似乎已明白石翠英的意思，便領着石翠英進了內室，問了問石翠英，她便將原因說出來。那女子就連忙給石翠英換了一條小褲，剛要換好，突的屋外「哎呀」一聲，這聲音突如其來，那兩個女人尚在怔神的當兒，石翠英已一躍下床，脚尖一擦門帘子，「拍」一聲一支弩箭正釘在門框上。石翠英忙一低身，借着燈光一看，那男子已抱着大腿痛得滿地亂滾。

石翠英大吃了一驚，躍身出室便想伸手撈劍，可是撈了一個空，青鋼劍已不翼而飛。石翠英不由大怒，忙問那男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尙未開口，那窗外却有人冷然一笑。石翠英聞聲悚然，想不到匪徒

竟會跟蹤而來，並且盜去了青鋼劍。

當下也來不及再開那男子，嘆的一口將燈光吹滅，手邊已失了武器，所幸「決雲弩」尚在身邊，就用手攏了一攏目光，從黑影裏往窗外看去。黑沉沉任什麼也沒有，尚恐匪徒潛伏在籬笆後面，當下拿過一把破椅子扔到屋外，却任什麼動靜也沒有。

石翠英也明白江湖道上的一切行動，「鱉」的從門旁竄出屋去，跟着三蹤兩蹤已然躍過了籬笆。回首一看一幢茅舍隱在夜色沉沉之中，來不及再查看匪徒的蹤跡，便循着舊路展開輕功絕技，電閃似的往回路撲奔。

萬籟皆寂，方才血戰的原地，已經空蕩蕩的四無人跡了，前後不過半個時刻的辰光，竟有這意外的變動，不由大吃了一驚，忙伏身貼地使出江湖道上的「聽聲術」，但四野寂靜，一點足音也聽不出來，忙不迭的起身想追尋車馬，但旁邊的空林內，樹葉兒彷彿頓然間受了暴風的搖撼，石翠英畢竟出身武林，已聽出聲音可異，又一伏身往空林看去，任什麼也沒有，剛一貼地，耳中就聞得沙沙的足音，似乎繞着樹身打旋。

石翠英藝高膽大，也不顧有多少匪徒，一縱身躍到林邊，按江湖道上的禁忌，是「逢林莫入」，石翠英也明白這一點，並不驟然便入，只向林內發話道：「是好漢子請出來！」石翠英一連說了兩聲，並無回聲。石翠英不由心地轉疑，又繞着林子走了半個圈，這時身旁隱隱聞到馬嘶之聲。女俠石翠英當下來不及再向林子內追尋盜蹤，一伏身驚伏，循聲往尋馬蹤，聽了聽馬嘶，似乎在山崗子西邊，待再過去四五里

，馬嘶聲又似乎轉到山崗子北面。石翠英忙又尋聲追過去，馬嘶聲却已寂然，累得石翠英已香汗淋漓。

心急如火，恰巧山崗子嘴上有一塊巨石。四週一望，除了黑鬱鬱的密林以外，在這夜色沉沉之中，雖然石翠英的目力很好，在這微弱的星光之下，却也查循不出車馬人跡。正打算撲下這塊巨石，腳剛一提，耳畔一種暗器破空的聲音，刷地夾着一團勁風奔來，女俠石翠英「倒翻雲」躍下這塊巨石，那暗器「砰」地一聲碰在巨石之上，激起幾點火星，那發暗器的手勁殊足驚人。隨着礮礮的一聲冷笑，刷地一條黑影撲上石翠英方才立腳的石上，單足一立，巍如山岳，靜如石像般望着石翠英。

事出非常，女俠石翠英仗着藝高人胆大，並不驚駭，昂首望了望那名突如其來的匪徒，一在石上一在石下，雖然相隔兩丈高度，但女俠石翠英已看清了那名匪徒的像貌，却正是千里迢迢投書石府的黑鐵塔程英。

一片怒火，不由沖透出女俠石翠英的頂門，也不顧慮到這名匪徒有無利器，赤手空拳奮身反撲上這巨石。人在凌空，右足先出，足尖電也似的，直取這名投詐書的程英面門。這黑鐵塔程英果然鐵塔似的兀然不動，待女俠石翠英，足尖剛離面門二三寸的先景，身子倏然一閃，左手往上一抄，便欲抄住石翠英的右腳，右掌便擊小腹，這「燕形掌」果然掌捷勁足，還夾着一團勁風。但女俠石翠英身手敏捷，不待這黑鐵塔抄住右足，右腿一牽，身子倏地一煞，足落石上，右臂已撲地，往這黑鐵塔程英的右臂。

這黑鐵塔便順勢掌往下一落，便欲切擊石翠英前胸，但石翠英畢竟武功不弱，身子往左一閃，右手仍刁住黑鐵塔的右臂借「四兩撥千斤」的手法，輕輕往前一帶，這名匪徒黑鐵塔程英，鐵塔似的身軀，隨着

石翠英往前一帶之勢，竟平空的栽下這方巨石，直到距地二三尺處，他才兩肩一擺，勢足落地。石翠英已跟着疾風也似的躍下巨石，足尖輕點這黑鐵塔的後腰「命門穴」，電光石火，只一瞬之間，這黑鐵塔程英卽可命廢塵埃。

孰料這黑鐵塔程英，不愧受業名師，居然學會了「聽風術」，女俠石翠英的脚尖剛自身後點來，這黑鐵塔程英巨偉的腰軀向左一扭，雙肩一煞，身軀自前而後，左手趁着悠勁蕩開石翠英的足尖，右手又施展開「形意劈掛掌」撞擊石翠英的前胸。石翠英不料這名匪徒，却有這樣的身手，而且手手都含有侮辱的成份，直羞的玉面飛紅，怒焰萬丈，立時含胸吸腹，身軀往後一煞，右掌拚起二指一點這匪徒的「脈門穴」。這黑鐵塔程英單掌走空，女俠石翠英的雙指已經點到手腕上了，趕忙一縮右掌，然而女俠石翠英一上左步，右腿一擡，正踢在匪徒的小腹之上，頓時巨偉的身軀「蹣，蹣」倒退了好幾步路，撲地倒坐於地。但這名悍匪具有超特的本領，雙腿一挺「鯉魚打挺」蹣起來了，喝聲：「着」，「嗤」的一聲，一支「鴛鴦圈」順着這名匪徒一臂前順的直勁，往着石翠英的鼻梁骨飛來，石翠英一閃身，這却招出她的「決雲弩」柳腰一擺，玉腕輕揮，「嗤，嗤」兩響，這名匪徒「哼」了一聲拔步握肩飛逃了。

女俠石翠英惱恨之餘，遂也一矮身軀，踩着亂石追逐盜蹤。這黑鐵塔程英雄偉的身軀，看去似乎呆呆不靈，可是行動起來，却是飄忽不定。石翠英亦步亦趨窮追出五六里路，已繞過青蘿口，這時馬蹄奔騰之聲，又隱隱的傳入石翠英的耳鼓裏，略一停頓這名匪徒已躍出五六丈路，前面黑叢叢的一片密林，這黑鐵塔程英一矮身，就想躍入，可是石翠英已判了怒火惱恨至極的地步，怎能讓這名匪徒免脫，眼看着五六丈

路的隔離，又將「決雲弩」一嗤！嗤！發出兩支，這黑鐵塔程英一擺臂捨命奔入，撲的便倒在一株樹下，似乎「決雲弩」已射中了要害。石翠英剛想前蹤，結果這黑鐵塔，一洩餘忿，可是鐵蹄奔騰夾雜着輪聲鏘鏘，又復傳入耳鼓之內。一想爸爸和師兄不知如何，還是找到一處，再決定一切，然而石翠英循聲尋蹤時，蹄聲輪聲却又寂然了。

彷徨無主，女俠石翠英來回奔馳了多次，看看天色已將五更，回頭再望青羅口，在曉色迷濛之中，又多了幾點燈火。平林大漠，在這清晨之際，曉風吹來更覺得寒意逼人。

女俠石翠英又扭首望了望青羅口，打算往青羅口去看石老鏢師的蹤跡，然而在停身之處，却有衣襟帶風的聲音。這聲音一經傳到石翠英的耳鼓裏，悚然一驚，一條黑影箭也似的從石翠英的身畔衝過，沿着平林鷹伏鶴外，只顧飛奔。石翠英不由得銀牙一挫，矮身追循，瞬眼追出三十餘里，天色已經漸漸的發白，前面的那條影子却已渺然無蹤，一片大村鎮出現在面前。

石翠英飢疲交攻，低首看了看身上的裝束，便除去包頭，又將衣鈕鬆去許多，看了看週身有沒有特別招人注意的地方，方始姍姍的轉過這片村鎮。

晨曦初上，鄉村的人在這初冬之際，已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循例，尚在擁着熱被窩高臥。女俠石翠英走了三四家小飯舖。飢饉所迫，來不及審查這小飯舖的內裏情形，一頭撞進去，隨意的要了兩樣隔夜菜，吃飽喝足，所幸石翠英身畔尚有幾兩銀子，算還了飯賬，精神覺得倦極，便伏身在桌上，兩眼不由自主的由隔扇內向街道上看法，在這塞北野外的清晨，街道非常寧靜，石翠英望了一陣，腦子裏却是思潮起

伏。

突然一陣馬蹄之聲，自遠而近，劃破了這街道的寧靜，店中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計，探首一看，嚇得一縮首往回裏便跑。石翠英也就忙着起身，從門隙處往外一看，只見三四個壯健漢子，每人牽着一匹健馬，好像剛剛下馬，緩步閑行的樣子，不由心地一動，目不轉睛的望了多時，那幾個漢子牽韉徐行到這小飯舖的門前，却突然間一個個扯韉飛身上馬，往着街道北面絕塵而去。祇這一瞬之間，石翠英已看清了，內中一個纏白布的漢子，正是那黑鬍子，背上一對吳鉤劍，映着朝曦閃閃放光，鞍旁一柄青銅劍垂青穗，正是雄壯飛之物。一腔怒火幾乎又冲出腦門子，連忙出了店門，朝北一望，那幾名匪徒的馬羣已隱沒於林皋之間。女俠石翠英既見了雄壯飛之物，似乎已證明了雄壯飛生死未卜，更不知石老鏢師的去向，料想十之八九，是已涉險途了。

當下女俠石翠英，來不及料想出判村鎮之外，一伏身軀緊緊追出這村鎮，前面羣匪的影子雖已沒入莽林之間，然而馬蹄奔騰之聲，仍很清晰地隨着塞北的風吹入耳中。循聲追蹤，轉過這片莽林，前面馬蹄聲，又轉入另一座叢林之後了。女俠石翠英急急交作，更不放鬆，施展開輕功絕技，在這塞北大野，刷，刷，刷，一蹶就是好幾丈遠近。身軀一起一落，那消半個時刻，前面馬蹄蕩起來的塵土已經遠遠望見了。

匪徒們仍一個勁兒的伏身縱縱飛馳。女俠追了一刻，前面已是崗巒起伏，漸漸的行近萬山之麓。石翠英明知這般匪徒們，是早已有了預先的計劃，不過不知道爸爸的生死，和雄壯飛的去向，有這般匪徒們的來蹤去跡，倒不難以尋找出來。當下仍不放鬆的追了一程，前面一條山口已隱隱在望，這羣匪徒們的騎術

，也非常的精神，祇兩腿一夾馬腹，雙臂一收一放，控制自如，瞬眼騰雲似的躍入這片山口之內。石翠英也追到這座山口，馬蹄奔騰之聲雖仍清晰，可是人馬均渺，進了山只一望，前面雖有一條路，而尙分數股，不知羣匪從那一條岔路走的。石翠英望了一陣，即縱身躍上一條山崗，四週一望，只見亂石嵯峨，叢林繁密，而山風也不時夾着粗砂撲向人面，石翠英一連躍上幾條山崗尋覓馬蹤，但路迴峯轉，那羣匪徒却不知隱沒到那裏去了。

望了望天色，約在戌時左右，計程當追出廿餘里了。此時腹中已漸漸地覺得飢火上升，四週一望，除了起伏的崗巒以外，見不到一絲兒炊煙上升。石翠英的秉性，雖是一個未出閣的黃花女兒，然而爲了武功的鍛鍊，已將女兒的性情，幾乎治成了男子的心胸，胆大好強，雖處在這樣的境界之內，仍然扭不回她這胆大好強的心性。又縱過兩三條山頭，前面一條深谷，夾在兩山之中，往下一望，黑黝黝的正不知有多少丈深。可是在這谷旁却有一股小道，蜿蜒曲轉，也不過兩三尺寬闊，依山巒成，上面是峭壁插天，下面是深壑無底，除了可以行人以外，若要通過車馬，也不知要多少困難。

女俠石翠英漸漸行近這谷旁的小路，只聽得四面山風挾着風沙撼樹的聲音，猶如猿吟，好似虎嘯，所幸石翠英已用綢巾包好了一縷青絲，雖這樣還是落了一頭一嘴的沙土。曲折行了里許，前面的道路漸漸寬闊，也可以變騎並行了，正好前面一方巨石臥在路旁，石翠英覺得神思倦沉，雙膝發軟，就坐在石上歇息一下。不想石翠英剛一坐下，有一種景物落到石翠英的眼中，她立時精神一振。原來在離她五六步路的地方，是幾堆黑黃的馬糞，尙在懶懶的冒着熱氣。

空谷遺跡，證明了羣匪剛剛由此竄逸，可異的是在夾谷地方，闊僅二三尺的小道上，却無馬蹄蹤跡，却只遺留下幾堆馬糞，這種惘恍迷離的行蹤，也真出乎意料之外。

當下女俠石翠英，慌不迭的尋着馬糞的去向，沿着曲折百轉的谷道，繞出這片夾谷。眼前豁然開朗，但見四山如列屏幃，鳥道如懸，不用說羣匪一人一騎飛越這許多險阻，就是精於武功的人，也覺得難以行走，然而路上馬蹄忽現，分明是朝着前路往北曲折而去，這種精純的騎術，也殊堪驚人。

所幸女俠石翠英的家傳獨門絕藝「祝棕藝」，以輕功見長，有時沿着鳥道，有時腳踩着亂石，履險如夷。一直跟着盜蹤追了十多里路，一看天色已快到午刻，而盜蹤仍然茫茫渺渺。但是女俠石翠英個性執拗，依然不達到目的，誓不罷手。又隨馬蹄蹤跡，翻過幾個山頭，走了三十多里，前面一峯，兀然聳立，四面山嘴，怪石嶙峋，或臥如虎伏，或尖似牛角，當中只有一條尺多闊的鳥道，蜿蜒曲折，不過半里多路就隱沒入叢林之內，而蹄聲馬嘶還隱約可辨。

石翠英的精神又頓一振，繞過了這片山嘴，叢林黝暗，風撼枝梢，沙沙作響，石翠英把銀牙一挫，先整了整「決雲弩」，驟如飛鳥，斜身撲入林內。馬蹄踏在枯枝之上，聲息隨風傳來，女俠在叢林之內，左閃右挪，穿梭也似的追蹤而下。這片叢林似乎並不大，倏而眼前開朗，又是一條幽谷展在眼底，聽了聽馬蹄聲却又寂然，石翠英左右展望了一下，猜不透這羣匪徒何以這麼行動飄忽，回首望了望叢林之內，黑黝黝的差不多一丈之外就看不出人影來。她在谷口徘徊了一陣子，不但四週寂然無聲，就連前面的路子都不知轉向何處去了。倏而一陣微風過處，似乎一種極細微的聲音傳自谷底，女俠倏一驚，望了望谷底也是怪

石峻嘯，幾不見底，由那種聲音聽去，似乎聽得嘵嘵爭辯之聲。突然一聲慘呼，女俠陡的毛髮悚然，心裏一陣奇痛，兩腿慌不迭的脚踩亂石，縱身躍入谷底。僅兩丈多路，眼前一堆黑影悄然不動，三兩躍躍到跟前，只一瞬，石翠英一聲慘呼：「爸爸……！」頓時痛倒在地。

第四章 懼滅門泛舟隱滄浪

這意外的慘事，使女俠石翠英柔腸寸裂，突地撲在這奄奄垂斃的石老鏢師身上，僅叫了一聲「爸爸！」便痛暈在這血跡滿身的石老鏢師身上。

這時山風突地從谷口沖入，隱隱如走雷霆，在那夾崖上，正有着幾名匪徒，望着石翠英這楚楚可憐的情態，發着磔磔的笑聲，如怪梟鳴，如蜀鷓啼，互相應答着。

畢竟石翠英不同流俗的女子，暈了一刻，便即醒轉，看了看石老鏢師的週身，只脇間兩處劍傷，尙在汨汨他冒着血珠。估量傷處，大約是用劍自左脇而入右脇而出，匪徒手腕的毒辣，和行動上的飄忽，沒有預先的計劃，決不能使老於江湖的石老鏢師這麼容易身遭慘死。

這時那夾崖上的笑聲，却益發高昂，石翠英瞿然一驚，扭頭望了望夾崖之上，這時的時光雖尙在午後未時，但陽光係自峯頭斜射而人，經過濃密的叢林，以致這在幽谷之間的光綫也很幽暗，在那崖頭正有幾個匪徒，探頭望着石翠英磔磔發着怪笑，大仇當前，女俠忘了一切，銀牙一挫，便棄了石老鏢師的屍體，奮勇飛上夾崖，足剛點地，便「嗤嗤」連響，射出幾枝「決雲弩」，匪徒們早吃過石家父女這獨門利器的

虧，不待石翠英射出，早已引身退出好幾步遠。左閃右挪，好幾枝「決雲弩」，雖未全數射中，却已有幾名匪徒身上中了「決雲弩」。立時一陣奔馳騷動，那赤面匪徒高華率衆當先，恚怒之中，手擎鬼頭刀，往着石翠英遞來。這時女俠石翠英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立時一上右步，高華的鬼頭刀砍空，力量過猛，身子擺了幾擺，女俠石翠英單掌一撞這名匪徒的右臂，哧地撞出好幾步路去。若非這夾崖寬闊，早已墜入谷底。

石翠英剛將高華撞出去，黑鷄子的吳鈞劍，却又似兩條銀龍似的便到了胸前。石翠英知道這名匪徒武功堅實，同時怒恨異常，安心將這黑鷄子置之死地，不等黑鷄子雙鉤及胸，哧的斜身撲出四五步路，「嗤」的一支「決雲弩」，往着黑鷄子面門射來，隔離既近，準頭又確，撲地竟射中黑鷄子右眼。黑鷄子頓時痛得一跳兩三尺，慘叫聲裏，用手丟鉤去摸右眼。石翠英身捷手快，伸手搶鉤，刷的一擺鉤尖，直取黑鷄子的咽喉。

生死俄頃，背後高華眼看同黨要陷敵手，怒喝一聲「着」，鬼頭刀竟取石翠英的後腰，石翠英身陷險地，四面都是敵黨，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嬌軀一扭，一提右腿，吳鈞劍往上倒提，那匪徒高華的鬼頭刀，竟被吳鈞劍的峨眉枝子鎖住，高華猛地吃了一驚，急急一縮右臂抽回鬼頭刀，不料石翠英却以鈞變劍順勢一落右足，前弓後箭，右手的吳鈞劍已順着鬼頭刀往回抽的勢路使了個「望海式」，鉤尖已及胸膛，這匪徒高華急閃不迭，女俠石翠英却更進半步，吳鈞劍劍尖撲地已刺入這名匪徒的前胸。高華一聲慘叫，搖搖欲倒，石翠英却倏地抽回鉤尖，脚尖起處，這名匪徒同着鬼頭刀同時墜入谷底。

一瞬間盜黨之內連傷二名硬手，羣匪一陣鼓噪，四散奔竄。石翠英一把吳鉤劍，銀龍似的左鈎右刺，單找黑鴿子制之致命，但黑鴿子雖已傷了右目，而武功並不因此受挫，握着血流滿面的右眼，捷如猿猴，登上巉巖逃命。石翠英也用下羣匪，獨追這黑鴿子絕崖壁立千萬，兩人蹭蹭追逐直上。

下面羣匪又復鼓噪大罵，可是武功稍差，有幾個腳踩着石隙便往上追，可是追了幾步，却滑落下來。立時石塊噹噹飛蝗似的，往着石翠英飛來。但女俠石翠英已追隨着黑鴿子升上五六丈路，石塊墜落下來，却打傷了好幾名匪徒。那黑鴿子握着傷眼，揉了揉五六丈路回首一望，石翠英已離身後兩丈多路，心慌意亂，誤踩了一塊山石，那山石本已搖動經此一踩，却咕嚕嚕飛馳而下，險些擊中石翠英。上面黑鴿子足底踩空，身子往前一撲，竟爬伏在巉巖之上，石翠英精神一振，「嘩」地又縱上多丈路，已隔黑鴿子不滿一丈，右手吳鉤劍眼看已及那匪徒黑鴿子的右脇，不料黑鴿子突的身子向左一翻，雙腿一舉，左手的吳鉤劍「噹」的蕩開石翠英的右手鈎，跟着右手一揚，一柄「鴉鴛圈」橫着往石翠英鼻樑骨擊來，這意外的身手，女俠石翠英忙不迭的身軀一閃，「鴉鴛圈」擦耳而過。那黑鴿子已翻身立起，也不管山石峻嶒，翻滾而下。待石翠英轉身往下一望，那黑鴿子已經翻回夾崖，與一羣匪徒奔命似的逃入谷口去了。

女俠怎能放鬆這般匪徒，也翻身躍下夾崖，一望谷口之間，靜蕩蕩的，匪徒早已沒了蹤影。回首一望谷底，石老鏢師的屍身却仍臥於亂石之間，不由又痛苦失聲，叫了一聲「爸爸……」飛身躍下谷底，却見一個屍身隱蔽在一叢荆棘之後。石翠英悲痛之餘，又不禁大吃一驚，忙躡過荆棘伏身一望，身量衣服裝似乎是那赤面匪徒高華，可是已失去了首級，那把厚背鬼頭刀却尙在身畔，上面微含着絲血跡，這意外的

事使石翠英怔住了，還以為是雄壯飛壩中追隨，可是四週一望別處是雄壯飛的影子，連個野兔山鳥影兒也沒有。

看看天色，已過了午刻，谷口的風聲益緊，當下石翠英復又走至石老鏢師的身畔，望了望這石老鏢師血跡滿身，一瞬不瞬的樣子，又不禁放聲大哭，叫着「爸爸……」，撲地又伏身在石老鏢師身上，也不顧得血跡未乾，將石老鏢師這沉重的身軀抱將起來，想要轉回谷口，負屍返店。

石翠英的武功本就不弱，石老鏢師身軀雖然沉重，她却可綽綽有餘的。但是累了一天，本就疲乏，又加上這意外的慘變，悲痛之餘，神經上起了變化，剛走了幾步，腦子裏只覺得暈的一起，眼前金星亂滾，雙腿發軟，「哼」一聲，身子撲地坐倒于地。同時石老鏢師的屍身墜地，身體受了震動，那創口却又汨汨地冒着血珠。

石翠英慘叫了一聲「爸爸！」急忙雙手按住創口，止不住淚如湧泉，一直滴落在雙手之上，與那汨汨的血珠融合在一起，人生世間最悲痛的事，莫過於生離死別，何況石翠英身這意外的慘變，生身養身的爸爸，竟這麼慘死於匪徒的辣手之下，四週又沒有另外的親人，怎不柔腸寸裂？然而在她慘痛之餘，在那夾崖之上却正有着一名身懷廿年積恨，吃盡千辛萬苦始償素志的盜寇，望着石老鏢師的屍身，作着礫礫的撩笑，那是二十年前，正當石老鏢師壯年所結的仇人遼東三盜余觀海之子余繼海，棄家遠遁二十年，藝成歸，結連羣盜，計賺石老鏢師，慘戮於獨石口。

這時羣盜已退，瓮身兒立夾崖之上石望着谷底石家父女發着復讎後快意的撩笑，如梟鳴，如猿嘯，一

個毒辣的念頭在余繼海的腦中一動，覺得斬草不如除根，留下這麼一個根苗將來總是禍胎。但看了石翠英這帶雨梨花，楚楚可憐的樣子，那發育健全嬌娜的身軀，那紅豔欲滴俏面兒，這三十多歲臥薪嘗膽刻苦學藝平生未近女色的余繼海，不知怎麼，却對仇人的女兒燃起了青春之火，喉頭不由發出一陣含有蕩意的笑聲。

女俠石翠英閉聲望着夾崖之上，立時眼中射出一種含有怨毒忿恨的光來，見這名匪徒年近三十五六，身軀非常壯健，面如紫裏兩道雄眉掩蓋着兩粒炯爛放光的眼珠。海下無鬚，却把黑漆似的一條髮辮，斜繞着頸頸。一領青綢長衫，抄起一角，斜掖在白綢束腰上。下面咒襠褲，隨風飄蕩，精神抖擻，威風凜凜。女俠不知如何，却將一腔怨毒忿恨；完全集中這名盜寇。當下將石老鏢師的身軀放下，摸了摸石老鏢師身上的「決雲弩」，却已無蹤。所幸自己身上的「決雲弩」尚存有數支；立時銀牙一擰，斜身繞行出五六步，回首望了望石老鏢師的屍身，心中默默禱祝着：「爸爸！你死得太慘了，如果不肯瞑目的話，爸爸你就保護女兒，待女兒去給你報仇，否則女兒情願死在這深山荒谷之中……」默默已畢，稜頭望了望夾崖之上，那名盜寇尙自癡望。

當下又斜身繞行了幾步，驀地躍上三五步，踏踏兩下已然躍上夾谷。更不開口，劈面一掌，往着這名盜寇擊來，誰知這名匪徒已然安心想摔折她，女俠的鐵掌剛離面門一二寸，雙臂一擺「哧」地倒滑出兩三步，在一片笑聲裏，女俠仍欺身進步，左掌一悠，右足尖刷地往着這名匪徒小腹挑來。這名匪徒這時却不再退身了，雙劍一擰，右手拚起雙指，輕點石翠英的「將台穴」，按人身天罡卅六大穴來說，是屬於死穴的一種

，其位置在人乳上一寸五分的地方，輕點則傷，重點則死。這名匪徒一照面即施出這將辣手，則其平生行爲，當可洞悉。女俠的本門却也帶有點穴之術，於斯道自然也三折肱了。立時含胸吸腹身腰往下一煞，右手也輕點這匪徒右手的「脈門穴。」

這名盜寇却將右手一縮，翻腕欲擒石翠英的腕骨，女俠却倏地收回右手，一指掌式一立，攔開匪徒的右手，同時身軀倏地一轉，左掌往着匪徒的右耳擊去。這名盜寇身軀一轉，石翠英只覺得一陣勁風，這名匪徒已由身前躍到身後，足尖帶着一團勁風往着尼焦骨踢來，女俠往前一上步，扭腰一振右臂，「嗤」地一支「決雲弩」往着匪徒的咽喉射來。電光石火似的，匪徒祇一擺頭，「決雲弩」却一碎「地射到迎面峭壁之上，被激起七八尺高。石翠英再欲發第二支「決雲弩」，匪徒却一擰身軀順着夾崖鳥道一直往北躍出丈多遠，扭頭望着石翠英礮礮獰笑道：「小婊子，好俊功夫！我余纘海領教了，再見吧，失陪了。」說着一矮身軀撲奔北路，瞬眼已躍出四五丈遠。

女俠石翠英氣得鬱悶幾乎冒火，當下也不猶疑跟着追將上去，一男一女電閃似的腳踩着亂石，瞬眼已追出這片夾谷。前面雖有一條小道，可是四壁峭崖陡立，沒有精純的武功便不易立足。石翠英自不必說，前面那名盜寇的武功也似乎造詣湛深，流星似的，長衫迎着山風颼颼作響。一直追出了四五里路，已經出了這片峭崖，前面崗巒起伏，萬里長城就在身右，巨蟒似的蜿蜒曲折臥於山巔，斷壁殘垣，尙歷歷在目兩人身隔兩丈多遠，那名匪徒突地一煞身子，喝聲「着」，單臂身抖，女俠急急一煞住行步，以爲匪徒發出暗器然而任什麼也沒有。那名匪徒却反身折入身條岔路，只一閃便隱入一片叢林之後。女俠石翠英急急

繞過這片叢林，前面只一條小路蜿蜒上起，空蕩蕩的，匪徒的影子却已渺然。石翠英並不死心，又順着小路，追出四五重，四望羣山羅列，崗巒起伏，這時只覺得景象特殊，有着縷縷的炊煙起自山嶺之後。估量着必是獨石口鎮店。石翠英正在悲痛之餘，已經忘了飢餓，這時看了裊裊上升的炊煙，肚子裏立時飢火難忍。

回首一望，石老鏢師喪身的谷底尚在足下，想打算回身負着石老鏢師的屍找店停靈，置辦棺木，却有很清脆的幾聲鐘鳴，順着山崗子響將過來。不用說這必是什麼寺院，在用晚齋了，在平日石翠英對於庵觀寺院，一向並不涉足，這時不知怎麼的，覺得這片鐘聲似乎響得特異，立時一矮身子繞過一座小崗子，前面叢林之內，已隱隱地現出一片樓瓦殿角，那片鐘聲雖突然的停了，而餘音歷歷，尙自繞着耳鼓打旋。

石翠英的身法特快，那消瞬眼的時間，已蹣入這片叢林之內，看了看自己立足的地方正在這座寺後一行紅牆已經有大半剝落，牆頭上也滿積着衰草，看樣子已有多久沒有主持了。但不知何以鐘鳴，似乎還有着不少的和尙，故此用着鐘召集。石翠英畢竟明白江湖道上的禁忌，並不冒然越牆便入，當下繞過一行紅牆，前面牆角似乎有着畝多大的一片廣場。待繞過這牆角一望，這片廣場完全以黃土墊地，非常平坦，也非常寬潤。石翠英一落眼，就明白寺裏的和尙必定會些武技，不過在這深山荒谷古刹之中的和尙，能否守法，還是一個疑問，說不定也許是黑鷄子一般人的盜窟。

當下順着寺牆巡查了一陣，覺得寺內也沒有什麼特異之點，找了一處較為整齊的牆頭，伸手試了試，颯地躍上牆頭，身腰一煞，矮着身子循行幾步，看了看這座寺院，雖不十分寬大，前後却有兩進大殿，左

右兩廊，在後進大殿前面，左右却有兩個圓洞門，似乎內裏還套着房舍。在這後進大殿前，是順着地勢高低，闢成一片月台，在月台之下甬道兩旁，兀然聳立對對的古松。

女俠石翠英循行了一輪，躍身躡下牆頭，果然身輕似絮，落地悄無聲息。立身的地方，好是在後進大殿的左方，在身後雖有房舍，看了看却是倒鎖着。上面蛛網亂結，階前也是衰草過漆，便企足潛蹤繞到月亮門前，向大殿上一望，四週空蕩蕩的寂無人聲，殿門也緊閉着，好像是一座了無人跡的荒寺，這時鐘聲却又「噹」的響將起來，聽鐘聲的來源，似乎出在前殿。石翠英看了一會，便一擰身子，飛鳥似的，從月洞門內斜身撲上月台。足尖剛一點地，耳畔一陣鐘鳴，「噹噹噹」女俠知道不妙，急轉身打算撲上迎面牆頭，不料迎面「噹」地彈簧響處，一支袖箭迎面飛來。女俠急急一側頭，這袖箭「味」的擦着耳部穿向背後，「拍」一聲釘在一株古松之上，眼着足音沙沙，已有好幾條人影撲出月洞門外，女俠忙不迭的撒身躍回四五尺，仔細一望，却正是黑鷄子一般人。

荒寺遇敵，石翠英到不畏懼，相反的怒氣填膺。扭頭四週一望，不知怎麼樣，已有好幾名匪徒出現在四週，那大殿門却同時一啓，那名長衫盜寇余繼海也款步而出，含着滿臉的笑意，望着女俠道：「啊！這可是貴客臨門了，恕我余繼海沒有開門接納，有罪，有罪！待我向姑娘賠個不是。」說着深深一揖，石翠英倒退兩步，並不說什麼，「噓」的一支「決雲弩」望着余繼海頂樑射來。這余繼海似乎頂樑上有眼，一低頭「決雲弩」擦着後腦而過，這名盜寇直起腰來仍含着滿臉笑意道：「姑娘，我已向你賠個不是了，可否進內喝盃茶。」石翠英氣得銀牙亂挫，又一擰右臂，「噓，噓」兩支「決雲弩」銜尾而出。箭如流星，

快捷無比，然而這余繼海身手更快，伸手一抄，帶着驚訝道：「怎麼！姑娘竟下這樣的狠手？也虧我余繼海生着這樣兩粒眼珠，沒被請出去……」語含譏諷，女俠不待這名盜寇語畢，奮身撲上，左掌一光，右掌分開五指往着這余繼海的面門擊來。這余繼海倏然面色一沉道：「怎麼？」隨着話音，一退左步，右掌翻腕抄石翠英的右腕，女俠已知道這名盜寇的本領非常，身陷重圍，更是不敢大意。倏地收回右掌，足尖一起便斜挑這名盜寇的小腹，這余繼海却順勢拚二指一點石翠英的足背，女俠立時覺得右腿一軟，左腿也支持不住，全身好似患了癱瘓一樣，撲地坐在月台之上，竟被這名盜寇點中了「中封穴」。女俠立時羞恨交拚，一滾身打算起身拚命，當不住全身酸麻，又撲地坐倒。這余繼海哈哈大笑道：「人說石門絕藝壓倒武林，怎麼姑娘竟這麼不濟事？真丟人現眼極啦！」說完又一沉面色道：「將這小妹子拎起來，待我余繼海親手祭靈」。

立時過來幾名匪徒，一架石翠英的雙臂檯將起來。那名盜寇在前，石翠英在後，一同進了大殿。這時大殿神座之上，不知何時已擺好了香爐蠟台，兩支大白燭，閃閃地吐着紅火焰，照着這間黑黝黝的大殿，只覺得鬼氣森森。供桌當中供着一方白漆白牌，木牌旁邊立着一個牌位，那兩名匪徒架着石翠英進了大殿之後，就將石翠英往供桌前一推。石翠英撲地坐倒供桌之上，兩名匪徒挺着刀尖監視。

石翠英受了這出生以來從未受過的侮辱，恨不連死，擡頭看了看供案之上的牌位，寫着幾個字。女俠雖然沒有多大的學問，却也認得幾個字。就在燭影裏看去，正當中的牌位上寫着「顯參余公觀海之位」。兩旁牌位上却大書「超公承武之位」。看牌

子的顏色久經燻薰由白變灰，看樣子至少也有二十多年了。石翠英身臨險地，被獲遭擒，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眼又往四週望了一望，那名盜寇面含殺氣，指揮着羣匪將石翠英推到殿柱之下，却回身在黑鷄子的耳畔說了幾句話，女俠身隔丈多路，竟沒有聽清。那黑鷄子道：「當家的！你就放心吧，我黑鷄子此去決不空手而回，兄弟們也趕緊預備下好了。」說着翻身出了大殿。

殿內羣匪一陣騾動之後，那名盜寇蹣跚到女俠跟前，面沉似水的道：「姓石的小娃子，這一次也算鬼使神差，將你父女二人送上門來。回頭却要消遣你，休來怨我。」說着回身指揮羣匪將供案之前收拾舒齊，不一刻那黑鷄子一陣風似的從殿外撲進。只見蹙眉苦臉的往着那名盜寇道：「當家的！事情不順手，老傢伙的屍身，已經無蹤影了，大概是喂了狼了吧！可是高二哥的屍身，小弟却背來，然已成了無頭之鬼了。」那盜寇聽完這黑鷄子的報告，氣這一躁脚道：「好！好！有這小娃子在這裏，也足夠抵當了。高二的屍身趕快埋了吧，沒的爛壞了。」說着與黑鷄子返身往着供案前一立，當下就有兩名匪徒架起石翠英的雙臂，往供案前一擡。石翠英雙腿酸軟如棉，不用說逃逸，就是立起身力量都不够。耳中聾的一鳴，頓時暈將過去了。

待了一刻，石翠英只覺得身上被人踢了一脚，睜眼一看，自己已被繩網二臂，跪在供案之前。那名盜寇眼含着痛淚，向供案上道：「爸爸陰靈在上，兒子刻苦了二十年，方始將仇人授首，爸爸該瞑目了吧。本打算挖出心來叫爸爸嚐一嚐仇人的一顆狼心，究竟是怎樣的狠毒，可是那老賊的屍骨已餵了狼了，爸爸也該痛快吧。現在老賊的女兒兒子也生擒而來，滴血祭靈，希望爸爸和趙公子，一起嚐後，同升西方極樂

世界。說完回頭疾雷也似的道：「來啊！」立時過來兩名匪徒，一個手持金漆朱盤，一個手持尺半牛角尖刀，石翠英只覺得渾身悚然打了一個冷戰，撲地坐倒在供案之前，珠淚雙流，嗚咽着道：「爸爸！你也死的太慘了，可恨女兒不能爲爸爸雪仇，現在已落仇人之手，眼看着也跟隨爸爸去了。爸爸！你如果陰靈不遠，就勞你老人家引道，省得苦命女兒不認得陰間的道路，到時候女兒或可伺候爸爸。」

那名盜寇倏的回首，目光炯炯，望着石翠英禪笑道：「什麼？你這小娃子，居然也有這麼一套鬼話，生殺之權在我，却不能讓你痛快的死去，至遲叫你三日方始嚙你最後一口氣。」說完，倏地自那名匪徒手內搶過牛角尖刀，比了一比石翠英的右臂，石翠英一閉夢目，打算一歪身子往那刀尖上迎去。那盜寇却一縮右手道：「小娃子你想痛快點死，我余繼海偏不許你這樣……來啊！掣住了這丫頭別讓她亂動。」石翠英立時覺得雙臂左右被人掣住，這時那黑鷄子突地叫了一聲：「大哥！」那余繼海道：「四弟，什麼事？」

黑鷄子道：「我覺得在這房內行刑，似乎覺得不大安。余老英雄平生最嫌惡女子，只恐陰人的血污澆了，最好將這丫頭在殿外月台之上行刑。」余繼海道：「好！就這麼辦吧。」立時兩名匪徒架着石翠英的雙臂，到了殿外月台之上，石翠英四週望了一望，身逢絕地，不由又痛哭失聲，這時余繼海的一把牛角尖刀剛剛挺將出來，比了比石翠英的右臂，倏而閃電般的從殿角飄落一人，一落地余繼海嚇了一跳，石翠英一仰身子，兩名匪徒幾乎脫手。這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來臨，黑鷄子一般人也大大的吃了一驚，退後一步那人望着余繼海道：「余師傅，你覺得我來的冒昧？不過世間上冤仇宜解不宜結，石老鏢師的性命已經結

束了，總可以抵得上余老英雄的性命了。石翠英一個喪父弱女，其情已甚可憫，諸位師傅，以俠義舉動聞名遼東道上，何必與一個女孩子一般見識，傷其性命。按武林規則，有仇報仇，有冤報冤，不失人情之常，但超出事理之外牽連無辜，已違武林道義，何況過去余石兩位結冤之時，石翠英尚未出生根本不知道有這種過節。若令其慘死余師傅之手，豈不令其含冤泉下，亦大傷天道好生之德嗎？」

余縱海在他說話時，望了望這發話的人，體態非常苗條，穿着一身青布衣衫，年紀四十多歲，一望而知是一個女子，但不知她何以突然而來，也具這種驚人的武功，等她說完了，即接口道：「妳這位師傅說的話，我余縱海未嘗不明白，不過斬草不除根，將來總是後患。」那女子突然笑將起來道：「余師傅，你說的話，雖然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我早說過冤仇宜解不宜結，石老鏢師已經抵償了，我敢担保石家不會再來找你的，這裏有石門一弟子，總可以憑明。」說完往着上面一招手，立即聽的一聲蹶下一個人來，正是石翠英所期望的三師兄雄壯飛。

這時雄壯飛滿身塵埃，樣子非常狼狽，這一蹶下大殿，余縱海吃了一驚。回首望着黑鷄子，只見黑鷄子咬牙切齒，樣子非常忿恨，同時也現出驚異之色。石翠英却「啊！」了一聲，掙扎欲起，雄壯飛三脚兩步蹶到石翠英身邊，足尖起處兩名匪徒，却早如滾球一般，滾下月台。石翠英蹶身躍起，立時匪羣一陣大亂，持刀蜂擁欲上，余縱海却突然止住羣匪，望着那女子道：「我余縱海認命吧，但不知道妳這位師傅，貴姓仙鄉？」那女子微笑道：「提起來，我與余師傅也有點淵源，也許你不會相信的吧，可是我與令師白鶴道人當初會同在白龍山聽過經。」余縱海疑訝道：「妳老人家可是江湖上人稱迎風揮劍滄浪女俠的

吳師叔？」那稱滄浪女俠的女子道：「不錯！我正是迎風攔劍……。」余繼海突然發了瘋似的，回身便跑，黑鷄子一般匪徒，也不知道余繼海是什麼意思，也立時跟着余繼海跳下了月台，一擁進了月洞門，頓時殺人之所變成一片清靜之地。

雄壯飛望着滄浪女俠道：「我師傅的屍身，弟子已負歸至青蘿口了，可是備棺成殮，還得我這師妹親含殮。弟子想余繼海輩業已逃走了，可否同歸青蘿口？」滄浪女俠望了望哀哀欲哭的石翠英道：「好的！這就回歸青蘿口吧，不知道妳呢！能走得動？」石翠英不知滄浪女俠的來歷，可是在這九死一生身逢險地被救出來之際，也忘記了陌生，便一翻身撲在滄浪女俠的身上，真如嬌兒之依慈母。滄浪女俠以手撫摸着石翠英的髮絲道：「姑娘不要太過於悲傷了，還是趕緊回青蘿口，將令尊成殮，是第一件要緊的事。」

雄壯飛也很悲慘地道：「師妹，妳不要難過了，師傅已死，也沒有法子，只好運柩回里。」石翠英只好離開這滄浪女俠的肩胛，拭了拭珠淚，這時大殿內已靜寂無聲，唯獨兩支白燭仍然閃閃地吐着火焰，映照着供桌上的兩方牌位，石翠英想轉身進殿，可是滄浪女俠阻止道：「人死仇冤已解，何必再辱死者之靈。走吧！妳看天色已然不早了，大概不久將要下雪了。」這時月色果然已隱沒在片片烏雲之後，風聲益加狂吼了。

如是，滄浪女俠領頭，三個人出了這座荒寺，這時約在三更左右，深山荒谷之內，更是萬籟皆寂。只有風聲不斷的響將入耳，滄浪女俠對於此地的山道，似乎非常熟悉，領着雄壯飛石翠英，沿着寺前山道撲奔青蘿口，三個人的輕身術，就屬雄壯飛不經事，心裏非常慚愧。石翠英更不知是什麼心意，總不肯超出

離此飛十步以外。滄浪女俠還以為石翠英的輕功原來如此，也只好放出幾分輕功，可是却以超出石翠英七八丈路。雄壯飛很想和石翠英說幾句話，可是不知應該從何開口。石翠英更是瞻前顧後，雖然隔青蘿口十多里的路程，可是三個施展開輕功絕技，那消幾個時辰，已過了雲州堡直達青蘿口，恰好五更剛剛鷄啼了。

石翠英本就饑餓難支，這時又奔馳一夜，剛一抵青蘿口外，立時覺得頭腦一暈，兩膝也就支持不住全身重量，撲地坐倒在地。雄壯飛剛剛趕到跟前，立時一煞步子，蹲下身子道：「師妹，怎麼了？」石翠英不答，只哼了兩聲。

雄壯飛搓手無策，那滄浪女俠已折回身子，往羞石翠英面上相了一相道：「不要緊，這是累極了，身子才支持不住，在這青蘿口有一座清虛觀，觀主清虛和我也同門道友，給石老鏗師停靈的地方，就是這觀的租戶房子，我因晚間不便負一個死人到家觀內，此刻已將天明，我們不妨到清虛觀去。一面令師妹在此休息，一面將令師的屍身運至觀內入殮，至於一切事情，自有我那位道友一手主持」。可是雄壯飛望了望石翠英又望着滄浪女俠道：「可是師妹走不動了！」滄浪女俠道：「這不要緊，我可以攙她，不幾步就到了清虛觀了。」說着伸手攙起石翠英的右臂，石翠英就覺得身不由己的走了幾步，雄壯飛跟在身後。

這時，青蘿口尚在曉色朦朧之中，路上也寂無行人。這滄浪女俠攙扶着石翠英的一隻右臂，那消兩個轉彎已到了一座觀門之前。雄壯飛看那觀門，尙自緊閉，在那兩旁却有兩個角門，亦尙未開。從那左右兩方牆角之內，露出兩座八角亭的飛簷，旁邊還有鐘鼓樓，估量着地勢，當然不小，看那觀門上一方匾額，

上崗寫着「勅建清虛觀」五個藍地金字，可是顏色剝落，年代已經很久了。這滄浪女俠攙着石翠英登上左邊角門階石，將觀門拍了幾下，不移時那角門呀的開啓，一個小道童探首一看滄浪女俠，連忙將角門拉開道：「吳師姑，俺師傅等了你好久哩。」石翠英聞聲一愕，大約滄浪女俠必是一位女道姑了，滄浪女俠也不說什麼，攙着石翠英往椅上一騎。望着雄壯飛道：「你在這裏候一候，我去見觀主去。」

說着回身出了鶴軒，雄壯飛看了看石翠英，心想說句什麼，可是回頭一看那小道童尙立在鶴軒之內，便笑了一笑望着小道童道：「你這位小道童法號叫做什麼？」這小道童尙未回答，却又有一個小道童探首進來，那小道童回手一指道：「那是俺師哥清風，俺叫明月。」說着那叫清風的小道童邁步進了鶴軒，望了望石翠英雄壯飛，一回頭朝着明月眯了眯眼睛，雄壯飛並不覺得，石翠英却倏地飛紅了兩頰，將身子歪了一歪側身朝裏。那兩個小道童却又彼此對看了一眼，雄壯飛正欲問兩個小道童時，那清風明月突地各自退後一步垂下雙手。雄壯飛正在一怔的當兒，那滄浪女俠已換了道裝，陪着一個年約六十上下的老道士進了鶴軒。石翠英打算起身，那老道士連忙阻止道：「姑娘不要如此，我與令尊也是慕名之交，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我二十年前在陝甘道上，却早知令尊是一個當世英雄。」石翠英的鼻子一酸，又幾乎落淚，滄浪女俠望着雄壯飛道：「這位道爺道號叫做清虛子，三十年前也是陝甘道上的一位出名的英雄，因看破紅塵才出家學道，俗家姓鄭，人稱飛來燕子，以輕功絕技馳名陝甘。」雄壯飛連忙行禮，還清虛子謙遜道：「徒有虛名而已，這位吳師兄也太愛給我吹噓了。」說着笑了一笑，又回頭向滄浪女俠道「此刻你們也許尙未吃過飯吧，不妨就去做去，」滄浪女俠道：「實不瞞師兄，我們正覺得飢火難忍呢。」那清風明月不待清

盧子吩咐，早轉身出了鶴軒。

四個人彼此落座之後，清盧子望着石翠英道：「姑娘，不是我清盧子好作褒貶之論，令尊的過去也有點越出情理，不過倒能原諒他壯年肝火氣盛。卅多年前，那時我也在陝甘道上，作沒本錢的生涯，不過我這一道，並不是見財就劫，所取的均是不義之財。當時有遼東三盜之一的余觀海，因老輩被抄，隻身改裝避居的榆林趙姓。趙本榆林巨族，有子趙承武性情好武，並且也歡喜讀書，余觀海雖是一名巨盜，除了武功精絕之外，並且還懂得訓誥之學。不知怎麼的被趙承武知道了，由一名雇工升為四席，對於這余觀海是優禮相加。余觀海劫後餘生，因感激這趙承武收留之德，就竭力地教導這趙承武訓誥之學，對於武功却是一字不提。趙承武也不知道余觀海是一名巨盜，總以為像貌清麗的，余先生是一位不及第的老秀才而已。也是余觀海不常永久遁逃人藪，偏巧趙承武的武師傅高天鶴，與令尊有一段襁褓，帶着趙承武到霍山去與令尊交鋒，不料高天鶴教的武功不濟，被令尊打了一「決雲弩」，趙承武不幸死了。余觀海既失了這位得意弟子，同時在趙家也存身不住，追原窮委遷怒於令尊，不過當時令尊已經重遠涿鹿去了。這余觀海無法，只好又重整旗鼓為盜關內，雖有幾次去尋令尊給趙承武雪仇，然而當時令尊已繼得你師祖之業保鏢於北道之上，人材濟濟，這余觀海自知本領不是令尊的敵手，所以匆匆數年一直沒有下手。有一年，余觀海偵知令尊保着一輪軍鏢，夜集羣盜打算劫鏢奪車，以雪趙冤，余觀海因而也被令尊所殺。

當時余觀海之子余繼海，年僅十二三歲，也會隨其父學得一身武藝，可是自料不是令尊的對手，所以在余觀海安葬之後，遣散所餘黨徒，隻身遠入雲南，至今已達廿餘年了。至於這余繼海的投業師是誰，當

時我並無耳聞。直到前年我去雲南探藥，經過桂林城外踞牙山白鶴觀，與師伯的三弟子白鶴道人話舉，他自言收了一個迢迢千里訪藝的弟子，當時我也並不在意，及至白鶴道人喚出來一看時，見這名弟子很有刻苦的毅力，當時我一探問他的姓名，巧得很正是出門十多年的余繼海。我當時除了讚嘆他的孝心以外，也沒多說一句話。因我略略懂得一點相理，看這余繼海兩頰骨橫張，嘴角上起，眼露異光，在相法上說，是凶像，在性情上說是殘忍兇暴。我也奇怪白鶴道人也懂得相理，何以却收這麼一位弟子。

當時也不會多說什麼，直到前數月我這位道友自太湖到這北方來探藥，才知道余繼海已回到了北方，並且還在背後與余繼海見過一次面，這余繼海面露凶像，我就留意他的行動，如果有超出軌外的行爲，不妨剪除他省得多害好人，但我因與鶴道長是同門師兄弟，論起來余繼海還是我的師姪，去報父仇自然無權過問，若是想株連無辜，我就不能容忍，一定剪除兇暴了。再說余觀海的死，也是自尋煩惱，固然趙家與他有師徒之誼，但當初也不該三番兩次的與令尊作對，現在兩方面的人都已犧牲了性命，總算扯平了，只要這余繼海不再來麻煩，姑娘你就不預乎再去尋余繼海的仇了。倘若這樣冤冤相報，何時得了？」

石翠英聽了清虛子這一大篇話，止不住盈盈欲淚，望着清虛子和滄浪女俠拜了一拜道：「兩位前輩的話，難女沒有不遵的道理，不過難女尚有一種不得已的苦衷，想告訴二位前輩，不知肯否幫忙難女？」滄浪女俠道：「只要我能辦得到的，決不能使你失望。」石翠英又起身望着滄浪女俠躬身下拜，滄浪女俠慌忙阻住道：「你有什么話儘管說好了，何必這麼多禮。」石翠英起身向雄壯飛望了一眼，滴着眼淚道：「不瞞二位前輩說，這一次先父和師哥原是送難女去關外完婚的不意在路上逢上這意外的慘變，難女的心腸

回碎了，打算從此回家守制，並陪老母弱弟免得多事傷感。再說先父的靈柩，也得難女和這位師哥運送返都里，不過那一方面的事，也得給他個訊息，叫那方面等三年五載的……」石翠英尚未說完，那清虛子答道：「姑娘你說的話完全是一片孝心，對於那方面是誰，我早有個耳聞，我願担任這趟差使。至於令尊的事，我剛才和這位師兄已命人去置辦棺木去了，你就不必着急。」石翠英又拜了一拜，這時清風明月兩個小道童，已來報告清虛子菜飯做好，清虛子就命擺在鶴軒之內，讓石翠英和雄壯飛就饗自管和滄浪女俠出廳去了，石翠英雖然飢火難忍，可是對了這幾味極精美的菜飯，反而難以下咽。就問雄壯飛當時的一切，雄壯飛放下飯碗嘆了一口氣道：「師妹！說起來我該怪你了，假如師妹不走，師傅也不至於爲了尋找你，被一羣匪徒用誘敵計引到那深山荒谷去。就因師妹一聲不響的走了，所以師傅就疑心師妹你被匪徒捉去，因此隻身奮勇追去，追了幾個彎就不見了。」

我當時也覺得力不能支，就甩下這羣匪徒，追趕咱的車馬。不料循着聲音追過這青蘿口，分明馬蹄聲中夾雜着輪聲，但繞來繞去的總追不到。看看前面黑忽忽的一片，估量着必是雲州堡，那曉得馬蹄聲忽然出現在左方，我就來不及細加考究，直追過去。然而已有幾條黑影，斜刺地向我撲來，你猜是誰？咳！人心難測，却正是咱古師叔的弟子黑鐵塔程英……」石翠英咬牙道：「這個奸細，也真害得我們不輕。師哥你又上了這東西的圈套不成。」

雄壯飛道：「當時我還以爲是程英真個奉了他師父的命來接咱，可是我想起來首次給咱師傅送信時，已經露出可疑之點，我雖是這麼想，世間上也沒有那麼巧合的事吧。可是接二接三的撲過幾條黑影來，聽

得內中有人發話：「這小子也是個壞蛋，哥們剪除了他！哼小子！腦袋有幾個？還不伸過來乖乖的留下……」我一聽這聲音，却正是趙永祿。我緊忙返身躡回幾步，從黑影裏看去，不單是趙永祿。還有金弓吳萬仁也在內。我心想糟了，單單趙永祿一個我就不成，何況吳萬仁也是冀南有名的武師，非死即傷，還是逃命要緊。立時返身沒逃了幾步，那飛腿趙永祿已迎面阻住，我惱恨這兇詐的趙永祿，挺劍猛刺，不料劍剛刺出去，我的右手手腕就覺得一痛，拿不住劍墜落於地，當時我恨怒異常，不能束手就擒，奮勇撲上這惡賊。趙永祿一閃的當兒，背後弓絃響處，我的右腿腿彎就着了一彈子，立時被擒，那黑鐵塔舉刀就想殺我，不料金弓吳萬仁不依，說將我帶到遼東再收拾不晚。兩人爭吵了幾句，黑鐵塔一賭氣扔下刀自己走了。」

金弓吳萬仁和飛腿趙永祿並幾名匪徒押着我走了好幾十里路，聽他們的意思好像先押我到雲州堡，可是又走了才不多遠，就有一條黑影飛鳥似的，自林中撲出，橫身一阻，那一羣匪徒好像都嚇了一跳。就聽得那人開口道：「朋友，人死不結冤，再說也無關其徒，就請諸位賣個人情放了吧。」我從黑影裏看去，就是咱所見的滄浪女俠，那飛腿趙永祿和幾名匪徒，面面相覷，就想把我放了。當時我不知道滄浪女俠有那麼大的威名，會使這般匪徒有所畏懼，我正打算設法逃逸，不知如何那金弓吳萬仁，剛一拉得弓弦，不料竟一聲慘叫掩面飛逃，同時金弓墜地。我當時不禁大喜，奮勇掙脫羣匪之手，那飛腿趙永祿已帶着匪徒們一個個竄入叢林中去了。

那滄浪女俠也不說什麼，就帶着我一路飛奔，那消更把的時光，就到了獨石口。剛一入谷底，那赤面

匪徒高聳的屍身，頸間尙白汨汨的冒着血珠。滄浪女俠一愕神的當兒，我已瞧見了師傅的屍身，幾乎痛絕。但我強忍住了悲痛，那邊滄浪女俠叫我負起師傅的屍身，打算出這谷口。然而才走了幾步路，就聽得夾崖上有刀劍相撞的聲音，並夾雜着叫罵之聲，必想着師傅必定在上面和匪黨交手，我就打算放下師傅的屍身去幫忙你。然而滄浪女俠只催我快走，像師傅那麼沉重的身軀，我作師傅的也真慚愧，剛剛走出那夾谷，已遍體流汗，才繞出一片叢林，不知何時樹旁有一匹火炭駒，就將師傅的屍身停放上面，叫我送到青羅口一家農家，隨後快回來將馬繫在樹上，一同飛過幾重山頭直來到這荒寺……。

雄壯飛滔不盡的說完了這一遍話，再看那石翠英已淚流滿腮，雄壯飛很悲慘的道：「師妹！人死已不能復生，你就不必太過於傷感，弄壞了身體，到那時候師母誰扶持呢？無論如何先辦好了師傅的喪事，有話以後再說。」說着也自勉強的吃了滿口，那消片時，清虛子和滄浪女俠已然翻然入室。

雄壯飛和石翠英連忙起身離座。清虛子道：「姑娘，令尊的棺材，以及一切已置辦妥當，只等姑娘看過後，再運靈回家，正式入殮。」石翠英又不由垂淚拜了一拜道：「承二位道爺的熱心襄助，難女非常感激，沒多的說，以後決不忘二位的深恩厚德。」清虛子謙遜道：「姑娘太客氣了，出家人以慈悲爲門，方便爲懷，些些小事不值得言恩，何況都是武林同道呢！」說罷就叫青風明月收拾殘桌，帶着石翠英和雄壯飛出廟繞到石老鏢師停屍之所，這時那堂屋內已端端正正的安放了一口空棺，石老鏢師的屍身也平正的安放在一張板榻之上，正有幾個像火工道人模樣的人，和幾個莊稼漢子，七手八腳的給石老鏢師洗傷口換衣服。石翠英一進堂房，看了看石老鏢師慘死的屍體，不由得躡着脚，叫了幾聲「爸爸」，放聲大哭。雄壯

飛憶起師傳來，看見了這樣的慘情，也不由得淚落如雨，清虛子勸道：「姑娘還是辦事要緊，徒傷無益。」滄浪女俠也勸了幾句，當下石翠英只好停了悲聲，不多時已將石老鏢師入了棺木，清虛子就指揮着火工道人莊稼漢子，將棺木馱在雙騾之上。

一切妥當之後，石翠英立時就要起身，清虛子知道多留一刻也無用，便望着石翠英道：「姑娘你急急要行，我自然不便阻止，但我恐那余繼海仍不放手，追蹤尋仇，或已去涿鹿擾鬧也說不定，但余繼海有師門戒律，或不至於如此。」滄浪女俠接口道：「道兄的話我也願慮到這一層，恐余繼海被我逐走後，再於要道狹切，反正我在此地的事情已了，也打算回歸太湖去，順便護送一輪也不要緊。不過石姑娘這一次中止成行，對方還得勞道兄去告知原委了。」清虛子道：「這當然。」

未過片刻，這石門師兄妹兩個，就伴着石老鏢師棺木，起程出了青羅口，又往回路撲奔。滄浪女俠騎在自己的火炭騎上，雖然滿身道裝不類不倫，但在這北道之上，像這樣的裝束，已經司空見慣，不足奇了。但石翠英坐在東轅之旁，看了滄浪女俠，想起了爸爸，出門時是白鬚飄揚，而今回門情形大變。自己的爸爸却已睡在一具棺材之內，幽冥異途了。眼前馬背上却已換了一個瀟灑之中含有英風俠氣的女道姑，怎不感慨萬端，恨不得早早一步回家，撲入母親的懷抱裏痛快的大哭一陣。騾子旁邊的雄壯飛，也是垂首喪氣，無精打彩的跟着騾子有一步沒一步的。忽然滄浪女俠扭頭問石翠英道：「姑娘由此至涿鹿尙有多少里路，大約何時可到？」石翠英怔了一怔，旁邊趕車的却接口道：「前面十多里就是永寧城，過了永寧城折南去，就到涿鹿，大約至少也得走一天半的光景。」

滄浪女俠聽了也不說什麼，只催車馬快走，雄壯飛似乎明白滄浪女俠的意思，也催着騾子緊行，不過一時過了永甯城，天黑的時光才到了延慶府，滄浪女俠只叫大家吃了一頓晚飯，也不管騾夫們願意不願意，只叫趁夜趕路，一任腳夫的嘴撇起老高，滄浪女俠只騎在火炭駒上催着車馬緊行，坐在馬背之上不時仰首前路，似乎心中不勝焦急。

車馬駝騾在夜色深沉之中，早又過了懷來縣城，次日午刻方始抵遠涿鹿地界。石翠英坐在車轅之上，遠遠地望見隱蔽於叢林中的柏林寺尖塔，不知怎的心裏一陣酸痛，同時心急如箭，恨不得立時一腳踏進「石家窩」。但騾馬似乎比平常遲緩，好容易才到了「石家窩」庄前，這時雄壯飛催着騾子剛一過了莊前的護莊河，不由得一愕，就見石府上的大門大開，十多個臨近的莊戶與幾個僕人忙出忙進的。一個莊戶眼尖，一眼瞧見雄壯飛，連忙高叫道：「好了！好了！三少師傅回來了。」雄壯飛一怔的當兒，一羣人一窠蜂似的擁上來，七嘴八舌的雄壯飛也沒有聽清說些什麼，後面的石翠英和滄浪女俠已到了近前。石翠英不知什麼事，躍身下車，內中僕人陸升啊了一聲道：「姑娘！妳……妳……怎麼又回來了？家中可出了禍事哩，老爺呢？」石翠英未及回答，先自哇的哭了。這陸升怔了一怔，那兩匹騾子已將石老鏢師的靈柩，停放門前。陸升一看，心裏明白了一大半，急得躁腳道：「這怎麼辦，家中剛剛出事，老爺的靈柩却正巧回來了。」

那滄浪女俠早已一躍下了火炭駒，一手扯韁一面急着問道：「管家！府上什麼事？」這陸升看了看這滄浪女俠並不認識。雄壯飛便急問道：「陸升你說什麼事？」陸升躁腳道：「不知道爲了什麼，昨夜三更

後，從莊院四圍跳進十多名匪徒，見人就殺，見物就毀，恰好四少師傅正在練武場內教練莊戶，連忙出來迎敵，就被人一暗器，射中右臂，衆莊戶未走快的，非死即傷，所幸這時候老太太和少爺尚未入睡，就被老媽子叫開門，領到茅廁中藏起來。那羣匪徒擾亂了一陣後，就聚集在大廳上商議放火，恰巧我就藏在客廳的隔扇之上，聽他們口口聲聲說留不老傢伙的根苗總是禍胎，可惜找不着了，內中就有名頭纏白布的匪徒說，不妨再細細搜尋一下，可是一個好像盜寇的人說，大概那也許小東西和樣老娼婦，躲出去了，天光不早那老女賊追下去了，我們都不是敵手，快逃吧，因此那羣盜匪就呼嘯而逃，現在四少師傅正在床上擗命呢！老太太也受了驚嚇，要在臥床未起……」石翠英不待說完，早已一陣風似的進了大門，撲入後院，進了堂屋，早見老太太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石翠英只叫一聲「媽！」便一頭扎入石老太太的懷中。這石老太太眼珠只轉了兩轉，也不知道石翠英就在身畔，石翠英哭了一陣子，擡頭向這室內一看，滄浪女俠正望着床上嘆氣。石翠英立即一翻身往着滄浪女俠下拜道：「難女受了妳老人家無盡的恩德，今生也報答不盡，現在舍間又受了這場驚擾，家母存亡朝夕不保，余纜海也太心狠手毒了，難女與此賊勢不兩立，不過功夫自知不濟，妳老人家慈悲慈悲，救了難女吧。」這滄浪女俠並不阻住，只望着石翠英道：「我也真料不到余纜海這樣心毒，當初我在荒寺中將他逐走後，總以看他能聽我的一篇勸導，從此不再尋仇了。這到好，我滄浪女俠也救他瞞了，我也非與此賊當面駁對不可。妳既有志尋余纜海，我也不能不贊助妳，不過，這邊的事情千頭萬緒，還得請妳離兄收拾完了後，你可跟我回太湖去，五六年內我准能叫妳跟我踏入江湖。」

過了三天，石太太終因年高體虛，又受了這場驚嚇，就此駕返瑤池。石翠英姊弟與雄壯飛師兄弟兩個，哀毀逾恆，依了滄浪女俠的注意，就急急將石老鏢師夫妻合葬在柏林寺旁，喪事完畢了後，凌壯雲的傷已由滄浪女俠治好，不過右臂從此殘廢了，凌壯雲很灰心，打算從此回家務農，但依了雄壯飛的勸，同去北京來遠鏢店，尋大師兄二師兄報信，得機尋仇，同時防備仇家滋擾。

這裏石翠英拋不下小兄弟，也就帶着石華英，跟着滄浪女俠遠走江南，一葉扁舟直放太湖七十二峯間……。

光陰過駒，匆匆五年。陝甘道上，忽然一騎一騾，直放千里遼荒，一鞭如飛，鐵蹄騰雲，展開了一幅壯烈的場面。

第五章 陝甘道初現俠蹤

這一天是陝南山陽地界高壩店的集期，自清樓起已經熙熙攘攘，聲喧十里以外了。過了午刻，集上的人差不多已經散去了十之五六，一般臨時飯攤也正在收拾傢伙之類，準備歸去。這時從那竹林關的路上，鐵蹄翻騰，奔來三騎健馬。看那馬脊上汗流如雨的樣子，好像跑了許多路，但那馬背上的騎馬者，仍然加鞭如飛，十二隻鐵蹄就似騰雲一樣，蕩起很高的塵土。本來在這陝南地方，羣山重疊，山巒起伏，極不宜騎馬，何況這高壩店又在伏牛山脈的右近。但這三人騎術精絕，沿着左折右轉的山道，睜眼已躡進這高壩店的地界。

十二隻鐵蹄漸漸放緩，但集上的人們，仍然左閃右躲讓路給這三騎，眼光却是滴溜溜的不斷打量這三騎士，這三騎的主人翁似也覺出一點，立時腰脊一挺，鞍旁的劍鞘碰得腳踏子一片噹噹之聲，人們聞聲也急急忙忙的躲閃。這時那最後一騎，一抖韁繩趕上一步與第二騎並肩而行。低聲道：「二哥，這時肚子又不受用了，可否問問大哥吃點點心？」那第二騎聞聲扭頭，獨眼之中放出一片光芒來，望了望第三騎，現出很詫異的神氣道：「老六，你這怎麼不剛才在竹林關吃够了嗎？這時又嚷餓你這肚子老是唱空城計。」那第三騎現出很懊喪的神氣道：「二哥！你也別淨怪我，在竹林關湊巧右腰岔了氣，吃也沒有吃下去，二哥難道你忘了，我那一盤牛肉夾雞蛋，不是二哥吃了嗎？」那獨眼騎士又望了望這漢子，不由一笑道：「好，你這鐵塔般的身軀，一時也餓不得，沒的說只好再去請示大哥一聲。」

說着兩腿一夾馬腹，韁繩一抖，四隻鐵蹄擂鼓似的，追上五六步，收住韁繩道：「大哥！前面可以休息一下吧，咱們老六又唱空城計了。」前面一騎回頭道：「這也奇怪，不是剛在竹林關用過嗎？老二，你告訴他，過了這高壩店到前面去用不晚。」說着又一抖韁繩道：「喂，借光，借光！」馬就在人叢裏閃電似的蕩將下去，後面兩騎也只好緊緊跟隨，蕩起的塵土有如雲霧，沒頭沒臉的往人身上蓋將下去，也就跟着起了一片罵聲：「媽的！報什麼喪？不報喪別是孩子快完了，混蛋……兔子……跑哇……」一大串惡毒的咒罵不斷的從人羣裏發出來，但那三個騎馬的人，似乎充耳不聞，只管加緊疾馳，那消片刻驛眼已馳出一里多路。

這時三匹馬已馳出高壩店，行人漸疏那最後一騎，加緊一鞭追上最前一騎，馬首一頓橫身阻住道：「

大哥！我實在是餓極了，假如不就此打尖，也真不知再走出多少里路，才能有店。」那最前一騎猝然勒住馬韁道：「好吧！程賢弟，我也餓了……」說着折轉馬身，一陣風似的又蹶回高壩店。却另有兩騎閃電似的沿着伏牛山脈往西南飛馳，只一閃便隱入叢林之後，而馬蹄聲尙自隱約入耳。

當下三騎又折回高壩店，轉了幾個彎到了一條小胡同內，恰巧有一家小飯舖，三騎下馬，慌不迭的將馬牽進後院，那獨眼騎士望着一個四十年紀的漢子道：「怎麼樣，無巧不巧，却與那兩個小傢伙，走在一條道上了。還好，我們沒有往下蕩，不然兩頭一碰，可就透着麻煩了。」那漢子哼了一聲：「這叫不是冤家不聚首，活該咱不去找他，他來找咱了，可是程賢弟，我說你在青津關如果不露了形跡，這兩個小傢伙也不會追蹤而至這陝南的。可是我們一趨迂迴也請會甩開他們的。」

那姓程的却正是黑鐵塔程英。他道：「大哥！誰料到呢，我以為咱這一趨到浙江，不會那麼湊巧就會遇上的，然而事不由人，倒霉竟會逢上這兩個小對頭，事情不但不會成功，還得見了兩個小傢伙望影而逃，太洩氣了。」不錯這正是余繼海和黑鷄子一千人，這余繼海聽了程英的話，尙未答話，那黑鷄子睜起一隻獨眼道：「老六，這假如不是你露了形跡，事情早順了手了，你還埋怨誰。哼！你就看不慣那種畏首畏尾的神氣。」黑鐵塔程英面孔紅了一紅道：「我說二哥，你呢，也不和我一樣，你還說誰？」

程英這一頂撞，黑鷄子立時氣黃了臉道：「好！那由得你說嘴，我黑鷄子豈是那樣胆小，假如不因你誤事我黑鷄子一劍早結果了那小傢伙的性命了。」程英哼一聲，尙欲答話，那余繼海便阻住道：「這還埋怨誰，反正算咱們倒霉好了，我們既然露了形跡，這關內就存身不住了，我們就回歸遼東去吧。咱們人單

勢孤，在這關內也是吃虧，何況清虛子也尚在暗中監視我。出關以後，憑他是誰，也管不到咱了。」這余繼海說完了話，便喊店家備飯，這黑鷓子和程英也沒的再拌嘴了。飯後，程英悄悄出門一探首，就聽一陣馬蹄踏地之聲，自遠而近。嚇得程英一縮首跑回去，低聲告訴余繼海道：「當家的，媽的皮，那兩個小傢伙，追回來了。」余繼海疑惑道：「恐不對吧，我明明看見那兩個小傢伙，一路頭不回的，順着伏牛山往西北去了，怎麼一瞬眼的工夫又折回來了？真是奇怪。」

黑鷓子冷笑了兩聲道：「別是沒見個駱駝，只見過馬腫背吧？」程英也不理他，三個人一陣風似的隱身門後，只見三四匹馬如飛似的自店門前奔馳而過，那裏是所言的兩個小傢伙。黑鷓子不由得冷冷地一笑道：「這不活見鬼……」程英臊得面紅耳赤，怎好意思辯駁，只望了望余繼海道：「當家的，這麼咱們走吧。」余繼海也不再說什麼，還把身子略微震了一震。

停了一刻，這遼東三傑，牽馬出了這家飯店。躍身上馬一鞭如飛，直往伏牛山山麓馳去。

過了五天，又是這高壩店的集期，這時尚在午前寅時左右，集上的人們擁擠不開，忽然人陣裏起了一陣紛擾，「媽的！你敢偷我，這真叫吃了豹子膽哩。」「哼！哼！你這傢伙怎麼誣賴人？我偷你，偷的東西在那裏？」「你這小賊，還敢強嘴，我分明看見你拿了一支玉簪……」好奇自是人們的天性，立時圍了一大圈的人，人羣裏一個商人似的漢子左手揪住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嘴裏高叫：「諸位鄉里們也許有認識我的吧，我錢新齋在這高壩店住了好幾十年了，幾時會誣賴，剛才這個忘八入的偷兒光顧我，恰巧被我看破一把揪住，他倒賴我誣賴人……」言尙未完，那三十多歲的漢子道：「諸位鄉親們難道就不認識我劉

六爺，我幾時會偷過人？」這時人羣裏，就有認識的人道：「錢先生你不要錯了，這位劉六爺，確實是一個好人，現在還是這高壩店團練周鄉紳家的家人呢？沒的傷了鄉里感情，那倒不好看了。」

錢新齋急得紅了臉，仍不放手道：「是好人，哼！不信搜搜看，他偷的東西是我前兩天從後山李二家收進的一支碧玉簪，如果搜不出來，我錢新齋就給諸位鄉親叩頭服理。並且也給這位劉爺當面叩十個響頭，從此滾蛋再不住在還高壩店了。」

那劉六爺冷笑道：「誰希罕你那十個響頭，我劉六是一條直着脊樑的漢子，穿不愁，吃不愁，那能偷你那麼一支什麼碧玉簪，你姓錢的莫非是窮瘋了，血口誣人！」錢新齋急得亂跳道：「諸位請聽這姓劉的還在罵人，諸位不信我就當衆搜搜，如果搜不出來，我情願當衆給這姓劉的叩十個響頭，從此也就滾蛋，不在這高壩店住了，假如搜將出來呢？你們諸位鄉里是一個見諱，這姓劉的就該當怎樣辦？」內中就有人說：「遂出這高壩店，沒的壞了還高壩店的名譽。」將小子送進衙門去，先吃三十大板，隨後枷號示衆。」

「不行不行，這個枷號，反正還有放的一天，放出來再作賊，誰丟得起人，他媽的乾脆打死了好！」

七言八語，這劉六爺不慌不忙，很從容的往着四週人羣含笑點頭道：「難為諸位鄉里們，看得起我劉六，周鄉紳的面子可往那裏擱？」他這一話，果然大家吐了吐舌尖就被鎮住了，這錢新齋看了劉六這從容不迫的神氣，又聽了他這遍話，也覺得有點兒慌了手脚，就打算將這劉六放走，一想搜不出來當衆丟醜不要緊，那支代人售賣的碧玉簪怎麼回覆人家，當時抓着這劉六期期艾艾的道：「你別拿什麼周鄉紳來欺壓我，誰不知道周鄉紳是一個好人，也不會要你這麼個東西給他丟人，好人家還能要你這種壞蛋？」劉六看了這

錢新齋這種神色，知道這錢新齋果然有點怕事，益發振振有詞的道：「你要搜就搜吧，可是你要搜不出來呢，那十個響頭我不希罕，你得再另說一個條件。」

錢新齋急紅了臉道：「好！那麼我除了再給你叩十個頭以外，我的買賣和一所市房，我情願讓給你，我從此就夾起屁股滾蛋，再不回高壩店了。」錢姚齋越說聲音越高，差不多是嚷起來了，劉六尙在笑吟吟的。錢新齋正要動手搜，這時旁邊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頭，看了劉六的神色，知道這錢新齋一定要吃虧，遂上前扯住錢新齋的衣服，想告訴他搜時要仔細一點，省得被劉六蒙混過去，錢新齋不知什麼，剛一回頭尙未說出話來，那劉六照着這老頭啞了一口道：「老混蛋，退後一點，誰許你來多嘴。」這老頭真的退後了一步，冷然地說：「多嘴就算我多嘴吧，可是我告訴你句好話，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劉六氣得踢了這老頭兒一脚道：「你這老混蛋放屁，可惡之至。」錢新齋仍一手抓住這劉六，望着老頭道：「你老人家退後一點，看我這姓錢的不叫這忘八入的栽了，我也不姓這個錢了。」劉六將前胸一抖道：「忘八入的廢話少說，搜搜看。」週圍的人眼看着這錢新齋，一面搜，一面頭上的汗珠子，就如黃豆大一滴一滴往下落，搜了半天差不多這劉六的褲襠都被摸遍了，那有碧玉簪的蹤影。錢新齋是急急交作，倒氣得說不出話來了，劉六冷笑道：「怎麼樣，碧玉簪呢？我劉六够個譜兒吧？」

劉六正在搖頭擺腦，那曉得旁邊有人冷笑道：「姓劉的你先少要吹牛，看我的。」劉六一回頭屁股上早挨了一腳，立不住一交跌倒，屁股貼地，痛得直跳起來早見順着劉六的腿股往下流血，那人一笑，順手一摸，早從劉六的腿股裏摸出一支白裏透青的碧玉簪，舉起來給大家看着道：「你們大家看哩，這劉六是

好人？是壞人？也不是我誠心破人好事。這傢伙確實混蛋極了，剛剛學會了江湖上的一手把戲，就這麼施展欺負老實人。我在旁邊冷然看了多時了，這既然人賊並獲，聽憑大家怎麼發落，我是一個路過的人不敢多置一喙。」羣衆立時一陣騾動。「送這小子枷號去！」「打死這混蛋！」錢新齋喜歡得什麼似的，給了劉六兩個嘴吧道：「好傢伙！賊物在這裏了，看你還能強嘴。」劉六這時已經嚇得頭皮都已發白，不似起先那麼強橫了，向着錢新齋和衆人強笑道：「對不起！我這是和錢先生開玩笑，那裏想真的偷他的，諸位都是鄉鄰，見個好完了事吧。」錢新齋尚未回答，那踢劉六的漢子冷笑道：「好輕鬆的話兒，我可不是鄉鄰，不能聽那一套。按「老合」的規則，本不該破壞你的好事，不過看你這小子混蛋極了，不給你一點警戒，江湖上也就沒有好人了。也就丟盡「老合」的體面了。就是諸位高鄰們肯饒恕了你，我可不能不按「老合」的規則來管教你，誰叫你也是一條跳板上的人？」劉六一聽這話，嚇得臉更白了，顧不得當中出醜，撲的跪在錢新齋的面前道：「錢先生我對不起你，我沒有弄壞你的東西，請你說句好話，求求這位先生放了我吧。我生生世世的感激於你！」錢新齋和圍觀的人，尚不知道這個打抱不平的是個什麼人，看了劉六這麼嚇得索索抖抖的樣子，也覺得出於情理之外；不知道這漢子是個幹什麼的，止不住都翻起兩眼往着那漢子發怔。那漢子冷笑兩三聲道：「看你這個膿包禁不住嚇的樣子也還作賊，真丟他媽的臉，老實告訴你，這「老合」的規則不能輕易犯的，我饒了你，別人眼裏看了，可肯饒我。你是個明白人，總明白這一個道理，乖乖的還是跟我走兩步的好。」那劉六聽了沒奈何立起身來望着那漢子，露出乞憐的眼光道：「老哥也是我該死，落在你老哥眼下，可是我還是初次作賊，請你原諒我。」那漢子把兩眼一瞪道：「我原

「說着又回頭道：『諸位請看他已承認是賊了，本該送到衙門去，治以應得之罪，不過國法不外人情，這點小事也不算多大罪名，兄弟說句話，這劉六所犯的也丟盡了「老合」的體面了，國法雖不能給他多大罪名，兄弟可不能饒他。』說着就將碧玉簪遞給錢新齋道：『錢先生這是你的東西，好在沒有弄壞了，可是我告訴你一句話，「謾藏誨盜」，以後像這樣貴重的東西，少要在人前顯弄，這也虧我恰遇上巧，不然憑你全個在場的人，也搜不出一點形跡來。』錢新齋接過碧玉簪，連連稱謝道：『這多謝先生熱心，你先生的話，我錢新齋不銘心刻骨的記着，我受了先生這樣的恩德，我尚未領教先生的貴姓呢？』那漢子不由得仰天笑將起來道：『錢先生，你這太多禮了，像這麼一點小事也算得恩德，照你那麼說來，比方有人持刀架在你的頸子上，在你當然希望求生，我救了你，你肯殺身以報嗎？鋤強扶弱，是人類未泯滅的本性，可是近世爲了利慾，沒有自身利益，誰也不肯多管閑事的，弄得惹火燒身。話又說回來，我可不是希望你報答我，那又何必留下我的姓名呢？我海闊天空，行蹤無定，遊行慣了，沒的受人報答，牽腸掛肚的。』」

說完向着錢新齋一抱拳，劉六垂頭喪氣的，跟着這漢子，正打算擠出人叢，這時一陣鑼鈴響處，跟着馬蹄得得，自南而北衝來兩騎，立時人羣往兩邊一分，這兩騎仍馬不停蹄的衝入人羣，馬上一個童子，並一個綺年玉貌的女郎，那少年嘴裏連說「借光，借光！」眼睛往四週一看，一眼看見那漢子，立時一緊韁繩，馬蹄一停，後面的一騎來不及收住，也衝上了一步，幾乎衝碰在前面馬尾上。幸虧那女郎一抖韁繩，馬首斜出沒有碰上。那女郎道：「怎麼碰了人嗎？」那童子並不回答，向着那漢子一側首，那女郎順着那

少年的眼光，望那漢子看看，立時面上現出一陣纏怒之色，馬繩一抖，那馬立時斜身繞行幾步，衝到那漢子跟前，那女郎馬鞭一指道：「你就是冀南的金弓吳萬仁吳師傅吧？尙記得六年前的石老鏢師！」那漢子倏然面色一變，但即坦然道：「不錯，我就是冀南武師金弓吳萬仁，六年前的事，我姓吳的也始終未忘，難爲姑娘妳，孝志可嘉，臥薪嘗膽，學得這麼一身驚人武功，聽滄浪女俠揚言，知道姑娘立志報復父母之仇，不得仇人投首誓不止手，我金弓吳萬仁也是一條漢子，也願意送上門來，聽憑姑娘的發落，不過我金弓吳萬仁也並不是怕事的一個懦夫，也不怕送掉了性命，也總得向姑娘妳請教兩手功夫。」那騎馬的女郎，正是六載埋首太湖的女俠千手觀音石翠英，這突然一出場，正是金弓吳萬仁所夢想不到，竟會在這高壩店碰頭。

明知這石翠英的功夫，已得滄浪女俠的祕傳，「乙十三劍」並「三十六路天罡劍」，「七十二路地煞劍」，劍劍精絕，尤其是輕功與「決雲終」更是精益求精，較比六年前，幾乎有天壤之別了。知道逃也逃不開，動手也是要佔下風的，但也不能不硬着頭皮，和這女俠石翠英舌戰一番。女俠石翠英聽完這金弓吳萬仁的話，面色又倏然一變道：「好！這是江湖上好漢的行當，我姓石的是明白情理的，有什麼話，請一同出了這高壩店再說。」說着回首望着那童子道：「華英，這位就是咱們所常提起的冀南名武師金弓吳萬仁，過來見見。」那童子答應了一聲「是！」一抖繮繩將馬逼近這金弓吳萬仁，說了一聲：「吳師傅好哩，一晃六年不見了。」那金弓吳萬仁只望着這石華英慘笑了一聲道：「好，想不到我金弓吳萬仁又要討教了。」

這時那錢新齋和劉六一並一般圍着看熱鬧的人，雖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糾紛，可是看了這神氣這言談，知道他們是狹路逢仇，這錢新齋究屬商人，性情比較忠厚一點，看了這吳萬仁窘惶愁急的神氣，不由得動了感恩的念頭，趨前一步向着石翠英一抱拳道：「姑娘，恕我多言，我雖不知道姑娘與這位吳先生有什麼糾紛，可是聽你們三位所談的話，我也猜想出來是狹路逢仇。常言道的好，冤仇宜解不宜結，我希望你們三位賞個臉同到舍下談談。有什麼大的冤仇，我願意破出性命，給你們三位和解和解。」

石翠英尚未回答，那吳萬仁却笑起來道：「錢先生你的好意，我很感謝，不過這樣的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也並不是三言兩語所可化解的，你的好意我只好心領了。」錢新齋尙想開口，那劉六却在旁開口了，他道：「錢先生，這樣的事情，並不是你的分內事，管他作甚。」那吳萬仁却倏地一睜眼射出一片兇光，望着這劉六冷笑道：「好！錢先生根本就管不到，我先成全了你吧。」這劉六心裏一喜，以爲這吳萬仁狹路逢仇，沒有功夫再來管他了，剛打算轉身躍出人藩。不想那吳萬仁却厲聲道：「慢一點！」一伸右臂，拚二指一點這劉六的琵琶骨，就見這劉六身子一側跌倒人藩，連聲慘呼，竟被這吳萬仁以點穴法，點離了琵琶骨，從此成了廢人。那石華英止不住怒叫了一聲：「姓吳的你太手黑了，你怎麼廢了人家的身體，我也廢了你再說。」說着從馬脊上閃電似的一伸右臂，那吳萬仁雖拚命往後一縮身子，然而這石華英的手指已微沾右肩衣服。就見這吳萬仁趕緊一擡臂，掩住右肩揉摸了一下，冷笑了下道：「姓石的小哥子，我吳萬仁那裏就手黑，行俠仗義鋤強扶弱，也是我吳萬仁的天職。」石華英正要翻身下馬，錢新齋慌忙阻住道：「你這位小哥，不知道這裏頭有原因的，請聽我說明白，這位吳先生確實是一片好意。」那石

翠英也在馬上望着石華英道：「弟弟日慢一點動手，聽這位先生說明白了再動手不晚，反正判手的羊肉總逃不出虎口。」石華英一個沒遮攔，說溜了嘴，不由面上一紅，所幸石翠英對石華英說話時聲音很小，因此吳萬仁及一般人沒有察覺。

石華英又復翻身下馬，如是錢新齋就將這劉六的一片原委，滔滔的說將出來。說完又將那支碧玉簪舉給石翠英看，但石翠英一看這物，頓時露出一片驚異之色來。他又覆細細看了半天，望着錢新齋道：「你的這支碧玉簪我看非常眼熟，但不知那位李先生住在那裏？」錢新齋那知就裏，便向着石翠英道：「便住在這高壩店的後街，原先是個生意人，發了財後才隱居在這裏，不知怎麼的，近來又窮困了，才託我將他家傳的一支碧玉簪給他賣出去，你小姐問這個有意要嗎？我可以減收三成，算你七成價吧。」石翠英又將碧玉簪看了一眼，搖了搖頭道：「東西當然是好貨，怎奈我們帶的款子買不了這支貴重的東西，先生你先收起來吧，等着回頭再來，那時候不怕出大價錢。」說着就將碧玉簪遞給了錢新齋，一抖韁繩望着吳萬仁道：「這裏的事情已完，請到前面去再仔細談談。」那錢新齋剛要開口，金弓吳萬仁便阻住他道：「錢先生你的事情已了，請你回家吧，仔細你的東西又沒了，我們的事情錢先生你也不必多費精神。」說着擡頭望着石翠英道：「石小姐，我們就走吧。」一肩當先，先擠出了人叢，石翠英也抖動着韁繩，策馬緊緊跟定金弓吳萬仁，背後石華英也將馬慢慢的跨出人叢，朝前望望那吳萬仁與石翠英一騾一步，已漸漸走出這高壩店，即兩腿一夾馬腹，這匹馬甩開四隻鐵蹄，忽喇喇的奔騰起來，前面的石翠英的騾子，和吳萬仁也同時加緊了速度，霎眼已跑出了這高壩店。

石翠英緊緊跟定了這金弓吳萬仁，在騾背上朝前一望，伏牛山渺，青蒼蒼的一片，也看不出是樹木抑是青草，只覺得山間雲霧濛濛，似與落雨的樣子，而山叢的綠華鎮，則完全被濃霧所掩，瞬間兩騎一人，已走出四五里路。前面一騎小道，兩旁均是蒼翠一片的樹林，那金弓吳萬仁行經此處，似乎脚底特別加快，昂首顧盼，石翠英也覺出這金弓吳萬仁神態變異，一提韁繩，打算躍近這金弓吳萬仁一步，以便監視他。不料騾子剛一揚步，那金弓吳萬仁突地一翻身，厲聲道：「着……」石翠英慌不迭的往左一提韁繩，那匹騾子就往斜刺裏一躡，竟躍出兩丈多路。石翠英回頭一看，那金弓吳萬仁已一陣風似的躡進林內，石華英怒喝一聲：「好賊！」一抖韁繩，那馬就如快箭似的，縱身往右一躡，橫身阻住那吳萬仁的去路探身伸左臂一點這金弓吳萬仁的前胸，這金弓吳萬仁的身法，却也便捷，右肩向後一擺，「烏龍翻身」，竟倒躡回一丈多路，身量一挫便欲躡進道左林內，石翠英剛剛勒住韁繩，那金弓吳萬仁的身子，已拂騾尾穿越而過。石翠英來不及牽騾回身，一擡右腿颯地躡下騾子，跟着縱身落出兩丈多路，正好縱身阻住這金弓吳萬仁，那金弓吳萬仁抹頭便跑，可是後面石華英的一騎馬，正好追到身後，這金弓吳萬仁竟前後受敵，手中又沒有兵器，當時怒喝一聲：「姓石的不要欺人太甚，我金弓吳萬仁拚着性命也要拚一拚……」說着左掌一立，右掌順着掌背，挾帶着一團勁風，向着石華英前胸撞來。

石華英立時韁繩一收，身子往後一縮，這金弓吳萬仁單掌走空，便順勢一落右掌便欲擊碎馬首。女俠石翠英已從背後追上，右手騾二指向吳萬仁背後要害點去，這金弓吳萬仁是冀南有名的武師，也擅於聽風之術，自己的右掌剛往馬首一落，而背後一陣掌風同時襲來，這吳萬仁老於江湖，當時一側身順勢右掌往

上一穿，人竟順着穿掌之勢，凌空縱出七八步路。那石華英的馬亦同時向右斜刺裏一蹶，一人一騎竟合而復離，隔離兩丈多路。女俠石翠英怎能叫這吳萬仁逃出掌握之中，也跟着金弓吳萬仁的腳蹤凌空追上。

金弓吳萬仁剛一落地，而石翠英的右掌已撞及後背，掌捷勁足，竟把這金弓吳萬仁撞得往前一搶步，撲地栽倒，趕忙拿樁立穩。就此一瞬之間，這吳萬仁已暗拾一石在手，疾翻身唰一聲：「丫頭，看寶！」跟着將石脫手，就如流星似的，往着女俠石翠英前胸擊來。女俠一矮身軀，那粒石子摩頂而過，正好石華英折馬追上，那粒石子不偏不倚，竟「拍」的擊中馬首眉心，那馬一聲長嘶，前足往上一跳，後足人立，這意外的一手，差點沒把石華英栽下馬來，所幸石華英身手矯捷，抓住馬背上的鐵過樑，人才沒有栽下，石華英吃了這一驚，不由將劍出鞘，一看那金弓吳萬仁已折身往着林內竄去，石華英怒氣上升，一按「決雲弩」的彈簧，「嗤嗤」兩響箭如流星，往着吳萬仁後脊鏢射來。這吳萬仁當時一側身，兩支「決雲弩」穿脇而過，「拍，拍」竟全釘在樹上。吳萬仁這時雖未帶着金弓，可是腰裏尙帶着彈囊，探手一抄，抄出兩粒彈丸，往着石華英甩手一揮。喝道：「小子照寶。」

兩粒彈丸流星般往着石華雲馬上擊來，這石華英技術居然練得非常精絕，一提韉繩，那馬立時往右一閃身，兩丸打空。這吳萬仁却突然又一翻身，喝聲「着」，石華英又忙着將馬一提，待石翠英追過來，那吳萬仁却已飛入林身，一片笑聲漸隱沒於林叢之內。

石家姊弟竟意外的着了吳萬仁的道兒，被他脫逃。石華英挺劍下馬就要入林搜索，石翠英道：「弟弟住手，你豈不聞逢林勿入，竊寇莫追這兩句話嗎！好，這一次算饒了他，將來不愁不重入我們的掌握之內

滴血祭靈。」石華英頓足道：「這東西太狡猾了，若依我說在高壩店早就將他廢了，何必將他帶出這高壩店來，講什麼理數。」石翠英蛾眉一蹙道：「你還埋怨什麼？江湖上的事情，你還得再多磨鍊，雖然讓這吳萬仁脫逃了，也只怪你疏忽，也值不得埋怨，你想在這高壩店，稠人廣衆之中，能夠動起手來不死即傷，此非我們習武之流所可應行。我想起來了，那支碧玉簪好像是咱家之物。在媽未故以前，不是放在媽的鏡盒裏嗎？那是咱媽陪嫁之物，我見過不少次，確實是咱媽的東西，聽那錢新齋的話，我敢斷定那姓李，必是余繼海一黨，易姓改名隱跡於這高壩店……」石華英聽到這裏，面色慢慢地轉變起來道：「姐姐這麼說，那准是無疑了，我們這就找他去怎樣？」石翠英道：「你別急，等我想一想看。」石華英道：「近來姐姐怎麼變了，作一件事都要這麼顧三慮四的，依我說，一逕兒的找上門去就是了，見面我還許認識，不怕他不承認。」

石翠英慘然一嘆：「兄弟你那裏知道，在爸爸未死時，我未嘗不和你一樣，可是自從咱爸爸死後，我覺得我的性情確實改變了不少，一切事情都得仔細考慮才能實行。有句俗話：「粗心的人往往誤事，細心的人，容易把機會放過。」我就介乎這兩可之間，這也算得是一點人情世故啊！」石翠英又道：「那麼姐姐妳想怎麼辦呢？」石翠英先不回答，回身嘖口一聲微嘯，那匹騾子正低首吃草，一聽這嘯聲，把兩耳一豎，甩開四隻蹄子，連蹶帶跳的跑到石翠英跟前，一動不動，只把眼望着石翠英，兩耳前後左右搖擺個不停。

石華英笑道：「似乎姐姐有什麼心事，都找這匹騾子商量了，我也奇怪，騾子不懂人話，你找牠商量

什麼？可是看了他這樣子又似乎懂人話。」女俠石翠英面上紅了一下道：「別胡說，這匹騾子是咱師爺的遺物，你忘了師爺當初訓練這騾子時，你也在旁看過。」石華英道：「但我不明白，咱師爺的外號叫『海龍神』，是水中的一位前輩英雄，却怎麼要用這麼一匹穿山越嶺行走如飛的陸地腳力呢？」

石華英道：「你又在勞叨了，以後這種廢話少說。」說着這女俠石翠英翻身上騾，韉繩一抖，那匹騾子就四蹄甩空，閃電似的跑了一程。石華英也慌忙將劍入鞘，躍身上馬打算追上，但不知怎麼的，那女俠石翠英却又倏地勒住騾子，望着高壩店發怔。石華英的一騎業已追到，看了石翠英發怔的樣子，便也往高壩店望了一望，回首道：「姐姐你又在想些什麼了？高壩店又有什麼去不得。」石翠英並不回答這石華英，仍朝着高壩店怔望了一陣，隨後將騾子一折身，綉綉的朝着路旁岔道走去。

石華英滿腹狐疑，不知道姐姐是甚麼意思，也將馬身一折，綉綉跟將上來，約摸走了半里的程途，這小俠石華英沉不住，將兩腿一夾馬腹，打算送上一步問個明白，不料剛一提韉繩，而前面的石翠英突地一抖韉繩，那匹騾子騰雲似的，直往前道撲去。石華英一怔的當兒，前面石翠英和那匹騾子，向林皋內一閃，便倏然無影。石華英覺得事出意外，也一提跨下馬，四隻鐵蹄也就閃電似的，追將下去。折過岔道一望，前面石翠英一人一騾仍然狂奔，石華英的跨下馬也緊跟着騾蹤，直往下蕩。瞬眼已跑出了十多里，而棧華鎮也漸漸出沒於林皋之間。

八隻鐵蹄，雖沿着崎嶇曲折的小道飛馳，也蕩起很高的塵土。人在塵霧裏，就似騰雲似的，石華英雖不覺得怎麼樣，那馬嘴內却已「嘶嘶」作聲。前面石翠英一人一騾，仍在一團塵霧裏飛馳，漸漸地前面棧

華鎮已隱隱在望。行人也三五時現，如是前面的石翠英放緩了韉繩，那匹驃子也就將雙耳一垂，一條禿尾巴左右搖擺起來，後面的石華英一騎也剛剛趕到。他道：「姐姐，妳這爲了什麼，這麼一路狂奔？」石翠英並不回答，只望了望前面的棧華鎮道：「你看天色已不早了，我們且到前面鎮上歇息一下去。」石華英道：「好，我正餓了。」說着兩騎，一齊策馬進了這棧華鎮。

這棧華鎮也是陝南有名的一座市鎮，雖不及高壩店，但人煙也非常稠密，兩騎策馬緩行。就找了一家叫做「永陞」的客棧，這家客棧的建築，雖沒有四合房子，但也頗爲整齊，北房的左側尙有一扇小門，可以通到馬廄，石家姊弟下馬後，就有店夥將馬牽進馬廄。

姊弟二人進了西耳房，擲塵盥洗自不必說，談着話飯也上來了，無非是當地風味。吃着飯石華英道：「這高壩店既住着余繼海的一位同黨，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姐姐妳想怎麼辦？」石翠英停了筷子道：「兄弟！你還是少說吧，豈不知隔牆有耳，何況這高壩店附近，難保就沒有余繼海的同黨，那金弓吳萬仁就是一個例子。」石華英聽了，輕輕的把飯碗往桌上一放，側首望着窗戶看了一看，嘴裏「噢」了一聲。石翠英看了石華英的神情，不由得嘆喟的一笑，但一想起了故去的父母，只有這麼一點骨血，也是自己的親手足，竟尙不知道世道上的的一切，這麼重的責任也只好放在自己的身上了，想着不由的鼻準一酸，幾乎落淚。便道：「兄弟我希望你以後在把話少說就好了。」石華英也不再說什麼了，匆匆地把飯吃完，這時屋子裏已掌上了燈，石翠英待店夥收拾了桌面之後，即伏在桌上望着石華英道：「我想今晚上去高壩店探探，是否余繼海尙有同黨在內，我們自從出了太湖之後，偶然在顧津關碰上程英，是否真的

是程英，可惜在黑夜之間沒有看清，就追蹤而來，却又把他追丟了，我看這高壩店十有八九，是有余繼海的黨羽的。」石華英道：「姐姐要去，我也去吧。」女俠石翠英道：「這使不得，你去了反多掣肘，你不如在店中看守着咱的騾馬好了。」石華英把嘴一撇道：「兩匹畜牲有什麼要緊，就是有人來偷，難道店家都是獅子瞎子不成。」

女俠石翠英道：「有人來偷倒不至於此，不過江湖上也有一種專偷好馬的竊賊，他們的技術都非常精絕，並且都會相馬，只要是匹好馬，一落他們的眼，就能判斷出優劣來，憑着他們神出鬼沒的手段，任馬主人怎樣防備，瞬眼就能被他們偷去。你的那匹是遼東名產，還算不得是什麼，就是那匹騾子，由咱們師祖調訓出來的，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但被人牽去未免可惜。你就不必固執了，況且去高壩店不過是探探而已，又不是鬥毆，你去也無益。」說得石華英把兩片嘴唇脣撇得老高，賭氣也不說什麼了，自管一側身，眼朝床裏睡下。

女俠石翠英明知石華英心裏不高興，也不再勸他，自己也伏在桌上打盹。這樣華鎮雖是一座店，然而離城很遠，所以仍不脫鄉間的習慣，鼓敲一更之後，街道上已經靜蕩蕩的寂無人跡了。又等到過了二更，石華英回首一看石華英鼻息微微，已經入了夢鄉，聽了聽外邊靜蕩蕩的閉店都睡了，就嘆的一口將燈吹滅。在黑地裏換好了夜行衣裳，背好了青鋼劍，回首一看石華英尚在酣睡，便輕手輕腳的走到後窰了，日間石翠英早看好了，這後窰戶窰頁已經活動，何況在這樣天氣裏，早已支起了通風，可是石華英要出後窰必須從石華英的榻上經過，好在石華英還是一個小孩子，而且又在沉睡之中，石翠英一縱身，輕輕從石華

英身上，蹣跚後窺台，脚尖剛一點窺台，那石華英却倏的一翻身，臉又朝了床外。這一來石翠英明白石華英搗的什麼鬼，心裏倒覺得好笑好氣。再看石華英鼻息咻咻，還是沉睡的樣子，也不再管他，一矮身子，就從後窺之內蹣跚出。

看了看星斗滿天，自己正好立在馬廐之下，那匹騾子一瞧見了主人，止不住兩耳搖擺，四蹄亂踏，將其他的馬匹也驚動了，石翠英慌不迭的，把騾子拍了一掌，飛身躡上西耳房，越過房脊一動不動的伏在瓦墻之上，探首一看那匹騾子果然寂靜了，其他的馬匹，這個一蹄，那個一蹄的踏着馬廐之內一片響聲，這是馬顧的特性，毫不足異，然而看管馬料的夥計，却已出來了，手裏提着一個紙燈籠，向那馬羣一照，嘴裏罵了一聲：「果真畜牲脾氣，這麼深更半夜的還鬼鬧些什麼？」說着賭氣將燈籠掛在壁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些草料，倒在馬槽之內，自管摘下燈籠去睡自己的大覺。

這裏石翠英待了一刻，那馬廐之內業已寂靜，她一矮身子，打算躡出這樣華鎮，獨探高壩店，不料那後窗「吧嗒」一聲，石翠英趕緊一伏身，就見一條黑影撲上馬廐，略一駐足，便朝着店外直奔，形如流星，略不回顧，石翠英一看那背影，便認出是石華英，心裏暗恨一句，好大胆的孩子，居然粗心，不細加檢點，不怕別人循聲尋跡，露出形藏。暗恨之下，也不敢怠慢，一扭身形便躍過屋脊，腳踩足下瓦壩，人就如飛鳥似的，追着石華英跑出這樣華鎮。

這時星斗滿空，一丸明月尙兀自掛在樹梢之上，女俠石翠英眼看前面的石華英，居然輕車熟路似的撲奔高壩店，心裏恨罵這小東西居然這麼大的胆子，竟敢深宵單行荒郊。

第六章 石華英單掌警奸

女俠石翠英惱恨之餘，却不敢大意，遂看着這石華英，居然也使出江湖道上的行當，左顧右盼鹿伏鶴行，那消隱眼的時光，前面高壩店已出現在林右。突然空林之內一聲低嘯，這嘯聲雖微，可是在這夜靜更深之際，林薄寂寂，更容易順着空氣傳將開來，女俠石翠英一聽到這嘯聲入耳，就明白林內必有江湖人聚首，這種嘯聲是江湖人所特有的一種暗號，普通人大半拍把掌，即可探知對方在何地，而這種低嘯也只有真正的江湖人會用，也只有江湖人才能從這低嘯聲裏判別出非外行人所能洞悉的一切暗號。

作者不敏，忝爲武林一脈，雖未棲身江湖之上，然而鄙業師四十年前，却正以星卜堪輿青囊之術，奔馳於關東三省，與武林之間也頗有一點淵源。九一八後，以關外之不堪久居，始攜眷回歸故土濰縣。同時城東南張家莊，亦有一位隱居的鏢行中人，現年已有六十餘歲，以大小紅拳馳名。當七七事變時，作者恰正服務於濰縣教育界，以提倡國術爲個人天職，當時曾有「救界流亡團」之組織，作者也毅然加入，隨即請教業師，以個人之技作流亡準備，鄙業師當時未置可否，遂爲作者介紹該老鏢師請益，然而不多日子，敵寇鐵蹄已達斜城，「流亡團」因準備不及已宣告流產了。作者自己呢？覺得敵寇的刺刀，隨時有着胸膛的可能性，爲了生路爲了失意，才毅然脫出故鄉，十年流浪的生活，不知經歷了若干險阻，與夫生離死別之慘，幸而對於提倡國術的職志，還是始終不渝。

拙作這部「四海游龍」內的一切江湖禁忌，江湖幫規等等，除了因爲失聰的關係以外，所有的一切完

全得之武林同道，不盡是子虛，其間有超出情理之外者，也只能怪國術界的老粗多，認識不足，誇張荒誕，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實，作者是「姑妄言之」，讀者亦「姑妄聽之」可也。

當時女俠石翠英，聽了這低嘯，就看着小俠石華英微一怔神，立即左顧右盼現出張慌的樣子。石翠英身法特疾，身子微一側，便藏身在一株冬青樹後，露出兩眼窺伺着石華英，就見石華英伸手問了問豹皮囊，又摘下背上寶劍，劍尖一挺，毫不猶豫的竟躡身躍入林內。這一來石翠英不由大吃一驚，頓頓腳恨罵一句：「好大胆！」飛身躍開冬青樹，落在石華英的原地，向林內聽了一聽，却是聲息寂寂。當時來不及細加察視，青鋼劍出鞘，側身繞步飛入林內，一落足就聽見石華英的足聲，竟在林內來回盤旋。

石翠英人極靈巧，精明幹練，覺得事情蹊蹺，當時也不露出形跡，縱身繞着樹幹竟走到石華英左近，四週一看，除去石華英以外，四週林內却是空蕩蕩的毫無一人。就見石華英挺劍，忽而樹左，忽而樹右，就似捉迷藏似的在搜尋敵蹤。石翠英又好氣又好笑，也覺得這林內盜賊出沒，危險很多，當時探手豹皮囊掏出一粒石子，一抖手往着石華英甩去。石翠英這一拋石子，不料從那裏也飛出一粒彈丸，疾如流星般，一同往着石華英飛去。這一下石翠英大吃一驚，忙着回首朝着彈丸發出的地方看去，早見一條黑影，颯地飛出樹林。

石翠英不知是誰，怎能放鬆，一翻身竟也飛身追出樹林，就見那條黑影施展開陸地飛騰術，流星逐電般，竟往着高瓏店飛逃。回首一看石華英也挺劍追出樹林，三個人的夜行術都不差上下，追着追着，石華英已看清了前面是姊姊，不由得心裏一喜，振起精神，刷刷一連兩三躍，已漸漸迫近女俠。

可是石翠英略不回顧，只緊緊跟定前面這條黑影，石華英又迫近兩步叫道：「姐姐，前面是個賊嗎？」女俠並不回答，只「哼」了一聲。瞬眼已追近這高壩店，茅舍疏落，田疇密接，那條黑影竟一抹頭躍向道左岔，石翠英不知是敵是友，也加緊兩步追近這條岔道，左右一望，兩邊全是高坡，坡崖峭立約有一丈多高，那條黑影却已無蹤，分明已躡上坡去。當下也一伏身，腳踩斜坡蹬地一下已躡上崖首，腳剛一停「嗤」的一聲破空而來，女俠石翠英慌不迭的向左一閃，同時石華英也已躡上崖首，那粒暗器竟往着石華英的咽喉射來，這一下石翠英不由「啊」地一聲。那石華英雖沒有江湖上的歷練，身法却是特別敏捷，身子一側橫劍一迎，那粒暗器竟「噹」的碰出四五步落在地上。這一下石翠英已判斷出來，前面那條黑影確是敵人無疑，一矮身子一面追着前面那條黑影，一面望着石華英道：「你好大膽子，竟敢私行潛出，倘着中了敵人的暗算，我看你還抱怨誰？」石華英並不回答，樣子好像非常慚愧，只顧自地跟在石翠英的身後，追了一程，前面那條黑影，却始終的只在五丈以外，不能迫近一步。追着追着，石翠英躁急起來，同時忿怒已起，回身喝道：「華英，你左我右兩路包抄！」

說着躡身一躍躡上兩丈多路，石華英也向左飛身躡上兩丈。那條黑影却突地一抹頭，朝着石華英衝來，手中明晃晃的居然是一對跨虎籃，石華英大喜，一落腳足迎而阻住喝道：「好賊！還不束手就擒。」那黑影並不回答，一擺跨虎籃，一上一下竟取石華英咽喉前胸，石華英還真沒見過這種兵器，竟不知怎樣應付。不過石華英出身武林門第，又受過名師薰陶，多少還有一點隨機應變的本能，立時一退右步，右手劍翻腕往上一挺，劍尖竟取這敵人的左腕。不料敵人的這對跨虎籃却專能掣奪敵方兵器，同時上面也有倒刺

峨嵋護手，石華英的劍尖剛一接近敵人左腕，那敵人却猛地一甩左腕，護手上的峨嵋枝子已搭住劍尖，石華英就覺得劍尖上微地一震，打算抽回劍尖，可是敵人的手法也非常迅疾，跨虎籃的劍尖已如流星的往着石華英胸前刺來。石華英喊了聲「不好」，身子往後一縮，手中的青鋼劍已被跨虎籃奪去。同時敵人右手的跨虎籃，又順着上三路往咽喉點來，石華英慌不迭的一縮首，跨虎籃點空，石華英身軀一閃，跟着一伸右臂，便欲掣住敵人的右臂。敵人却突的兩腳往後一滑，滑退兩步多路，右手跨虎籃往下一落，險些沒有劃中石華英的右腿。那匪徒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一挺跨虎籃又猛然撲上。石華英正在危急，眼看要喪於跨虎籃下，女俠石翠英恰正趕到，一挺青鋼劍往跨虎籃當中一塔，那敵人摸不透石翠英的武功高低，不敢直接往劍上碰擊，倏地掣回右手的跨虎籃，身軀半轉，左手的跨虎籃悠悠地旋風也似往石翠英腰間掃來。

女俠一提右腳，「劉海垂釣」右手青鋼劍竟一找敵人的手腕子，那敵人慌着一換招，身軀又往前一欺，兩支跨虎籃上下交錯，跟着「大鵬展翅」一上一下往左右一分，右手跨虎籃竟如怪鳥似的往着女俠咽喉抹去。女俠倏地一個盤旋仍然左脚獨立，那敵人的跨虎籃竟沒有擦着石翠英，女俠右手劍往前一探，直取這敵人的咽喉，這敵人一聲長笑，猛然甩手一掄右手的跨虎籃，往劍上一搭，所幸女俠早已料及敵人並非弱者，不敢以劍相碰敵人的跨虎籃，倏地將劍一抽，落右足平着將劍一掃，平削敵人的右頸。敵人一縮首，跨虎籃往上斜挑，女俠倏地一變式，直取敵人的要害，不料這敵人猛地一擰身軀「噉」的一聲，竟將石翠英的青鋼劍蕩開。這邊石華英在石翠英與敵人交手之際，立刻便偏身拾起剛才打落了劍，猛不防一個「白蛇吐信」偷襲敵人的後腰，誰知這敵人倒是一個武林能手，不待石華英劍尖及腰，早已察覺，右手

的跨虎籃已將石華英的劍尖蕩開，跟着左手的跨虎籃，平着往石華英前胸點去，石華英往後一縮身子，打算變招，後面石翠英怒道：「你這怎麼，誰要你上來，還不退後一步！」那敵人不待石華英回答，竟一聲長笑道：「石姑娘俺已領教了姑娘的玄妙武功，失陪了……」說着一擺跨虎籃，斜身抹過石華英向左撲奔，石翠英怎能放鬆這名敵人，縱身一躍竟追蹤而上喝一聲：「且慢」，這名敵人竟一面蹣跚，一面「嘿嘿」冷笑了兩聲，也不回答，等石翠英追及匪徒身後，就見他身子突的一折，跨虎籃變勢往石翠英下盤掃來。

女俠石翠英脚尖輕點提氣一縱，跨虎籃掃空，女俠石翠英劍尖竟用「倒提金鐘」一點這名敵人的右手脈門，這名敵人竟然不還招，趁着餘式反身欺近石華英。左手跨虎籃一找石華英的青銅劍，右手的跨虎籃「平林一抹」逕奔脖頸，「捷如游龍驚如鴻」，這突來的身手，女俠石翠英猛然吃了一驚，可是這小俠石華英身子矯捷，「吞」「吐」隨心，前胸往回一縮，青銅劍一收，跨虎籃掃空，石華英跟着一換左腳，青銅劍倏地一擺，平而挽花，自上而下，自前而後，游龍似的用劍刺這名敵人的右足。這名敵人一提右足，跨虎籃翻腕一找石華英的右臂，石華英竟突地一轉身一柄青銅劍刷的又往敵人的左足掃去。這名敵人縱身一躍，捷如飛鳥從石華英頭上躍過，脚尖一點地面，跨虎籃一收，也不再回答什麼，竟自施展開輕身術，刷地躡出兩丈餘路，跟着一連兩蹤，已自躡入往高壩店去的岔道。待女俠石翠英與石華英追過岔道一望，這名敵人好快的身手，竟自沒了蹤跡。

深宵夜戰，石家姊弟二人餘勇可賈，也不說什麼，沿着岔道向高壩店奔去，那消隱眼的時刻，已抵達

這高壩店村外。看了看天色剛剛三更時光，那一丸月色，益發皎潔，映得滿地樹蔭隨風蕩漾，旁邊正有一枝柏樹，石華英躡身一躍上了大樹。不料青鋼劍劍長，又直鋒利，竟被掃落一根橫枝。雖然有着柏葉藥地，不致發生多大的響聲，但那丈多路的地方，竟猛地躍出一條黑影，箭也似的猛撲女俠，待女俠石翠英看清了是一條猛犬時，這條猛犬已自人立，一蹿前腿搭在石翠英的左臂上，露出一口獠牙，竟嚙取石翠英的咽喉。

所幸石翠英在大吃一驚的當兒，仍然不失神智，身子往後一縮脫出左臂，那條猛犬兩條前腿撲空，往下一落仍然四足着地，腰脊一伏又要撲上。可是石翠英手中的青鋼劍一擺，銀光一閃，這條猛犬嗥叫一聲，回頭蹣跚向黑影中去，但仍黑影裏一陣狂吠。這一吠不要緊，前前後後竟有七八條狗也跟着吠叫起來。女俠石翠英已自閃身樹後隱蔽起來，在鄉村之間的狗，於夜間發見鳥獸之類，往往的就吠叫一陣，是常有的事，村人們也不在意。這石翠英隱身樹後，聽了這一遞一聲的吠叫，心裏起了厭恨，可是看了看黑影裏，也看不出狗的隱身所在，無可奈何。那女俠石翠英却望着枝間道：「華英，我們走吧，還呆在這裏做什麼？」說着身子一躍離開這株側柏，那樹上的石華英也只好從枝間躍下。姊弟二人走出二十餘步，石華英追上一步道：「姐姐，妳要回店嗎？」石翠英沒好氣的答道：「不回店那裏去，今晚多半叫你鬧壞了，假若是我一個人，決不會弄出這些倒運的事情。」

石華英蹣跚道：「姐姐，妳只說什麼，不是妳要帶我出來的嗎？既出來，妳又處處在管束我，不放鬆一步，那麼我再回太湖好了，爹媽仇人，只好讓你一人去行孝吧！」這石華英在發急，那石翠英却又一笑

道：「你這急什麼？可是江湖道上的事，你知道的太少了，我做姐姐的如果不好好地訓導於你，說不定要惹出甚麼嘍子來，所以要你聽話，就是叫你知事情不可以亂來的。」

石華英把嘴一撇道：「哼！這只有姐姐才好意思向我發這樣怪論，當初在太湖時，咱師父還時常的諄諄的訓導妳，說妳什麼闖江湖還不够資歷，須要多多歷鍊，這怎麼剛出門才半個月，就搭起自命不凡的架子來。哼！哼！我就不如你。」石翠英也不回答他先自身子一折，矯如游龍竟躡進高壩店，石華英明知姐如着惱，也緊緊跟蹤而上。

這高壩店村鎮之外，也疏疏落落的有幾戶人家，也不過是種菜園的莊戶人家而已。石翠英沿着田疇小徑，那消礙眼的時光，已撲過數家村戶。小俠石華英也跟着女俠石翠英進了這高壩店村莊，輕登巧縱只找有樹蔭的地方撲奔，漸漸行近高壩店的臨近，石翠英突地一停步，向左邊側耳，後面石華英已趕到。

石翠英道：「華英，你聽那是什麼聲音？」石華英略一停步的當兒，也似乎聞到一種聲音直入耳鼓，略一辨別，即已聽出一片爭辯之聲。他不即回答什麼，一矮身子，躡進道左，石翠英也覺得事出意外，即跟着石華英，也是輕登巧縱，踩着田疇躡入一蔭公孫樹後，隱在樹後身的是一幢孤零零的茅舍，看它的周圍，好像是一家種着菜園的莊農人家。在這更深夜半，但那窸紙之上尙自閃閃耀耀的透露出燈火，石家姊弟二人縱着樹身走到這一幢茅舍之前，爭辯的聲音約略可辨了。石華英代身籬笆之後，聽了聽屋內，往着石翠英道：「姐姐，您聽這是什麼？」石翠英搖了搖首，小俠石華英一擺青鋼劍矮身打算躡入，女俠石翠英一扯石華英的衣角，低聲道：「且慢！你瞧，你瞧！」石華英順着石翠英的手指看去，就見那一

叢大公孫樹後，突地出現一條黑影，箭也似的躍過籬笆，略不停頓就一直躍到屋前。

石華英低聲道：「哦！那不是那名用跨虎籃的敵人嗎？妳瞧他的背上……」石翠英又一扯石華英，說道：「禁聲！」就見那名敵人立在屋門前，扭頭四週一望，飛身躍上茅舍，又一縱躍過屋脊背後，石翠英不待石華英說什麼，一飄夢腿，人已凌空躍進籬笆，石翠英也一挺青鋼劍凌空躍入，姊弟二人，夢夢撲上茅舍，左右一分轉過兩面房角，可是屋後那名用跨虎籃的敵人已自沒了蹤跡。姊弟二人湊到一塊，四週一望，除了這片茅舍以外四週都是黑叢叢的公孫樹，風搖樹葉什麼也沒有。石華英道：「好快的身法，別是見鬼吧？」石翠英突地一指屋背擺了一擺手又說道：「禁聲。」跟着突地身子一伏，伏身在屋脊之上，石華英也跟着身子往下一蹲，這才聽得屋內有着說話的聲音。

似乎從呻吟之中，發着咆哮的怒吼：「二牛子！你……你！我養你這麼大，可不容易，我……我圖你些什麼？沒料到，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居然倒欺負起我來。哼！你這叫吃了豹子膽哇！」接着就聽見幾聲冷笑道：「呸！我二牛子雖說是跟着你長大的，但沒吃着你喝着你，相反的我天天辛苦所入，不給你們公母用了，給誰用了？我二牛子雖不成人，但也是條漢子恩怨分明，就憑你不過是個地痞東西，懂得什麼叫恩什麼叫做怨。老實說，你的老婆也是甘情願拿肉體報恩的，我二牛子受之不恭，却之有愧，那也沒法。你這東西還不知閉上眼睛去做縮首烏龜，還要找尋我二牛子的晦氣，就憑你，若不看在你那知恩知義的太太份上，早請你吃一頓板刀麵了，你還虎的什麼？」

就聽得那人又是一聲怒吼道：「好！好！好！我姓劉的晦氣，你，你二牛子，牛二哥也幫我認識你了，我

這賤門賤地攀不上你這位貴人踐踏，請便吧，請便吧，我姓劉的在這裏給你磕頭送客了。」又聽得屋內「嘿嘿……」的一陣冷笑道：「大嫂子，你說這，這成嗎？我二牛子一把苦力氣，全費在大嫂子妳身上去了，妳大嫂子總知道我二牛子不是一個廢貨吧。俗語說：「光棍眼裏不攪沙子，是明亮的。」妳大嫂子總看得出我二牛子是條直着脊樑的漢子吧，可惱妳這位縮首烏龜，吃着我喝着我，還不甘心這戴頂綠帽子，居然還要和我拚上一拚，別說他這一個廢貨，哼哼！就是再退他十年狗年紀我牛二爺也不含乎。」

從這幾句話上，女俠石翠英聽來，幾欲連呼「晦氣」。可是小俠石華英却已飛身風飄落葉似的，躍下屋脊，石翠英阻止不及，那石華英已自竄隙探首張望，就見石華英似乎突然一驚，回首往着屋簷上招手。女俠石翠英明知屋內不穩不脆，這時却禁不住石華英這帶有意外誘惑性的招手，也飛身躍下屋脊。脚尖剛一點地面，突然身後衣襟帶風的聲音，刷地而過，女俠石翠英忙着一回頭，就見一條黑影，燕子似的飛掠上斜對面的屋簷，又一閃人便渺然。這身手的矯捷，女俠石翠英也覺得瞠乎其後渺不可及，徒自吃了一驚。但也覺出這條黑影並沒有含着惡意，便也懶得尋蹤追究，只躡足潛蹤迫近石華英身畔，一打手式詢問石華英，小俠石華英也不回答只一指窻隙，似乎叫石翠英自行去看一下。石翠英不由蛾眉一立瞪了石華英一眼。

但看了石華英的神氣，不像是有心捉狹，明知房內不穩不脆，但也不至於不堪入目，便也探首從窻隙向內一張，那迎面炕上跪着一條漢子，映着燈光面目向外，石翠英看得非常清晰，却正是被金弓吳萬仁以點穴法，點離了琵琶骨成了廢人的劉六，就見劉六又在炕上叩了一個頭道：「我的牛二爺，算我劉六交

上你這麼個好朋友，剛才算我瞎了眼，不認得你牛二爺是一個熱血俠心的朋友，但你牛二爺也得可憐可憐我這生不如死的劉六，你請便吧！我養好了傷，准要報答你牛二爺對待我們夫妻倆的好處。」又聽得炕隅裏有人嘿嘿冷笑了兩聲，女俠石翠英忙從窻隙內，向那發聲的地方看去，就見在燈影裏一條精瘦的漢子，斜身翹着一條腿放在椅子上，雖然渾身瘦得沒有四兩肉面黃飢瘦，但兩粒眼珠子却是咕嚕嚕地爛開放光，兩臂圈抱在臂前，斜眼望着身旁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婦人道：「嫂子你說是嗎，我牛二爺不是個鬆貨，不像妳這位縮首烏龜那麼個鬆勁，有錢時腰都幾乎成了弓，昂首朝天的神氣，我牛二爺也幾乎沒被嚇跑了。沒有錢時，妳瞧那副搖尾乞憐，聳肩詔笑的狗子脾氣，十足的表示出來了。反正如何，只有我牛二爺能明白他這個狗脾氣。那婦人雖然荆釵布裙，却也出落得非常妖豔，尤其是一付水汗汗，黑若點漆的瞳，含着無限的蕩意，不用問自然不是個好貨了。就見這婦人把一條雪也似的玉手，輕輕地搭在這牛二的肩上推了一把道：「別再爛嚼舌尖了，迴圍八里地內，誰不知你牛二爺也似的東西。別提那廢貨了，瞧外表那份雄壯，實際上還不像個蠶豆兒，這一玩完了，我可苦命了。」

說完嘆味一笑，肩梢眼角更流露出無限的蕩意，這牛二把肩一縮又嘿嘿的笑了兩聲道：「嫂子你曉得我牛二就好了，還灌些什麼米湯。」道着放開兩臂捏了這婦人胸前一把，羞這女俠石翠英連忙縮回身子，狠狠地往地下啞了一口。小俠石華英過來向內一看，這一看不打緊，立時抽出青鋼劍，劍尖一挺就要踢窗而入。女俠石翠英一把扯住搖了搖手，小俠石華英卻脫了身子低聲道：「妳看！」女俠石翠英也不知房內怎麼了，值得石華英這麼動氣，連忙探首向內一張，只見牛二已將劉六按在炕上，鬪地從腰間抽出一把

雪亮的匕首，指着劉六的胸脯子道：「姓劉的這叫你認識認識我牛二，是否一條硬漢子，殺了你左右也不過十年監禁，只要你求饒，我牛二也有好生之德，不來結果你的性命，否則，嘿！我牛二只要一落手，你劉六這條狗命就算交待了。我牛二爺先問你一句話，你肯不肯拱手奉讓，挾起屁股滾出這高壩店地界？」劉六的一隻臂膀擡起上半身，眼望着牛二道：「這個，這個，先問問她是否肯甘願意跟你過日子，假如她願意的話，我劉六也沒的可說了。」這牛二冷笑了兩聲道：「有什麼不心甘情願，就怕你鼠肚雞腸口是心非，過些日子，還要尋我的賬。」這劉六眼看着這明晃晃的匕首，指着胸脯子，什麼叫發橫，嚇得無影無蹤馴服得和綿羊似的了。眼望着牛二道：「牛二爺，不看近來，且看過去我那待你如親兄弟的交情，放過我吧，我情願從明天起就離開高壩店，不回來，也永不尋你們的事。」

這牛二手似乎軟了些，回首望着那婦人道：「我的親親，妳看怎麼樣辦呢？」那婦人眼望着牛二咬了一咬牙道：「二哥這隨你吧，我也恨透這廢貨了……」冷不妨，這劉六不知從那裏着的一股子勇氣，刷地一腿，正掃在牛二的腰眼上，把個牛二瘦小枯乾的身軀，掃出老遠，撲味的摔倒桌下。匕首「噹」地脫手墜地，同時那盞油燈，也被撞翻了，屋內頓時漆黑。女俠石翠英也覺得眼前一黑，任什麼也看不見了。祇聽得牛二的呻吟聲，和那婦人的驚呼，劉六罵聲：「媽的，我劉六這叫「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了，竟會受你這瘦鬼的挾持。……」石家姊弟二人，就聽得牛二虎也似的吼了一聲，隨着屋內嘩啦啦地一陣連響，好似將桌子掀倒，破了許多磁器似的隨又聽得屋內撲撲的脚步聲，似乎在交起手來。嚇得屋內那婦人連聲驚呼，小俠石華英氣得蹶腳道：「姐姐妳聽見嗎？屋內這三個狗男女，太不要臉了，待我全數送掉了這沒

「說猶未了，屋門猛地一啓，那婦人一頭衝出來，來不及立住脚步，竟踉踉蹌蹌的搶出好幾步路。石翠英一閃身，這婦人便撲地爬伏在地，小俠石華英身手矯捷，早搶上一步，一脚踩住這婦人的背脊，這婦人猛地吃了一驚，來不及回首看看石華英，一柄青鋼劍已從後背貫通前心，伏在地下。女俠石翠英來不及阻住，只埋怨道：「你這怎麼了，先問問也不遲。」

石華英拔出青鋼劍來，在這死屍身上抹了抹血污，氣哼哼的道：「這還得用問，像這樣不要臉的東西，問也問不出好的話來，徒自污穢了我們的耳朵。」石翠英一閃的當兒，那劉六一頭衝出來，那牛二也跟着撲出，狠狠的往劉六背後上一戳，就見這劉六慘呼一聲，身子撲地往前便倒。石華英這縱身跳近牛二，大喝一聲，牛二嚇了一跳，擡頭看了看石華英，是個小孩子，手裏雖然挺着劍，但牛二這時殺人紅了眼，也不管這突如其來的石華英，用匕首指着石華英道：「你是誰？這地方不是你一個小孩子亂跑的，出去出去。」石華英冷然地一笑道：「你又不是官人腿子之流，居然竟用莽賊的口吻問我，告訴我我是誰。你看！」說着伸手一指地下的屍身。那牛二順着石華英的手指看去，吃了一驚，就見石翠英仗劍立在那婦人身畔，看了看那婦人渾身血流滿地沒了氣。又急又氣，猛然一擺匕首撲上石翠英，嘴裏喝罵：「好女賊竟敢殺傷人命，我牛二不叫你償命，誓不為人」。

女俠石翠英一看牛二的來勢，居然也有點行門過步，不過石華英藝高人膽大，像這樣的三角毛四鬥，根本不放在眼裏，也懶得動手，祇一閃身子，這牛二撲了個空，又折回身子一擺手中匕首，朝着石翠英前胸戮來，這却惱了石華英，一挺青鋼劍，撲上這牛二，橫劍一迎，牛二的匕首短，把持不住，「噹」的飛

上屋簷。牛二吃了一驚，一抹頭返身就要躍進屋內去，可是石翠英竟一移步，橫劍阻住，牛二的一條脖子幾乎撞在劍鋒上，驚得一回身打算躍過籬笆逃走。

但小俠石華英恨極了這忘恩負義的牛二，一縱身凌空追上牛二，腳一落地，牛二嚇得回身又要跑，可是石華英身捷劍長，祇一轉身的當兒劍尖已指着牛二的胸脯子。喝道：「老實點，站住吧。」這牛二真聽話，不但站住了，並且撲咚的跪下了，叩頭如搗蒜似的祇叫：「饒了我吧……」。石華英用劍尖指着牛二，回首一看石翠英，就見女俠石翠英昂首屋上，似乎發現了什麼，現出很注意的形色。祇一瞬，就見女俠石翠英柳腰一擺，颯地躍上屋脊，向着小俠石華英忙不迭的想飛身追上，可是覺得牛二可恨，又怕污了自己的青鋼劍，即將劍尖一垂。這牛二的兩眼也跟着劍尖一落的當兒，石華英已掄起左臂，「吧」的一掌，這牛二的一顆腦袋，立時腦漿並流，身子撲地便倒。這倒不是石華英人小心狠手辣，實在牛二的行爲，也是死有餘過。

小俠石華英結果了這牛二之後，也不管他，先自一躍躍到簷前，跟着飛身縱上屋脊，前後一望，就見四週的公孫樹尙兀自風搖葉動，女俠石翠英已不知去向。小俠石華英，人雖沒有江湖上的歷練，但也膽大心細，立時在屋脊上四週仔細一望，就發現在屋左四五丈外林叢裏有白茫茫尺多寬的一條小徑曲折東去。小俠石華英既已發現了途徑，竟毫不猶豫的一飄身，落下兩三丈外，又一縱身，竟已穿入林中。欲知石家姐弟如何報仇請看續集分解

白羽著	白羽著	白羽著	徐春羽著	徐春羽著	徐春羽著	還珠樓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摩雲手	秘谷俠隱	俠隱傳技	逃刑傳	屠沽英雄	碧血鴛鴦	泉蘭異人傳	鐵騎銀瓶	臥虎藏龍	劍氣珠光	寶劍金釵	鶴驚崑崙	武林俠踪	貞娘屠虎	巴山劍客	五英雙豔	大漠驚鴻	子母金梭	天南逸叟
三冊再版中	一冊七元	一冊四元	二冊八元	二冊八元	二冊八元	二冊八元	六冊八元	五冊每集五元	四冊每集五元	二冊每集五元	二冊每集五元	四冊每集五元	一冊四元五角	一冊五元五角	一冊五元五角	一冊七元	一冊十二元	一冊十二元

勵力出版社出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外埠經銷處

青島莘縣路市場 新明書報社
 漢口洪益巷 青華書局
 北平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漢口統一街 興華書局
 西安中山大街 興華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 興華書局
 長沙府正街 興華書局
 蕪湖七長街 興華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武俠小說 四海游龍
 全書二冊實價
 陳挹翠 著
 勵力出版社 出版者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劉彙臣 發行者



上海勵力出版社